

bī kè wēi kè wài zhuàn

匹克威克外传

(二)

pī kè wēi kè wài zhuàn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匹克威克外传

二

[英] 狄更斯 著
蒋天佐 译

目 次

第十五章	这里有两位出色人物的忠实的肖象画；还有在他们府上举行的“大早餐”的精确的描写；在早餐中和一位旧相识相遇，于是开始另外一章	249
第十六章	情节太曲折，无法简述	269
第十七章	说明在某些情形之下害风湿病有刺激创造才能的作用	294
第十八章	简单的说明两点——第一，歇斯底里的威力；第二，环境的力量	304
第十九章	快活的日子，得了不快活的收场	319
第二十章	这里可以看出道孙和福格怎样是生意人，他们的办事员怎样是寻欢作乐的人；维勒先生怎样和他的失散多时的父亲有一场缠绵悱恻的相见；还可以看出聚在“喜鹊和树桩”的是何等高尚的精灵，下面一章会是何等美妙的一章	337
第二十一章	老头子开口讲他所偏爱的话题，讲了关于一个古怪的诉讼委托人的故事	359
第二十二章	匹克威克先生旅行到伊普斯威契，碰到一件跟一位带黄色卷发纸的中年妇女有关的浪漫的奇遇	381

第二十三章	塞缪尔·维勒先生开始专心致力于他本人 和特拉偷先生之间的复仇战斗	402
第二十四章	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起了妒忌心，中年妇 女起了疑惧，因此教匹克威克派们落了法网	413
第二十五章	在许多趣事之中，说明纳普金斯先生多么 威严而大公无私；维勒先生怎么打回乔伯· 特拉偷先生的毬子，象打来的时候一样重。还 有一件事情，读下去自然分晓	433
第二十六章	这里是巴德尔控告匹克威克的案子进行情 形的一斑	459
第二十七章	塞缪尔·维勒到道金巡礼，看到他的继母	468
第二十八章	兴高采烈的圣诞节的一章，其中记述了一 场婚礼和其他一些玩乐；这些玩乐本身虽然 都是些甚至象结婚一样好的风俗，但是在这 种堕落的时代，却不能那么虔诚地完全保存 下来了	481

第十五章

这里有两位出色人物的忠实的肖像画；还有在他们府上举行的“大早餐”的精确的描写；在早餐中和一位旧相识相遇，于是开始另外一章

匹克威克先生的良心有点儿责备自己，因为他最近不大关心他的在孔雀饭店的朋友们；选举完结之后的第三天早上，他正要走出去找他们的时候，他的忠实的仆人就递了一张名片在他手里，上面印着如下的字：

里奥·亨特尔夫夫人

伊顿斯威尔的洞府

“人在等着，”山姆警句式地说。

“是找我的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问。

“他是专门找你的；就像恶魔的私人秘书把浮士德博士提去的时候说的，别人都不行呵，”维勒先生回答。

“他是一位绅士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即使不是的话，也是装得很像的，”维勒先生回答说。

“但是这是一位太太的名片，”匹克威克先生说。

“然而是一位绅士给我的，”山姆回答，“他在起坐间里等着——说是宁可等一整天，也要见到你。”

匹克威克先生听了这句决断的话，就下楼走到起坐间里，那里坐了一位庄严的男子，见他进来就站起身，用深深尊敬的态度说，——

“是匹克威克先生吧，我想？”

“正是。”

“赏个光，先生，握握你的手——请允许我，先生，握一握，”那庄严的男子说。

“当然罗，”匹克威克先生说。

客人把伸给他的手握了握，于是继续说下去：

“久闻大名了，先生。你的考古的议论的喧声传到了里奥·亨特尔夫夫人——我的妻子——的耳朵里了，先生；我是里奥·亨特尔先生，”——客人住了嘴，像是期待着匹克威克先生会因为这种宣布而惊动起来；但是看见他还是十分安静，就继续说：

“我的妻子，先生——里奥·亨特尔夫夫人——以能够结识一切由于工作和天才而闻名的人们而感到光荣。请你，先生，允许我在这张名单的显著的地位放上匹克威克先生的名字和属于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社里的他的几位同人的名字。”

“我能够拜识这样一位太太是极其荣幸的呵，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你就要看见她的，先生，”庄严的男子说。“明天早上，先生，我们有一个招待各界的早餐会——一个田园宴会，招待许多

由于工作和天才而出名的人物。请你，先生，答应里奥·亨特尔夫人的邀请光临洞府。”

“非常欣幸，”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里奥·亨特尔夫人举办过许多次这样的早餐会，先生，” 这位新相识继续说。—— “有一位在早餐中给里奥·亨特尔夫人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说，‘理性的盛宴，灵魂的高潮，’* 说得入情入理。”

“这位是不是由于工作和天才而闻名的呢？” 匹克威克先生问。

“是的，先生，” 庄严的男子回答；“里奥·亨特尔夫人的一切相识都是的；这是她的抱负，先生，非这样的人不结交。”

“这是非常高贵的抱负，” 匹克威克先生说。

“假使我告诉里奥·亨特尔夫人这话是你的嘴里说出来的，她一定要感到骄傲的，” 庄严的男子说。“你的随从中间有一位绅士曾经做过一些美丽的小诗，是的吧，先生。”

“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对于诗有很大的兴味，”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里奥·亨特尔夫人也是如此。她溺爱着诗，先生。她崇拜它；我不妨说她是整个的灵魂和心灵都和它纠缠在一块儿了。她自己也做过几首可喜的小诗的，先生。你也许见过她的《将逝之蛙》吧，先生。”

“恐怕没有，” 匹克威克先生说。

* 这句话本是成语，意谓“高谈阔论”，此处有暗讽菲薄之宴会无物可吃之意。

“你这话教我奇怪了，先生，”里奥·亨特尔先生说。“这首短歌曾经轰动一时呀。署名是一个‘L’和八颗星，最初是出现在《妇女杂志》上。开头几句是：

‘我能忍心看你喘着，
躺在你的大肚子上，气也不叹；
我能硬了心肠看着你要
死在一块木头上，
将逝之蛙呀！’”

“美呀！”匹克威克先生说。

“妙，”里奥·亨特尔先生说，“这样的简练。”

“非常简练，”匹克威克先生说。

“下面一节还要动人呢。要不要我背诵一下？”

“只要你高兴呀，”匹克威克先生说。

“那是这样的，”庄严的男子说，显得更加庄严了。

‘哪，有些孩子形状的恶魔，
发出狂暴的呼喊和兽性的喧哗，
用一只狗把你逐出了
沼地的幸福，
将逝之蛙呀！’”

“表现得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

“的确，先生，的确，”里奥·亨特尔先生说，“但是你要听听里奥·亨特尔夫人朗诵它。她可以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先生。明天早上她要朗诵的，扮成一个角色来朗诵，先生。”

“扮一个角色！”

“扮做米奴伐*。可是我倒忘了——明天是个化装早餐宴会。”

“啊呀，”匹克威克先生说，瞥一眼自己的身体——“我恐怕不能——”

“不能吗，先生；不能！”里奥·亨特尔喊。“大街上的犹太人、所罗门·卢卡斯，有几百种奇异服装。请你想想看，先生，有多少适合的角色由你选择。柏拉图、齐诺、伊壁鸠鲁、毕达哥拉斯——都是会社的创立者呵。”**

“我知道，”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我既不能和这些伟大的人物相比，所以我不能僭越地穿他们的衣服。”

庄严的男子深深地考虑了一会儿，于是说：

“我考虑起来，先生，恐怕里奥·亨特尔夫人让她的客人看见你这样一位名人穿了本来的服装而不是假扮的服装，也许会叫她更高兴呢。我可以冒昧和你约定你可以例外，先生——不错，我完全相信，为了里奥·亨特尔夫人的好处我是可以这样冒昧约定的。”

“这样的话，”匹克威克先生说，“我是非常乐于来的。”

“但是我浪费你的时间了，先生，”庄严的男子说，像是突然想起了起来。“我知道你的时间是宝贵的，先生。我不耽搁你了，那末我可以告诉里奥·亨特尔夫人，她可以恭候你和你的卓越的朋友们的大驾了？早安，先生，我很引以为荣，见到这样出众的

* 米奴伐 (Minerva)：罗马神话中司才艺之女神。

** 这四个人俱为古希腊之哲学家，各成学派，拥有门徒，故谓为会社之创设者。

一位人物——留步，先生；不用客气了。”也不让匹克威克先生有时间提出抗议或者否认，里奥·亨特尔先生就庄严地大摇大摆走了。

匹克威克先生戴上帽子，走到孔雀饭店，但是文克尔先生已经在他之前把化装跳舞会的消息传到那边了。

“卜特太太要去的，”这是他用来招呼他的领袖的第一句话。

“她去吗？”匹克威克先生说。

“扮做阿波罗*，”文克尔先生回答。“不过卜特反对那紧身外套。”

“他是对的。他完全对的，”匹克威克先生强调地说。

“是呀；——所从她要穿一件缀着金光闪闪的饰物的白色丝绒袍子了。”

“他们恐怕会看不出她扮什么了吧？”史拿格拉斯先生问。

“他们自然看得出，”文克尔先生愤然地回答。“他们会看见她的七弦琴，不是吗？”

“对了；我忘了这一点，”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我要扮作一个土匪去，”特普曼先生插嘴说。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吃了一惊。

“扮作一个土匪，”特普曼先生温顺地重复一遍。

“你不是说，”匹克威克先生用庄重的严厉注视着他的朋友说，“你不是说，特普曼先生，你的意思是要穿上一件绿色的天鹅绒外套，拖着两寸长的燕尾吧？”

* 阿波罗 (Apollo)：希腊与罗马神话中日轮、音乐、诗、医疗等之神。

“我的意思是这样，先生，”特普曼先生热烈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呢，先生？”

“因为，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大大地激动了。“因为你的年纪太大了，先生。”

“年纪太大！”特普曼先生喊。

“假使还需要其他反对的理由的话，”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那就是你太胖了，先生。”

“先生，”特普曼先生说，他的脸涨得通红了。“这是侮辱呵。”

“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用同样的口气回答说，“这对于你的侮辱，还抵不上你在我面前穿上带两寸燕尾的绿天鹅绒外套所给我的侮辱的一半呢。”

“先生，”特普曼先生说，“你是一个无聊的家伙。”

“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你也是一个！”

特普曼先生走上一两步，对匹克威克先生恶狠狠地盯着。匹克威克先生报以同样的眼光，通过他的眼镜集中成一个焦点，并且表示鄙夷地嘘一口气。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在旁边看着这样的两位人物之间的这样的场面，吓得呆若木鸡。

“先生，”稍停一下之后，特普曼先生用低而深沉的声音说话了，“你说过我年纪太大呵。”

“说过，”匹克威克先生说。

“还说胖。”

“我重新再说一遍。”

“还说是一个无聊的家伙。”

“你是如此！”

可怕的停顿。

“先生，”特普曼先生用兴奋得发抖的声音说，同时卷着袖口，“我对于你的爱慕是很大的——非常之大——但是我必须在你身上取得即时的报复。”

“来吧，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受到这场对话的煽动性的刺激，这位英勇人物当真把身体摆出了害了麻痹症的姿势，两位旁观者深信他是把这作为防御姿势的。

“什么！”史拿格拉斯先生喊，他突然恢复了他以前被极度的惊慌所剥夺了的说话能力，冒着太阳穴上吃他们各人一下的危险冲到两人之间。“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你哪！特普曼先生！你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分沾他不朽的光荣的！可耻呵，绅士们；可耻呵。”

暂时的激情在匹克威克先生的开朗而平坦的额头上所造成的那些不常有的条纹，在他的年轻朋友说这番话的时候，逐渐消解了，就像黑铅笔迹在印度橡皮的柔和的作用之下。他还没有说完，他的脸上就已经恢复了它平时的那种仁慈的表情。

“我冒失了，”匹克威克先生说，“非常冒失。特普曼，你的手。”

特普曼先生热烈地握住他朋友的手的时候，暗影从他脸上消失了。

“我也冒失了，”他说。

“不，不，”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说，“怪我。你穿绿天鹅绒外套吧？”

“不，不，”特普曼先生回答。

“你赏我个面子穿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好吧，好吧，我穿，”特普曼先生说。

因此决定了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都穿奇异服装。这样，匹克威克先生由于自己感情上的热情而同意了他的理智所反对的事情。——要想像出一个更动人的实例，来说明他的和善的性格，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纵使这里所记载的事情完全是虚构的话。

里奥·亨特尔先生并没有夸大所罗门·卢卡斯先生的资财。他的服装店是很大的——非常之大——也许严格说不能算头等的，也不十分新，也没有任何一件衣服是严格按照任何一个时代的式样做的，但是所有衣服都或多或少有些闪光装饰；还有什么比闪光装饰更美的呢！也许有人反对说这在白天穿是不适合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假使有灯，它们就会闪烁起来的；如果有人在白天开化装跳舞会，因而这些衣服显得不像夜里那么出色，那末全是召开跳舞会的人的过错，闪光装饰却丝毫没有可以非难之处，道理是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所罗门·卢卡斯先生的有力的议论；而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就在这套议论的影响之下，用一些根据他的爱好和经验认为最适合而加以推荐的衣服盛装起来。

在武器饭店租了一部马车，是给匹克威克派们坐的，还在那个地方租了一部四轮轻便马车，是给卜特先生和太太坐的，都是为了赴里奥·亨特尔夫人府上的盛会；关于这，卜特先生为了巧妙地表示受到邀请，所以已经在《伊顿斯威尔新闻报》上颇为自信地预言了那“场面一定会具有多种多样的美妙的魅力——美和天才的迷人的闪现——奢华而阔绰的殷勤款待——尤其是一种被最优美的风雅所柔化了的富丽，以及由于十分和谐和最高雅的调和而美化了的装饰——假使跟这比较起来，即使寓言中的

东方乐土的堂皇富丽也不免显得减色不少，正如某些心胸窄小又没有丈夫气概的人的心理一样；这种人胆敢用他的妒嫉的毒液来玷污这位贞淑而优秀的夫人所筹备的盛会，而我这个卑微颂辞正是呈献在这位夫人的神座之前的”。

最后几句是对《独立报》的刻毒的讽刺，《独立报》因为根本没有受到邀请，就接连四期发表文章嘲笑这件事，用最大号的字排印出来，而且一切形容辞都用正楷字体。

那个早晨到了；看起来真有趣，特普曼先生穿上了马贼的全副服装，一件非常紧的外套像针毡似的套在他的背和肩上，两条腿的上半部是装在天鹅绒的短裤里，下半部裹了错综复杂的绑腿布——这是所有马贼所偏爱的东西。他的开阔而聪明相的脸孔，装了假胡子，涂了一脸黑，伸在敞领衬衫上面；还有一顶宝塔糖式的帽子，上面装饰了各种颜色的丝带，这帽子他只好一路放在膝头上带去，世上还没有足以容纳一个男子戴着这样高的帽子坐的有顶马车哪。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样子也同样地幽默而可人，他穿了蓝色丝绒短裤和斗篷，白色丝质紧身上衣和鞋子，还有一顶希腊式的头盔；这任何人都知道（假使他们不知道，至少所罗门·卢卡斯先生是知道的）是一位“特鲁巴陀”^{*}的确凿有据的日常装束，从最早的时代直到他们最后在大地上绝迹，历来都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有趣的，但是比起街上的群众看见马车过来时所发出的叫唤，就算不了什么了：卜特先生的轻便马车在前，他们的车子在后，一同到卜特先生的门口，门开处，出现了扮作一

* 特鲁巴陀 (Troubadour)：十一、十二、十三世纪间风靡于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一派吟游诗人，所歌咏多为恋爱及豪侠故事。

个俄罗斯司法官的伟大的卜特，他手里拿了一根大鞭子，极其雅致地象征了《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严厉而强大的权力和它赏给社会罪人的可怕的鞭笞。

“妙！”看见这走动着的寓意的东西，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都在过道里叫了起来。

“妙！”也听见匹克威克先生在过道里叫。

“嗨——卜特啊！”群众喊。卜特先生在这些欢呼声中，怀着谦和的尊严——这充分证明他知道自己权力，也知道如何来运用它——微笑着进了四轮轻便马车。

随后从屋子里出现的是卜特太太，她要不是穿了长袍子的话，就很像阿波罗了：伴着她的是文克尔先生，穿了浅红色的上衣，假使他不是和一般的邮差很类似的话，别人一定会以为他是运动员。最后出来了匹克威克先生，他和别人同样受到了孩子们的赞美，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紧身衣服和裹腿是黑暗时代的遗物吧；于是两部车子一同向里奥·亨特尔夫人的府上开去：维勒先生（他是去帮忙侍候的）坐在他主人坐的一部车子的驭者座上。

匹克威克先生一只手挽着马贼，另外一只手挽着“特鲁巴陀”庄严地走近入口的时候，聚在一起来看奇装异服的宾客们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和婴孩，没有一个不欣喜若狂地乱叫。特普曼先生为了要打扮得幽幽雅雅地进园子，就努力把宝塔糖式的帽子戴在头上，他这个动作所引起的欢呼尤其厉害。

宴会准备得极其可喜；充分实现了有先见之明的卜特所说的关于东方乐土的富丽堂皇的预言，立刻给予了卑劣的《独立报》的恶意言论一种充分有力的反驳。园子只有一又四分之一亩

多一点，挤满了人！从来没有像这样了不得的美、派头和文学。有一位年轻女士，是在《伊顿斯威尔新闻报》上“做”诗的，她穿着回教国的王后和公主的服装，倚在一位青年绅士的手臂上，这位青年是在书评栏“做”文章的，他擅自穿上了陆军元帅的制服——除了靴子以外。这样的天才是多得数也数不清，任何明白道理的人都会觉得见到他们是很光荣的。但是不仅如此，还有半打伦敦来的狮子——作家们，真正的作家们，写过整部的书，并且以后把它们印了出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走来走去，像平常人一样，微笑着，闲谈着——呃，并且还谈着许许多多无聊的话哪，无疑是出乎仁慈的好意，为的是使周围的普通人能够了解他们的缘故。此外还有一队戴着纸板帽子的乐队；四位“有来头的”穿了他们本地的服装的歌唱者，还有一打穿了他们本地的服装的雇佣的侍者——而且所穿的服装很脏。最后，尤其出色的是扮作米奴伐的里奥·亨特尔夫夫人，在接待着来宾们，因为想到她能够把这么多出众的人物邀集在一处，怀着满心的得意和欢喜。

“匹克威克先生到了，夫人，”一个仆人说，这时，这位绅士正向主持盛会的女神走过来，手里拿着帽子，两只手臂挽着的是马贼和特鲁巴陀。

“什么！在哪里！”里奥·亨特尔夫夫人说，装作不胜惊喜的样子跳了起来。

“这里，”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真的有荣幸见到匹克威克先生本人吗！”里奥·亨特尔夫人大声地喊着说。

“不是别人，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恭敬地鞠着躬。

“允许我把我的朋友们——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介绍给《将逝之蛙》的女作家。”

穿了绿色天鹅绒短裤、紧身上衣，还戴了高帽子，或者穿了蓝丝绒紧身短裤和白丝绒上身，或者穿了绝不是为本人做的、一点也不管尺寸合不合身的短裤和高统靴，来鞠躬，这事情是多么困难，除了亲身试过的人很少有人知道的。特普曼先生为了竭力显得安闲和大方，使得他的身体扭成叫人不可思议的姿势——他的异装的朋友们所摆出来的那么天才的姿势也是旷古未有的。

“匹克威克先生，”里奥·亨特尔夫人说，“我一定要请你答应一整天都不离开我。这里有好几百个人，我一定要给你介绍一下。”

“你很客气呵，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说。

“首先，这是我的小女儿们；我几乎忘记了她们，”米奴伐说，随便地指一指两个长大成人的青年女士，一个大约有二十岁，另外一个大约要大一两岁，她们都装束得很年轻——究竟是为了使她俩显得年轻些呢，还是为了使她们的妈妈显得年轻些，匹克威克先生没有明白告诉我们。

“她们很漂亮呵，”两位少女被介绍了之后走开了，匹克威克先生就说。

“她们非常像她们的妈妈，先生，”卜特先生庄严地说。

“啊，你这顽皮的人，”里奥·亨特尔夫人次，闹着玩地用扇子敲打着编辑先生的膀子。（米奴伐带着一把扇子！）

“嘿，我亲爱的亨特尔夫太太呵，”卜特说，他在洞府是个常任的号手，“你知道的嘛，在去年皇家学会的展览会里，每一个人看见你的画像都问那是画的你还是你的最小的女儿；因为你们是

这样地相像，简直没有法子分别得出来。”

“也罢，即使他们是这样说过的，但是你何必在客人面前说呀？”里奥·亨特尔太太说，又打那《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的睡狮一下。

“伯爵，伯爵，”里奥·亨特尔太太尖声喊一位穿着外国制服的留了胡子的人物，这人正打他们旁边走过。

“啊！你要我？”伯爵转过身来说。

“我要给两位非常聪明的人互相介绍一下，”里奥·亨特尔夫人说。“匹克威克先生，我非常荣幸地给你介绍史摩尔笃克伯爵。”她又用匆促的耳语对匹克威克先生说——“是个有名的外国人——为他的描写英国的伟大著作在搜集材料——哼！——史摩尔笃克伯爵，匹克威克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用这样的一位伟人所应受的尊敬对伯爵行了礼，伯爵掏出了一本纸簿。

“你说什么，亨特太太？”伯爵问，对满心欢喜的里奥·亨特尔太太谦和有礼地微笑着，“匹格·维格还是别格·维格*——你们的说法——律师——呃？我知道了——对了。别格·维格。”伯爵这就打算把匹克威克先生作为穿了长袍子的、由于他的职业而闻名的一位绅士，记在他的纸簿上了，这时里奥·亨特尔太太打断了他的话。

* 别格·维格 (Big Vig) 意即大好老或大亨之谓，从指主教、律师等所戴假发之 Wig 一字转化而来。伯爵误以“匹克威克”为“别格·维格”——“大律师”——而律师的服装是长袍，故下文有“穿了长袍子”之语。

“不是，不是，伯爵，”太太说，“匹克——威克。”

“啊啊，我知道了，”伯爵回答。“比克——教名；吴克斯——姓；好，很好。比克·吴克斯。你好吗，吴克斯？”

“很好，谢谢你，”匹克威克先生用他通常的殷勤态度回答说。“你到英国很久了吗？”

“长久了——很久很久——两星期——多些。”

“你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一个星期。”

“那你可够忙的了，”匹克威克先生说，微笑着，“要在这样一段时间里搜集你所需要的一切材料。”

“呃，已经搜集好了，”伯爵说。

“当真！”匹克威克先生说。

“在这里哪，”伯爵补充说，意味深长地拍拍自己的额头。“大书在家里——许许多多注释——音乐、图画、科学、诗歌、政治；统统都有。”

“政治这个字眼，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这个字眼，它本身就包括着一种很不好研究的学问呢。”

“啊！”伯爵说，又摸出纸簿来了，“太好了——是做一章的开头的好句子。第四十七章。政治。政治这个字眼把他自己吓了一跳——”匹克威克先生的话就这样根据伯爵的丰富的想像力或是他对英语的不充分的学识加以改篡和增加而记在史摩尔笃克伯爵的纸簿上了。

“伯爵，”里奥·亨特尔太太说。

“亨特太太，”伯爵答。

“这位是史拿格拉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的朋友，并且是一

位诗人。”

“慢，”伯爵喊，又拿出纸簿来了。“题目，诗歌——章目，文友——名字，雪诺格拉斯*；太好了。看见了雪诺格拉斯——大诗人，比克·吴克斯的朋友——介绍人是亨特太太，她也做甜蜜的诗——叫什么名字的？——蛙——酱色之蛙——太好了——真正太好了。”于是伯爵收好了纸簿，打恭作揖地走了，十分满意，因为他已经在他的材料库里加上了极其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

“奇人呵，史摩尔笃克伯爵，”里奥·亨特尔太太说。

“健全的哲学家，”卜特说。

“头脑清楚、雄心勃勃的人，”史拿格拉斯先生接着说。

旁观者们的合唱队接着欢呼称赞史摩尔笃克，他们贤明地点头晃脑，异口同声地大叫“了不得！”

为史摩尔笃克伯爵欢呼的这片狂热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所以，赞叹之声不绝于耳，简直要持续到宴会终了的时候了——要不是那四位有来头的歌唱者出现的话。他们排在一棵小小的苹果树前面，以便显得“美丽如画”，于是开始唱他们本国的歌，而这似乎一点儿也不是难事，因为主要的秘诀似乎是这样的：这些有来头的歌唱者们之中有三位哼，而第四位就号。这有趣的表演在全体的大喝采声中完结之后，立刻出来了一个孩子，他把身体穿在一张椅子的横挡里，还从椅子上跳过去，还从椅子下面爬过去，还同椅子一道跌交，样样都有，只除了坐在椅子上；然后把他的腿盘成一只蝴蝶领结的样子，并且扣在脖子上，后来

* 意思是“雪草”。

再表演使一个人像一只放大的癞蛤蟆的样子是如何轻易——这一切绝技都给予了在场的观众极大的愉快和满意。之后，听到卜特太太的声音，微弱地啾啾唧唧地响起来了，人们恭维说这是唱歌，唱的全是好极了的上品，并且这是严丝无缝地合乎她所扮的角色的，因为阿波罗本人是作曲家，而作曲家们是很少能唱自己的或者别人的乐曲的。这之后是里奥·亨特尔夫夫人背诵她的名震遐迩的《将逝之蛙》赋，念完之后又应听众之请再念了一次，并且还可能第二次再来一下的，要不是大多数宾客都说假使利用里奥·亨特尔夫人的好性子再强其所难，简直是无耻的。其实他们是觉得应该在这时候吃点什么了。因此，虽然里奥·亨特尔夫夫人自称她完全愿意再把短诗朗诵一遍，可是她的好心的和体贴的朋友们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听了；于是餐室门开了，凡是以前曾经在这里领略过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尽可能地赶紧挤了进去；里奥·亨特尔夫夫人的通常的办法是发一百张请帖、开五十客早饭，换句话说，她只喂那些非常特殊的狮子们，而让那些比较小的野兽去自寻办法。

“卜特先生呢？”里奥·亨特尔夫夫人把上述的狮子们集合在自己身边之后，说。

“我在这里，”编辑先生在房间的最远的一头说；他在那里毫无吃到东西的希望，除非女主人特别帮忙。

“你不到这边来吗？”

“啊，请你不必管他吧，”卜特太太说，声音是极其殷勤有礼——“你给自己找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亨特尔夫太太。你在那里很好的，是吗——亲爱的？”

“当然罗——宝贝，”不幸的卜特回答，苦笑了一下。呜呼大

鞭子！用如此伟大的威力对社会人士挥舞着这鞭子的那条有力的手臂，在专横的卜特太太的眼风之下麻痹了。

里奥·亨特尔太太得意地环顾一下。史摩尔笃克在忙着记录菜的内容；特普曼先生在向几位母狮敬龙虾生菜，那种彬彬有礼的样子是任何马贼都没有表现过的；史拿格拉斯先生排斥了那位替《伊顿斯威尔新闻报》申斥书籍的青年绅士之后，正和那位做诗的小姐在热烈地辩论着；而匹克威克先生呢，正在使自己面面俱到，众望所归。似乎这一切已经尽善尽美，再无须乎锦上添花了，忽然，里奥·亨特尔先生——他在这些时候的职务是站在门口和一些不重要的人谈谈——失声叫了起来。

“我亲爱的；查尔斯·非兹——马歇尔先生来了。”

“啊呀，”里奥·亨特尔太太说，“我等他等得多心焦呵。对不起让开点儿，让非兹——马歇尔先生走过来。我的亲爱的，叫非兹——马歇尔先生马上到我这里来，让我骂一顿——谁叫他来得这么迟的。”

“来啦，我的亲爱的夫人，”一个声音叫，“我是尽力地快了——一大堆人——满屋子——吃不消——非常之吃不消。”

匹克威克先生的刀叉从手里落了下来。他隔着桌子凝视着特普曼先生，他呢，也放下了刀叉，而且像是马上要倒到地上去的样子。

“啊！”那声音喊，而声音的主人是在他和桌子之间的最后二十五个土耳其人、官吏、骑士和查尔斯第二之间挤着，“呱呱叫的轧布机——培克的专利品——经过这一挤，我的衣服上不会有一点儿皱痕了——应该在来的时候，‘把衬衫穿上’——哈！哈！这个主意不坏——可是把衬衫穿在身上用轧布机来轧，倒也

古怪哪——叫人头疼的玩意儿——非常之叫人头疼。”

说着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一位打扮成海军军官的青年人向桌子跟前挤过来了，吃惊的匹克威克派们一看那副身材和嘴脸，正是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

这个罪犯刚刚握住了里奥·亨特尔夫人的手，眼光就碰到了匹克威克先生的愤怒的眼球。

“哈罗！”金格尔说。“完全忘记了——没有关照车夫——马上去吩咐——一会儿就回来。”

“马上教用人或者亨特尔夫先生去不就行了，非兹——马歇尔先生呵，”里奥·亨特尔夫人说。

“不用，不用——我去——不用多久——即刻回来，”金格尔回答。说着就在人群里消失了。

“对不起，请问一句，夫人，”激昂起来的匹克威克先生说，站了起来，“这青年人是谁呀，他住在哪里？”

“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匹克威克先生，”里奥·亨特尔夫太太说，“我很想给你介绍一下的。伯爵一定很喜欢他。”

“不错，不错，”匹克威克先生连忙说。“他的住址是——”

“眼前是住在坟堆上的安琪儿饭店。”

“在坟堆上？”

“在圣爱德门德坟堆上，离这里没有几里地。但是噫呀呀，匹克威克先生，你不是要走吧？的确的，匹克威克先生，你不能这么快就走呀。”

可是里奥·亨特尔夫太太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匹克威克先生早已钻进了人群，走到园子里，并且随即在那里遇到了紧跟着他出来的特普曼先生。

“没有用，”特普曼先生说。“他已经走了。”

“我知道，”匹克威克先生说，“我要去追他。”

“追他！到哪里？”特普曼先生问。

“到坟堆上的安琪儿饭店，”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得很快。“我们怎么知道他又在那里骗什么人？他曾经骗过一位可敬的人，而我们是无辜的祸首。不能让他再这样了，只要我办得到的话；我要揭发他。山姆！我的当差的到哪去了？”

“在这里呵，先生。”维勒先生回答，从一个隐僻的地方钻了出来，他在那里把一两个钟头之前从早餐桌上取得的一瓶马得拉葡萄酒和别的仆人们品评过了。“你的当差的在这里，先生。正像那活骷髅说的，对于这个称呼很得意。”

“马上跟我去，”匹克威克先生说。“特普曼，假使我留在坟堆上，我就写信给你，你就去找我。到那时候再见吧，祝你好！”

劝阻是没有用的。匹克威克先生已经激动起来，已经下了决心。特普曼先生回到伙伴那里去了；过了一个钟头，有关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或者查尔斯·非兹—马歇尔先生的一切回忆就都消失在使人兴奋的四组舞和香槟酒之中了。而这个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维勒正坐在一辆驿车外面的座位上，不断地缩短着他们和圣爱德门德坟堆这个古老的镇市之间的距离。

第十六章

情节太曲折，无法简述

一年四季之中，大自然的外貌最美不过的一个月就是八月。春天有许多美点，五月是新鲜和娇艳的月份，但是这种时节的媚人处是由于和冬季的对照而加强起来的。八月没有这种有利的条件。它来的时候，我们所记得的只有晴朗的天、绿色的田野和芬芳的花——雪、冰和凛冽的寒风已经完全被我们的脑子遗忘了，正如它们已经完全从地面消失了一样，——然而八月还是何等可爱的时节呵！果园里和谷田里震荡着嘈杂的劳动声；结了一丛丛丰硕果实的枝条垂到地面，连树干都坠得发弯了；谷物呢，整整齐齐地一束一束堆着，或者被不时掠过的一阵阵的微风吹得摇摇摆摆，像是在向镰刀求爱，它们给这片风景染上一片金色。似乎有一种丰美的柔和气氛笼罩着整个地面；时节的影响像是连大车也受了感染，它在收割过的田野里的缓慢的移动唯有眼睛可以看得出来，而耳朵却听不到粗浊的声音。

马车从沿路的田野和果园旁边迅速驰过的时候，那些正在把水果堆进粗篮子，或者在拾落在地上的谷穗的成群的妇女和孩子都暂时停下工作，把晒得黑黝黝的脸用晒得更黑的手掩住，抬

头好奇地注视过客；有一个胖孩子因为太小，还不能工作，但是又顽皮得不能留在家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把他放在一只大篓子里，这时也爬在篓子边上，高兴得乱踢乱叫。割禾的人停下工作，抱着胳膊站在那里看驶过的车子；拉大车的一副笨相的马对拉马车的骏马投以睡眼朦胧的一瞥，那意思清清楚楚地好像是说，“样子是怪神气的，可是归根结蒂，在难走的田野里慢慢儿走，比这样在灰尘仆仆的马路上奔，总要好些。”到马路转弯的时候你再回头一看，女人们和孩子们已经重新做他们的工作了，割禾的人重新弯下腰劳动了，大车的马也开步走了：一切又都动作起来。

像这样的景色，对于匹克威克先生的有修养的头脑是不会不发生作用的。他一心一意要实现他以前的决定，就是无论万恶的金格尔在什么地方耍他的骗局，他就要揭穿他的本来面目，所以他最初只是默默无言地和深思地坐着，盘算着能借以达到他的目的的手段。渐渐地，周围的事物越来越引起他的注意了，到最后，他觉得从这一趟乘车旅行中得到那么多的乐趣，好像他是在为世上最快乐的事情而奔波一样。

“赏心悦目的风景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打垮了烟囱顶，先生，”维勒先生回答，触一触帽沿敬个礼。

“我想你一生一世除了烟囱顶和砖头和灰泥，就几乎没有见过别的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着，微微一笑。

“我可不是一直是个擦靴子的，先生，”维勒先生摇一摇头说。“我从前做过货车夫的下手。”

“什么时候？”匹克威克先生问。

“是我最初不顾前后地到社会上来，跟它的困难玩‘跳背’的

时候，”山姆回答。“开头我做运货店的学徒；后来是货车夫的学徒，后来是助手，后来当擦靴子的。现在我是一位绅士的佣人。说不定哪一天我自己也会成为一个绅士，嘴里衔着一根烟斗，后园子里有一座凉亭。谁知道？即使那样，也是我意料之中的。”

“你真是哲学家，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相信那是我们家传的，先生，”维勒先生回答说。“我的父亲对于这一门很有一手的。假使我的后娘骂他，他就吹吹口哨。她动了火，折断了他的烟袋；他就出去再买一根。后来她叽里哇啦地大叫大嚷，发起歇斯底里来；他呢，非常舒服地抽抽烟，直等她慢慢儿地又平静下来。这是哲学呵，先生，是吗？”

“无论如何是个非常好的哲学代用品，”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大笑着。“在你的颠沛的生活里，这一定对你有过很大的用处呢，山姆。”

“用处吗，先生，”山姆喊了起来。“可以这么说吧。我从运货店跑出去之后，还没有到货车夫手下做事之前，我住过十四天没有床铺的栈房。”

“没有床铺的栈房？”匹克威克先生说。

“对——滑铁卢桥的干燥的拱道里呵。顶呱呱的睡觉的地方——无论离哪个办公厅都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假使还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那就是那地点未免太透风了一点儿。我在那里见过些古怪事情哪。”

“啊，我想你是见过些的吧，”匹克威克先生说，很有兴味的样子。

“那些事情呀，先生，”维勒先生继续说，“会把你的仁慈的心戳个对穿眼儿。那里没有正正式式的流浪者；你放心，他们可

没有傻到那种地步。在这一行上还没有出头的年轻叫化子、男的和女的都有，有些时候到这里来住宿；但是平常都是精疲力尽的、挨饿的、无家可归的可怜虫，蜷缩在这荒凉的地方的黑角落里——这些可怜的家伙睡不起两便士的绳子呵。”

“请问，山姆，两便士的绳子是什么呀？”匹克威克先生问。

“两便士的绳子嘛，先生，”维勒先生回答，“就是便宜的栈房呵，那里的床铺是两便士一夜。”

“那他们为什么把床铺叫做绳子呢？”匹克威克先生说。

“噢呀，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先生，并不是床铺叫做绳子，”山姆回答。“开旅馆的老板和老板娘，他们最初做生意的时候都是把床摊在地板上；可是这样赚不了什么钱，因为住宿的人并不是公道地睡两便士的觉就拉倒，常常是在那里躺半天。所以现在就用两根绳子横在房间里，隔开大约六尺、离地大约三尺，把粗麻袋做的床铺摊在上面。”

“唔，”匹克威克先生说。

“唔，”维勒先生说，“这个法子的好处是明明白白的。每天早上六点钟，他们就松了一头的绳子，于是住宿的人统统滚下了床。这么一来他们都完全醒过来了，就乖乖地爬起身走掉！对不起，先生，”山姆突然打住他的滔滔不绝的话头，说，“这里是圣爱德门德坟堆了吧？”

“是啦，”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马车在一个繁荣而清洁的美丽小镇里铺着石子的平整的街道上轧轧地走过，停在一条宽大空旷的街上的一家大旅馆门口了，差不多就对着一座古旧的修道院。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抬起头来，“这就是安琪儿饭店！我

们在这里下车，山姆。但是要小心一点儿。开一间私人房间，也不要提我的名字。你懂得吧。”

“你放心，先生，”维勒先生回答，领会地霎一霎眼睛；于是把匹克威克先生的旅行箱从他们在伊顿斯威尔搭车的时候匆匆塞进去的行李厢拖了出来，就执行他的任务去了。很快开了一间私人房间；并且毫不耽搁地请了匹克威克先生进去。

“那末，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第一桩要做的事情是——”

“叫饭来，先生，”维勒先生插嘴说。“已经很早了，先生。”

“啊，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说，看看表。“你说得对，山姆。”

“假使我不妨劝你的话，先生，”维勒先生接着说，“我主张先好好地歇一夜，明天早上再打听那个阴险的家伙。先生，正像那个女侍者喝一‘蛋杯’鸦片精的时候说的，养生之道莫过于睡觉了。”

“我想你的话不错，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我首先要弄确实他是在这里，并且不至于走掉。”

“这让我来，先生，”山姆说。“让我给你叫一客舒舒服服的饭，趁着预备饭的时候我就到下面去打听；我只要五分钟就能够把擦靴子的人心里的秘密统统挖出来的，先生。”

“就这么办，”匹克威克先生说；于是维勒先生立刻退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匹克威克先生坐在桌上非常满意地用起饭来；过了三刻钟，维勒先生回来了，说是查尔斯·非兹—马歇尔先生吩咐把他的私人房间留着，等他将来不要的时候再通知。他今天晚上要到附近的一家公馆里去玩，他吩咐擦靴子的熬着夜等

他回家，并且带了他的佣人一道去的。

“那末，先生，”维勒先生报告完他的消息之后表示说，“假使我明天早上能和这个用人谈一谈，他就会把他主人的事情统统告诉我的。”

“你怎么知道呢？”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说。

“噯呀，你真是，先生，用人们老是这样的呀，”维勒先生回答。

“啊呀，我倒忘了这一点，”匹克威克先生说。“好吧。”

“然后你就可以布置一个最好的办法，先生，我们就照着行事。”

因为这似乎是最好的法子了，所以最后意见一致了。维勒先生在主人的允许之下去随自己的意思消磨这一夜；他不久就被聚集在酒吧间里的众人一致推举做了主席。而他执行这个可敬的职务的成绩使那些酒客们非常满意，所以他们的哄笑和赞许的喧声竟透进匹克威克先生的卧室，以致把他的正常休息时间缩短了至少三个钟头。

第二天一清早，维勒先生正在用半便士的淋浴（他把这钱给了一个在马厩里做事的青年仆人，叫他用水龙头冲他的头和脸）驱除昨夜的畅饮的狂热的残余，这时，他注意到一个穿桑子色仆人衣服的青年人，他坐在院子里一张板凳上，带着出神极了的神情读一本像是赞美诗集的书，但是时时对水龙头下面的人偷看一眼，像是对于他这行为感到相当的兴趣。

“你这家伙看上去倒古怪哪，你这家伙！”维勒先生的眼睛第一次碰到那穿桑子色衣服的陌生人的眼光的时候，心里就这么想。那家伙有一张大而丑的病色的脸，深陷下去的眼睛，一颗特

别大的脑袋，上面生了一大把又直又长的黑头发。“你是个古怪家伙！”维勒先生想；这么想着，他继续冲洗着，也就没有再介意他了。

那人的眼光还是不断地从赞美诗集上移到山姆身上、又从山姆身上移到诗集上，像是想开始谈话似的。所以最后，山姆为了给他一个机会，就亲昵地点一点头说——

“你好吗，老兄？”

“托福，我很好，先生，”那人说，很慎重的样子，一面掩上书。“我希望你也很好吧，先生？”

“嘿，我要不是像个会走路的白兰地酒瓶，今天早上也就完全不会这么站不稳了，”山姆回答。“你是住在这店里的吗，老朋友？”

桑子色的人回答说是。

“怎么你昨天夜里没有跟我们一块儿喝酒？”山姆问，用毛巾擦着脸。“你看样子是很快活的——就像一条活鳟鱼在石灰篓子里一样愉快哪，”维勒先生低声加上一句。

“昨天夜里我跟我主人出去了，”那陌生人回答。

“他叫什么？”维勒先生问，由于突然一阵兴奋、再加上毛巾的洗擦、脸上通红了。

“非兹·马歇尔，”桑子色的人说。

“把手伸给我，”维勒先生说，走过去；“我要结识结识你。我欢喜你的相貌，老朋友。”

“啊，这倒奇怪啦，”桑子色的人说，态度显得非常坦白；“我也非常欢喜你的样子，所以我刚一看见你在龙头下面的时候就一直想和你谈话。”

“真的吗？”

“的的确确。你看这奇怪不奇怪？”

“少有少见。”山姆说，因为这陌生人的温和态度心里暗暗替自己高兴。“你叫什么呀，我的老兄？”

“乔伯。”

“这真是非常好的名字——唯一的不能起浑号的名字。姓呢？”

“特拉偷，”陌生人说。“你呢？”

山姆记得主人的关照，就回答说。

“我姓华卡；我的主人是维尔金斯。今天早晨想喝点儿什么吗，特拉偷先生？”

特拉偷先生同意了这个可喜的提议：把书放在上衣口袋里，陪着维勒先生到酒吧间，不久就在那里尝起一只白铁壶里用不列颠杜松子酒和芬芳的丁香汁调成的混合饮料来。

“你们住的房间怎么样？”山姆问，又给他的同伴倒上第二杯。

“坏，”乔伯说，咂着嘴，“非常之坏。”

“你是说着玩的吧？”山姆说。

“是真话，的确的。还有更坏的哪，我的主人要结婚了。”

“没有的事。”

“真的；还有更坏的哪，他要同一个非常有钱的女继承人从寄宿学校逃走啦。”

“多么凶暴的人呀！”山姆说，重新斟上同伴的杯子。“是这镇上的什么寄宿学校吧，我想，是不是？”

虽然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声调是显得再无所谓不过的，可是

特拉偷先生以种种手势明明白白地表示他已经觉察到他的新朋友急于要引出他的回答了。他喝干了杯子，对他的同伴诡秘地看看，把两只小眼睛轮流地霎霎，最后把手臂一挥，像是在旋一只想像中的唧筒的把子：表示他认为自己是在被塞缪尔·维勒先生盘问着。

“不行，不行，”特拉偷先生到底说了，“这可不能告诉大家。这是个秘密——一个大秘密，华卡先生。”

桑子色的人这么说着的时候，把杯子倒过来放着，作为提醒他的同伴，他已经没有解渴的东西了。山姆注意到这个暗示；并且感觉到这里面所包含的难于启齿的态度，就叫把白铁壶重新盛满，桑子色的人听到这话眼睛发了亮。

“那末说是个秘密？”山姆说。

“我想这当然是的罗，”桑子色的人说，啜着酒，脸上显出满意的神情。

“我想你的主人是很有钱的吧？”山姆说。

特拉偷先生微微一笑，用左手端着杯子，右手伸到他的桑子色的不可名状的衣服的口袋上一清二楚地拍了四下，像是表示，假使他的主人照样的拍拍口袋，也是不会有钱币的钉铛声使人惊讶的。

“啊，”山姆说，“原来是这样的，是吗？”

桑子色的人含有深意地点点头。

“罢了，那末，老朋友，”维勒先生劝谏地说，“你假使让你主人骗了这个小姑娘，你不觉得你自己真是混账吗？”

“我知道的，”乔伯·特拉偷说，做出一张深深悔恨不迭的脸色对着他的同伴，并且微微地叹气。“我知道的，而且这正是使

我心里难过的地方。可是我怎么办哪？”

“怎么办！”山姆说；“告诉学校里的女先生，丢掉你的主人。”

“谁会相信我呀？”乔伯·特拉偷回答。“年轻的小姐是被人家认为天真和谨慎的化身的。她会否认，我的主人也会这样。谁相信我呢？我要失掉饭碗，还要吃个阴谋或者什么的官司；我要有什么举动，就只会得到这些结果。”

“这话倒有点道理，”山姆说，沉思着；“这话倒有点道理。”

“假使我知道哪位可敬的绅士愿意管这件事，”特拉偷先生继续说，“那还有阻止这私奔的一线希望；但是这里还是那个问题，华卡先生，还是那个问题。在这陌生的地方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纵使 I 认识，十个里面还不知有没有一个会相信我的话呢。”

“这儿来，”山姆说，突然跳起来抓住桑子色的人的手臂。“我的主人倒是你所需要的人，我想。”乔伯·特拉偷略微抗拒一下之后，山姆就把这位新结交的朋友领到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里，向他引见了一下，并且把上述的谈话又简略地说了一说。

“我觉得背叛我的主人是非常难过的，先生，”乔伯·特拉偷说，把一条大约三寸见方的粉红色的格子花手绢擦擦眼睛。

“这种感情给予你很大的光荣，”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但是那是你的责任呵。”

“我知道是我的责任，先生，”乔伯很热情地回答。“我们都应该努力尽我们的责任，先生；我也谦卑地努力尽我的责任，先生；但是背叛主人是很为难的事情呵，先生，纵使他是个流氓，你总是穿他的衣服、吃他的面包呵，先生。”

“你这人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大为感动了，“是个很忠实的人。”

“罢了，罢了，”山姆插嘴说，他看特拉偷先生的眼泪看得很不耐烦了，“去你的洒水车的玩意儿吧。那是没有用处的，没有用处的。”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责备地说，“我真不高兴，你居然这样一点也不尊重这年轻人的感情。”

“他的感情原是很好的，先生，”维勒先生回答；“就是因为这么好，所以失掉了很可惜，我觉得他最好还是把它保存在心里，不要让它热水里蒸发掉，尤其是因为那并没有用处。眼泪决不能开一只钟，或者开一部蒸气引擎呀。年轻人，下次你跟抽烟的伙伴在一块儿的时候，把我这话装在烟斗里吧*，现在你且把这块粉红的柳条布塞在口袋里。它可不怎么漂亮，你用不着像个走绳索的人似的尽挥着它。”

“我的仆人的话是对的，”匹克威克先生对乔伯说，“虽然他表现他的意见的发式有点儿不客气，间或还有点儿不好懂。”

“不错，先生，他是对的，”特拉偷先生说，“我再不这样了。”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那末，寄宿学校在哪里？”

“那是一座很大的、古旧的、红砖头的房子，就在城外，先生，”乔伯·特拉偷先生回答。

“什么时候呢，”匹克威克先生说，“什么时候实行这个下流的计划呀——什么时候实行私奔呀？”

“今天夜里，先生，”乔伯答。

“今天夜里！”匹克威克先生叫。

“就在今天夜里呵，先生，”乔伯·特拉偷回答。“所从我才

* 装在烟斗里抽抽，意即好好想一想。

这样着慌。”

“必须采取紧急的办法了，”匹克威克先生说。“我要马上去见那学校里的女校长。”

“请你原谅，先生，”乔伯说，“这个办法决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匹克威克先生问。

“先生，我的主人是非常狡猾的人哪。”

“我知道他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他博得了那老太太那么大的宠爱，”乔伯继续说，“说他什么坏话她都不会相信的，纵使你跪在地上赌咒也不行；尤其是你又没有证据，不过是听了一个用人的话，她以为这用人一定是犯了什么过失被辞退了，所以说这话来报复。（我的主人一定会这样说。）”

“那怎么才好呢？”匹克威克先生说。

“只有在私奔的时候当场捉住他，才能叫老太太相信，先生，”乔伯回答。

“这些老猫儿都是要把头撞到里程碑上才算数，”维勒先生说，作为插句。

“但是要在私奔的时候当场捉住他，恐怕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呵，”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知道，先生，”特拉偷先生想了一会儿之后说。“我想也许是很容易办到的。”

“怎么办呢？”是匹克威克先生的询问

。“哪，”特拉偷答，“因为已经串通了两个用人，所以十点钟的时候我的主人和我先躲在厨房里等大家睡了之后，我们就从厨房里出来，小姐就从卧室里出来。门口先叫了辆马车等着，我

们上车就走。”

“唔，” 匹克威克先生说。

“唔，所以，先生，我想假使你在后花园里候着，你一个人在候着——”

“一个人，” 匹克威克先生说。“为什么要一个人？”

“我想这是很自然的，” 乔伯回答，“只要有办法，老太太是不愿意让这样煞风景的事情当众出丑的，所以人越少越好。还有那个小姐，先生，——你想想她的心情吧。”

“你这话很对，” 匹克威克先生说。“这种顾虑证明你的感觉是精细的。说下去；你很对呵。”

“哪，先生，我想要是你单独一个人在后花园里候着，我就开门让你进去——那门就通到园子去，门里是一条过道——在正十一点半的时候，你一定要正在这时候来帮我破坏这个坏人的计划，说到这坏人，他害得我好苦呵。”

特拉偷先生深深地叹起气来。

“不要难过吧，” 匹克威克先生说，“你的地位虽然低，他要是有一点儿你这种可贵的优美的感情的话，我对他倒还有些希望了。”

特拉偷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而且不顾维勒先生先前的劝告，又眼泪汪汪的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家伙，” 山姆说。“他脑袋里要不是有一根大自来水管子一直开着，我就该死。”

“山姆，” 匹克威克先生很严厉地说，“住嘴。”

“很好，先生，” 维勒先生答。

“我不欢喜这个计划，” 匹克威克先生深思熟虑了之后说，

“为什么我不能和那小姐的朋友们商量商量呢？”

“因为他们住在离这里一百哩远的地方哪，先生，”乔伯·特拉偷回答。

“那就没话可说了，”维勒先生在旁边说。

“再说，”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那花园我怎么进得去呢？”

“墙是很低的，先生，你的用人也可以扶着你上去呀。”

“我的用人可以扶我上去，”匹克威克先生机械地说。“你一定在你所说的那扇门的附近吗？”

“不会弄错的，先生；那是通园子的唯一的门。你听见钟敲了之后就轻轻地拍拍门，我马上就开。”

“我不欢喜这个计划，”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既然没有别的法子，而那位小姐的一生幸福就在此一举，我只好采取了。我一定到那里去。”

因此，匹克威克先生的内在的好心第二次使他卷入一种冒险中去了。他对这原本是极其愿意离得远远的。

“那座房子叫什么？”匹克威克先生问。

“西门大厦，先生。你走到镇市尽头的时候向右边略微走几步；它是孤另另的，离马路没多远，大门口的铜牌子上刻了名字。”

“我知道的，”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从前在这镇上看到过。你放心好了。”

特拉偷先生又鞠了一个躬，转身要走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塞了一个金币在他手里。

“你这人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佩服你的心地好。不要谢了。记住——十一点钟。”

“不用害怕，我不会忘记的，先生，”乔伯·特拉偷答。说了这话，他就走出房间，山姆跟着他。

“喂，”后者说，“这么哭哭啼啼倒是个好主意呀。这么好的条件，我也要哭得像大雨天的水管子了。你是怎么搞的？”

“那是发自内心的，华卡先生，”乔伯庄严地回答。“早安，先生。”

“你是个没用的家伙呵，你是；——我们到底把你的话都掏出来了，”乔伯走开的时候维勒先生想。

涌上特拉偷先生脑子里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说不出，因为我们不知道。

昼尽夜来，快十点钟的时候，山姆·维勒报告说，金格尔先生和乔伯一道出去了，他们的行李已经打好，并且已经叫了一部马车。阴谋显然是在进行了，正如特拉偷先生所预言的。

十点半了，到了匹克威克先生出发去执行他的艰难的任务的时间。他拒绝了山姆叫他穿上大衣的体贴，为了可以减少爬墙时候的不便，就带了山姆出发。

月亮很好，只是掩在云层后面。是个晴朗干燥的夜晚，不过特别地黑。小路、篱笆、田野、房屋和树木，都包围在浓重的黑影里。空气又热又郁闷。夏季的闪电在天边微弱地颤动着，而这是这种包裹着万物的沉闷的阴暗之中唯一变动着的景物：声音一点儿也没有，除了远处有一只不安的看家狗的吠声。

他们找到了那座房子，看了铜牌子，绕着墙走到园子后面。

“你帮我爬过墙之后你就回旅馆去，”匹克威克先生说。

“很好，先生。”

“你不要睡，一直等到我回来。”

“自然罗，先生。”

“抱住我的腿；我说‘上’，你就轻轻地把我举上去。”

“是啦，先生。”

做好这些事先准备，匹克威克先生就抓住墙顶，说了一声“上”，这话不折不扣地照办了。也不知道是他的身体像他的头脑一样有点儿弹性呢、还是维勒先生心目中的轻轻的一推比匹克威克先生所想的粗卤了些，总之，他帮忙的结果是一搯就把这位不朽的人物完全送过了墙，压坏了三棵醋栗和一棵玫瑰之后，终于直挺挺地落在下面的花圃里了。

“你没有使自己受了伤吧，我希望，先生，”山姆看见他的主人这么神秘地消失在墙的那边，吃惊之余连忙用出声的耳语这样说。

“我当然没有使自己受了伤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在墙那边回答，“但是我想倒是你使我受了伤了。”

“我希望不至于吧，先生，”山姆说。

“没有关系，”匹克威克先生说，爬起身来。“不过划破了几块皮。走吧，不然我们要被人听见了。”

“再会了，先生。”

“再会。”

山姆·维勒跨着偷偷掩掩的步子走了，把匹克威克先生一个人丢在园子里。

灯光时时从这座房子的这个或那个窗户里透出来，或者从楼梯口射出来，像是里面住的人们正睡觉去。匹克威克先生因为不想在时候没到之前太靠近那扇门，就蹲在一个墙角里等着。

这是一种很可能叫许多人丧气的情景。然而匹克威克先生

既不丧气，也不忧虑。他知道在基本上他存心是好的，而且他对于高尚的乔伯是绝对信任的。很沉闷，这是的确的；虽不说阴惨；但是一位用脑筋的人总能够在沉思默想上花费些时间的。匹克威克先生思索得打起瞌睡了，邻近的教堂的钟声惊醒了他，钟声和谐地响着——是十一点半。

“时候到了，”匹克威克想，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抬头看看房子。灯光已经没有了，百叶窗已经关上了——都上床了，无疑的。他踮着脚尖走到门口，轻轻地敲一下。过了两三分钟并没有任何回答，他就稍微重了一点再敲一下，后来更重一点儿又来了一下。

终于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了，随后从钥匙孔里透出了蜡烛光。解链子拔门闩地大费了一番手脚，于是门慢慢地打开了。

门是向外开的：它越开越大，匹克威克先生就在它后面越退越远。他小心地伸出头来偷偷一看，真是吃惊不小：开门的不是乔伯·特拉偷，却是一个手里拿着蜡烛的女仆！匹克威克先生用那位可佩的传奇剧演员笨拙* 躺着在等待拿了乐器白铁箱的扁头滑稽家的时候所显出的神速，缩回了头。

“一定是猫，莎拉，”女仆对房子里面的什么人说。“嘶，嘶，嘶——咪，咪，咪。”

但是并没有一头畜生被这些奉承骗出来，女仆就慢慢关了门，重新闩好；丢下匹克威克先生笔直地贴在墙上。

* 笨拙（Punch）为 Punchinello 之简称，是一出非常通俗的滑稽傀儡戏中的男主角，是一个驼背、长着鹰钩鼻子的人。这戏源出意大利，十八世纪初传入英国，盛行至十九世纪。

“这真奇怪啊，”匹克威克先生想。“我想他们今天是睡得比平常晚吧。他们偏偏选了今天来做这种事情，真是不幸极了——再不幸也没有了。”匹克威克先生这样想着，又小心地回到他先前躲着的墙角里，以便到他认为安全的时候再去做暗号。

他在这里还没有等上五分钟，先是电光一闪，接着是噼里的一声雷从远处夹杂着可怕的轰隆轰隆和轧啦轧啦的声音滚过去了——然后又发出闪电，比第一次更亮，又是一声雷。比第一次更响；然后雨来了，又凶险又猛烈，几乎要冲掉它所碰到的一切。

匹克威克先生十分明白树木在打雷下雨的时候是个很危险的邻人。他右边正是一棵树，左边也是一棵树，前面一棵，后面又是一棵。假使他留在这里，也许要成了偶然事件的牺牲；假使他在园子中央露了面的话，也许人家会把他交给警察；他试着爬了一两次墙，可是这次除了自然给予他的两只脚之外没有其他的東西了，他挣扎的结果只是使膝头和胫骨添了许多非常令人不快的磨擦的伤痕和使他搞得浑身大汗而已。

“多么可怕的处境呵！”匹克威克先生说，费了一阵力气以后，歇下来擦额头上的汗。他抬头看看房屋——全部漆黑。现在他们一定是上了床啦。他要再试一试暗号。

他踮着脚尖走过湿淋淋的石子路，轻轻地敲门。他屏住呼吸，凑着钥匙孔静听。没有回答：古怪得很。又敲一下。又听。里面有一声低低的耳语，然后一个声音喊——

“谁呀？”

“这不是乔伯呵，”匹克威克先生想，连忙又把身体贴紧在墙上。“是个女人。”

他刚下了这个结论，楼上的一扇窗子就推开了，三四个女人

声音重复了这句问话——“谁呀？”

匹克威克先生手也不敢动，脚也不敢动。显然是整个学校都被惊动了。他决定留在那里等这番惊扰平静下去：然后用超自然的努力爬过墙，或者在努力爬墙的当中跌死。

正像匹克威克先生的一切决定一样，这个决定也是在这种情境之下所可能做到的最好的了；但是，不幸得很，这决定所根据的是她们不敢再开门了。而他听到解链子拔门闩的声音，看见门慢慢推开，而且越开越大，这时候他是何等地狼狈呵！他一步一步地退缩到角落里，可是无论怎样，他的身体还是妨碍了门开到最大的限度。

“谁呀？”里面的楼梯口冲出了这一声许多最高音的合唱，这里包括学校的老处女校长、三个女教员、五个女仆和三十个女寄宿生，全都没有穿戴整齐，头上都带着像树林子一般的卷发纸。

匹克威克先生当然不说是谁：于是合唱的叠句变成——“天呀！吓死我了。”

“厨子，”那位女修道院住持说，——她谨慎地站在楼梯的顶上，在大家的最后面——“厨子，你为什么不稍微向园子里走几步？”

“对不起，太太，我不愿意，”女厨子回答。

“天哪，这厨子真是个笨东西呀！”三十个寄宿生说。

“厨子，”女住持说，非常威严的样子；“请你不要还嘴。我一定要你马上到园子里看看。”

这时厨娘哭起来了，女仆说这真“丢脸”！因为这句偏袒同伙的话，她当场受到了一个月之后歇工的通知。

“你听到没有，厨子？”女住持说，发急地顿着脚。

“你有没有听见女主人的话呀，厨子？”三位教师说。

“这厨子多么老脸皮呵！”三十个寄宿生说。

不幸的厨子被这样地硬逼着，向前走了一两步，把蜡烛拿在偏偏叫她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就说外面什么都没有，一定是风。因此门正要重新关上了，这时，一个在门缝里窥探的好奇寄宿生忽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马上，厨子、女仆和所有比较胆大的都给叫回来了。

“史密索斯小姐怎么啦？”女住持说，这位史密索斯小姐发起足有四个小姐那么大的力气的歇斯底里来了。

“天哪，史密索斯小姐，好宝贝呀，”其余的二十九个寄宿生说。

“啊，男人——男人——在门背后！”史密索斯小姐尖声叫。

女住持一听到这可怕的叫唤，立刻退缩到自己的卧室里，把门上了双锁，舒舒服服地晕过去了。寄宿生们、教员们和仆人们，都倒退到楼梯上，挤做一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尖叫、晕厥和推挤。在混乱之中，匹克威克先生走出他躲藏的地方，在她们中间出现了。

“女士们——亲爱的女士们，”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他说我们是亲爱的，”最老最丑的一个教员喊。“啊，这浑蛋！”

“女士们，”匹克威克先生大吼说，由于他的处境的危险使他不顾一切了。“听我说。我不是强盗。我要找这里的主管人。”

“啊，多凶的恶人呵！”另外一个教员尖声叫。“他要找汤姆金斯小姐！”

全体尖叫起来。

“来人，拉警铃呀！”成打的声音喊。

“不要——不要，”匹克威克先生叫。“看看我。看我像不像强盗！我的亲爱的女士们——你们可以把我的手脚捆起来，可以把我锁在密室里，随你们的便。只要你们听听我必须说的话——只要听我说说。”

“怎样会到我们的园子里来的？”女仆结结巴巴地说。

“叫这里主管的人来，我把一切告诉她——一切！”匹克威克先生用尽肺部的最大力量说。“叫她来——你们只要安安静静的，叫她来了，你们就会知道一切了。”

也许是由于匹克威克先生的样子，也许是由于他的态度，也许是由于想听一听包在神秘之中的东西的诱惑力吧——这对于一个女性的心是如此地不可抗拒的——使得其中一部分比较有理性的（有四个人）比较镇静些了。她们提议，为了考验匹克威克先生的忠诚，他应该立刻受一点儿拘束；这位绅士同意了在走读生挂软帽和三明治口袋的壁橱里面隔着橱门和汤姆金斯小姐开谈判，他立刻自动走了进去被牢牢地锁了起来。这样使其余的女人们都复活了；于是带来了汤姆金斯小姐，开始谈判。

“你在我的园子里干什么，你这男人？”汤姆金斯小姐说，是怯弱的声音。

“我来警告你，你的年轻的小姐们有一个今夜里要私奔，”匹克威克先生从壁橱里面回答。

“私奔！”汤姆金斯小姐、三位教员、三十个寄宿生和五个女仆，都呼喊说。“跟谁？”

“你的朋友，查尔斯·非兹——马歇尔先生。”

“我的朋友！我可不认得任何这样的人。”

“哦；那末就是金格尔先生。”

“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那末是我受骗了，上了当了。”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做了个阴谋的牺牲——一个卑劣下流的阴谋。叫人到安琪儿饭店去问吧，我的亲爱的女士，假使你不相信我的话。到安琪儿饭店去找匹克威克先生的男用人吧，我求你，女士。”

“他一定是个有身份的人——他手下有男用人哪，”汤姆金斯小姐对那教习字和算学的女教师说。

“我的意见是，汤姆金斯小姐，”那教习字和算学的教师说，“是他的男用人看管着他。我想他是个疯子，汤姆金斯小姐，那一个就是管他的人。”

“我觉得你这话很对，格茵小姐，”汤姆金斯小姐答。“两个用人到安琪儿去，其余的留下来保护我们。”

所以两个女仆被派到安琪儿找塞缪尔·维勒先生去了，剩下的三个留下来保护汤姆金斯小姐、三位教员和三十个寄宿生。匹克威克先生就在壁橱里在三明治口袋的丛林下坐了下来，拿出他的全副哲学和刚毅，静候回音。

过了一个半钟头，去的人才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听出除了塞缪尔·维勒先生的声音还有两个人的声音，声调很耳熟，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是谁。

接着举行了很短的一场谈话。锁着的门开了。匹克威克先生跨出壁橱，发现他的面前是西门大厦的全体人员、塞缪尔·维勒，还有——老华德尔和他的未来的女婿特伦德尔先生！

“我的亲爱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说，奔过去握住华德尔的手，“我的亲爱的朋友，请你看在老天面上对这位女士解释一下

我所处的不幸的和可怕的处境吧。你一定已经听我的当差的说过了；请你说，无论如何，我的好朋友，说我既不是强盗也不是疯子。”

“我已经这么说过了，我的亲爱的朋友。我已经这么说过了，” 华德尔先生答，握着他的朋友的右手，同时特伦德尔先生握着他的左手。

“那种话，不管是谁说的，是谁在说，” 维勒先生走上前一步插嘴说，“总是胡说八道，差得远哪，正好相反，完全相反的。假使这屋子里有什么男人说过那种话，我很高兴就在这个房间里给他们一个很有效力的证明，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错的，只要这些非常可敬的太太们让开一点儿，叫他们一个个地上来吧。” 维勒先生口若悬河地发表了这个挑战之后，用他的捏紧的拳头使劲捶了一下摊开的手掌，对汤姆金斯小姐有趣地霎霎眼睛：她呢，听他说到在西门女塾的校舍里面可能有什么男人，简直恐怖得形容不尽了。

匹克威克先生的解释有一部分是已经说过的，所以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无论是和朋友们一路走回去的时候，或是坐在熊熊的炉火前面吃他所极其需要的晚饭的时候，从他嘴里连一句话都引不出来。他像昏了头。有一次，仅仅这一次，他扭过去对华德尔先生看看，说：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特伦德尔和我第一桩事是到这里痛痛快快地打一场猎的，” 华德尔回答说。“我们今天夜里到，意外地听到你的当差的说你也在。但是我很高兴你在这里，” 愉快的老头子说，拍拍他的背。“我很高兴。第一我们可以结成快活的伴侣了，我们还可

以给文克尔另外一个机会呢——呃，老朋友？”

匹克威克先生不答；他甚至也没有问候在丁格来谷的朋友们，不久就去睡了，关照山姆假使他按铃的话就去端蜡烛。

到相当的时候铃果然响了，维勒先生走了去。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从被子里伸出头来对外看着。

“沈生，”维勒先生说。

匹克威克先生停住不说什么了，维勒先生把蜡烛心剪了剪。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又说，像是在拚命地努力。

“先生，”维勒先生又说了一声。

“那个特拉偷在哪里呢？”

“乔伯吗，先生？”

“是的。”

“走了，先生。”

“跟他的主人一道吧，我想？”

“不管是朋友还是主人，还是什么，总之他是和他一道走了，”维勒先生回答。“他们是一对呵，先生。”

“金格尔疑心到我的计划，就叫那家伙用这个故事骗你，我想是的吧？”匹克威克先生说，几乎哽咽了。

“正是这样，先生，”维勒先生答。

“那当然全是扯谎的罗？”

“全是，先生，”维勒先生回答。“干得好，先生，滑头得很。”

“我想他下回总不能这么容易就逃过我们的了，山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想是的，先生。”

“我只要再碰到这个金格尔，不管在哪里，”匹克威克先生说，从床上撑起身子，使劲一击就把枕头捶成凹形，“我除了叫他受到咎有应得的揭露之外，还要揍他。我要揍他，不然我不姓匹克威克。”

“随便什么时候我要是抓到那黑头发的垂头丧气的小子，”山姆说，“我要是不叫他眼睛里真正淌些水的话，我就不姓维勒。夜安，先生！”

第十七章

说明在某些情形之下 害风湿病有刺激创造 才能的作用

匹克威克先生的体质虽然能够经得起很大的劳力和疲劳，却受不了前一章所说的在可纪念的夜里所受的那种几方面合拢来的打击。在黑夜露天里洗一个澡，又在壁橱里晾干，这种事情固然很特别，但是也危险。匹克威克先生害了风湿病倒在床上了。

但是这位伟人的体力虽然因此受了损害，他的精神却保持着以往的活力。他的元气是有弹性的；他的兴致恢复了。甚至连最近这个遭遇所引起的烦恼，也已经从他的脑子里消失了；任何讽喻那件事的话引得华德尔纵声大笑的时候，他居然能够陪着大笑，不气也不恼。不仅如此哪。在匹克威克卧病在床上的那两天之内，山姆是他的经常的陪伴。第一天，他努力用掌故和谈话叫他主人开心；第二天，匹克威克先生要了他的写字桌、笔和墨水，于是埋头写了一整天。第三天，他能够在卧室里坐坐了，就派他

的当差去送信给华德尔先生和特伦德尔先生，通知说假使他们今天晚上能到他那里喝酒的话，他就感激非常了。这邀请他们极其乐意地接受了；当他们坐好了喝酒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羞态百出地拿出如下的小小的故事，说是他自己在这次卧病中间根据维勒先生的率真的叙述的摘记“编辑”出来的。

教区里的书记

—— 真情实爱的故事

“从前，在离伦敦很远的一个很小的村镇上，有一个叫做那生聂尔·匹布金的小人儿，他是那小镇上的教区书记，住在那小镇的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子里，离那小教堂有十分钟的路程；可以看见他每天从九点到四点教小孩子们小小的学问。那生聂尔·匹布金是一个无害的好好先生，向上弯的鼻子，向里弯的腿子，眼睛有点儿斜，步子有点儿跛；他把时间分配在教堂和学校两方面，他真的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像副牧师那么聪明的人，像法衣室那样堂皇的房间，或者像他的神学校那样井井有条的学校。那生聂尔·匹布金曾经有一次，他平生也只有这一次，看见了一位主教——一位真正的主教，胳膊上套着细麻纱袖子，头上装了假发。他是在坚信礼的时候，看见他走路，听到他说话的；而那生聂尔·匹布金在那重大时机是敬畏得如此厉害，上面说的那位主教把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他竟然完全晕了过去，被教区差役抱出了教堂。

“那生聂尔·匹布金一生之中的一件大事，一个新纪元，唯一的一件竟把他的平静生活的止水扰乱了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晴朗的下午，他正在出一个复杂加法的大难题给一个犯过错的顽童做，不知不觉的，在出神的状态之下，他的眼光离开石板往上一

看，而眼光突然落在玛丽亚·洛布斯的漂亮的脸孔上，她是街对过的大马具店老板老洛布斯的独养女儿。那末，匹布金先生的眼光原本是在玛丽亚·洛布斯的漂亮脸上落过许多次的罗，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别的地方：可是玛丽亚·洛布斯的眼光可从来没有显得像这次这样明亮，玛丽亚·洛布斯的脸蛋也从来没有显得像这次这样红润。所以难怪那生聂尔·匹布金的眼光不能够离开洛布斯小姐的脸了；也难怪洛布斯小姐发现自己被一个青年人盯着，就从她探出头来的窗口缩回了头、关上窗子、拉下窗帘了；也难怪那生聂尔·匹布金随即扑上去攻击那犯了过错的顽童，把他痛痛快快地打一顿。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没有丝毫可以大惊小怪的地方。

“可是，假使一个像那生聂尔·匹布金先生这样怕羞、神经质、尤其是只有微薄的收入的人，居然从此以后想娶那凶恶的老洛布斯的独生女儿，赢得她的心，那才真是奇怪的事情哪！老洛布斯是大马具店的老板，他只要笔一挥就可以买下整个村子，决不把它当一回事——老洛布斯，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堆一堆的钱投资在附近大镇上的银行里——老洛布斯，据说有数不清说不尽的宝物藏在一只有很大的钥匙孔的小小的保险箱里，放在后房里的大炉架上——老洛布斯，大家都知道的，到举行宴会的时候就拿出纯银的茶壶、奶油罐、糖缸来装饰桌面，并且他常常得意地吹嘘说等他女儿找到心上人的时候，就把这给女儿做赔嫁。我再说一遍，假使那生聂尔·匹布金竟这样的冒失，敢斜着眼睛向这边看，那真是可惊极了、奇怪极了的事。但是，恋爱是盲目的，而那生聂尔的眼睛原本是斜的：也许是这两点都有关系，使得他看不清事情的真相了。

“嘿，假使老洛布斯猜疑到那生聂尔的私情，哪怕是一丝一毫，他就会把那学校的屋子削成平地，或者把学校的主持从世界上消灭掉，或者做出别的什么凶恶和狂暴的惨事来；因为只要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的时候，或者他火性上来的时候，洛布斯就是个可怕的老恶魔。天哪！他申斥那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徒弟的偷懒，那成串的咒骂像雷声似地轰隆轰隆滚到对街，吓得那生聂尔·匹布金浑身发抖，那些小学生吓得头发都倒竖在头上。

“哼！可是从此以后，每天学校放了学小学生都走了以后，那生聂尔·匹布金就独自坐在靠街的窗口，一面装做读书的样子，一面斜着眼睛向对街找玛丽亚·洛布斯的明亮的眼睛；他这么坐了没有多少天，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在楼上一个窗户里出现了，显然也是在专心致力地读书。这可叫那生聂尔·匹布金乐了。他们好几个钟头一起坐着，那眼睛下去的时候他就看那张漂亮脸孔，这真有意思哪；可是玛丽亚·洛布斯抬起眼睛不看书，向那生聂尔·匹布金那边一瞟的时候，他的快乐和爱慕真是没底了。最后，有一天，那生聂尔·匹布金知道老洛布斯不在家，就冒冒失失地向玛丽亚·洛布斯送了个飞吻，玛丽亚呢，非但没有关上窗子、拉下窗帘，而且也向他送了个飞吻，还微微一笑。根据这个，那生聂尔·匹布金就下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他总要把他的感情进一步发展，不再耽搁。

“比马具店老板的女儿玛丽亚·洛布斯更美的步态、更畅快的心、更迷人的有着酒窝的脸、更漂亮的身材，这世界上，这由于它们而生色不少的世界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她那亮晶晶的眼睛里有一种恶作剧的闪光，就是远远赶不上那生聂尔·匹布金那么多情善感的人，也要被刺穿了心，她的欢笑里有这么一种轻

快的声音，使得最严厉的厌世者听了也要微笑。连老洛布斯，哪怕是正在发凶恶的性子，也挡不住他的漂亮女儿的哄骗；她要是和她的表妹凯特——一个狡猾的、大胆的、迷人的小家伙——拚命向老头子要求什么的时候（老实说，她们是常常这样做的），他什么也不忍心拒绝，哪怕她们问他要一部分那藏在铁保险箱里不见阳光的数不清说不尽的宝贝，他也会给。

“有一天，是夏季的黄昏，那生聂尔·匹布金在一片他不知散了多少次步的、常常一直踱到天黑的田野里散步，而且想着玛丽亚·洛布斯的美丽，这时他在这田野里看见了这迷人的年轻的一对，就在他前面一百来码的地方，这时他的心就在胸膛里乱跳起来。他虽然常常想，只要碰到玛丽亚·洛布斯，他就要活泼地走到她面前向她吐露出他的爱情，可是现在，她意外地在他前面了，而他的血却统统涌到了脸上，显然使他的腿受了很大的损害，使它们丧失了平常的那一份机能，尽是打抖。当她们停下来采篱笆上的花或者听鸟叫的时候，他也就停下来，装做专心一意沉思的样子，而他也确实是在想着心思呢；因为他正在盘算，假使她们回头走的时候——她们到了时候必然要回头的呵——和他面对面地遇着了，那他到底怎么办。但是他虽然不敢接近她们，却又舍不得看不见她们；所以她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她们徘徊他也徘徊，她们停下他也停下；这样一来，要不是凯特偷偷地回头看看，鼓励地招呼那生聂尔走到前面去，他们简直会一直走到天黑了。凯特的态度里有种不能抗拒的东西，所以那生聂尔·匹布金就接受了这个邀请；他这方面红了一大阵子脸，那调皮的表妹放纵地大笑了一阵之后，那生聂尔·匹布金就在有露水的草地上跪了下来，说他决心跪在那里永远不起身，除非答应他

做玛丽亚·洛布斯的爱人。听了这话，玛丽亚·洛布斯的愉快的笑声在寂静的黄昏里鸣响起来——可并没有扰乱它；那是多么悦耳的声音哪——调皮的小表妹笑得比以前更放肆了，那生聂尔·匹布金脸更红了。最后，玛丽亚·洛布斯被这爱疯了的小人儿逼得没有办法了，就扭过头去，低声叫她的表妹说，或者竟是凯特自作主张说的，说她听了匹布金先生的话觉得很荣幸；她的婚事和心呢，是由她父亲做主的；但是谁也不会不知道匹布金先生的价值。因为这些话都是非常庄严地说出来的，又因为那生聂尔·匹布金陪玛丽亚·洛布斯走回家的时候又硬吻了她一下才分手，所以他上床睡觉的时候自以为是幸福的男子，整夜做着打老洛布斯、打开铁箱子、娶上玛丽亚的好梦。

“第二天，那生聂尔·匹布金看见老洛布斯骑了他的灰色小马出去了，那调皮的小表妹在窗口打了许多暗号，什么意思他是一点儿也不懂；之后，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学徒过来了，他说主人今天整夜都不回来，小姐们请匹布金先生在准六点钟的时候去吃茶点。这天的功课是怎么教过去的，无论那生聂尔·匹布金或者小学生们，都跟我们一样地不清楚；但是功课总算是教完了，孩子们也走了，于是那生聂尔·匹布金就打扮起来，一直打扮到正六点才满了意；用这么长的时间倒不是因为挑选穿的衣服，因为他并没有衣服可以选择；只是要把衣服穿得最得体，再加事先要把它们加以修补，这却不是一件不大困难或者不大重要的事情呵。

“那里有一伙很对劲的人，包括玛丽亚·洛布斯和她的表妹凯特，还有三四个顽皮的、兴高采烈的、玫瑰色腮帮子的女孩子。那生聂尔·匹布金亲眼目睹地证明了关于老洛布斯的财宝的谣

言并没有言过其实。桌子上放了真正纯银的茶壶、奶油罐和糖盘子，还有搅拌茶的真银调羹，喝茶的真磁杯子，还有装糕饼和烤面包片的碟子，也是真磁的。在这整个房间里唯一刺眼的东西，就是玛丽亚·洛布斯的另外一个亲戚，凯特的哥哥，玛丽亚叫他‘亨利’，这人像是要独占玛丽亚似的，把她护在桌子的一个角落里。看见亲戚们之间的亲睦劲儿，原是很快乐的事情，可是那未免有点儿过份，叫那生聂尔·匹布金不得不这样想：假使玛丽亚·洛布斯对所有别的亲戚都像对这个表哥这样的关切，那她一定是一个特别欢喜亲戚的人了。而且，用过茶点之后，调皮的小表妹提议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不知怎么差不多总是那生聂尔·匹布金做瞎子，而每次他抓到那个表哥，就一定发现玛丽亚·洛布斯是离他不远。虽然那调皮的表妹和别的女孩子们来掐他，扯他的头发，把椅子挡住他的路，等等，可是玛丽亚·洛布斯从来没有挨近过他；有一次——一次——那生聂尔·匹布金确实听到接吻声，接着是玛丽亚·洛布斯的轻声的抗议和她的女朋友们的没有完全遏制住的笑声。这一切都是古怪的——很古怪——假使那生聂尔·匹布金的心思没有突然转移到新的轨道上去的话，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干出什么来。

“把他的思想引到新的思路去的事情，是大门口发出的响亮的敲门声，而在大门口大声敲门的不是别人，正是老洛布斯，他出人意外地回来了，并且正在狠命地捶着，像做棺材的人似的：因为他急着要吃晚饭。那个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学徒刚一报警之后，女孩子们就连忙轻轻上楼躲在玛丽亚·洛布斯的卧室里，表哥和那生聂尔·匹布金就被塞进了起居间的两只壁橱里，因为没有更好的藏身之处；玛丽亚和那调皮的表妹把他们藏好、把房

间收拾好之后，就开门把一直敲得没有歇手的老洛布斯放了进来。

“倒霉的是，饿坏了的老洛布斯脾气坏得吓死人。那生聂尔听见他咆哮得像一只喉咙痛的老獒犬；每逢那瘦腿子的不幸的学徒走进来，老洛布斯就一定要极其凶恶地并且像异教徒似的骂他，虽然他的目的也不过是发泄掉一些过剩的咒骂，好叫胸口舒服一点。终于，热出来的晚饭开在桌上了，老洛布斯正正经经大吃起来；不久吃完了，吻一吻女儿，叫拿他的烟斗来。

“自然是把那生聂尔·匹布金的两个膝头放得紧靠在一起的，但是他听见老洛布斯说要烟斗的时候，它们就互相敲打起来，像是各自想把对方弄成粉末；因为，就在他在里面站着的那个壁橱里，在两只钩子上挂着一根棕色杆子银斗子的烟袋，那是他亲眼看见这五年以来每天的午后和夜晚都一定衔在老洛布斯的嘴里的。两个女孩子跑下楼去找烟斗，跑上楼去找烟斗，各处都找遍了，除了她们知道烟斗所在的那个地方；同时老洛布斯就大发雷霆，火爆得不可思议。最后，他想到壁橱，就走了过去。像老洛布斯那么强壮的一个人在外拉，像那生聂尔·匹布金那样的小人儿在里面拉着有什么用？老洛布斯一把就拉开了门，发觉那生聂尔·匹布金笔直地站在里面害怕得从头到脚发抖。上帝保佑！老洛布斯揪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出来、伸直了胳膊抓住他的时候，那对恶狠狠盯着的眼光多么叫他胆寒呵。

“‘嘿，你这鬼东西在这儿干什么？’老洛布斯说，声音很可怕。

“那生聂尔·匹布金回答不出来，所以老洛布斯把他前后地揉了两三分钟，算是替他整理思想。

“‘你在这儿干什么？’洛布斯吼似的说，‘我想你是来追求我女儿的吧，啊？’

“老洛布斯说这话是作为讥笑的：因为他决想不到那生聂尔·匹布金会狂妄到这步田地。他简直愤慨万分了，当他听到那可可怜的家伙回答说——

“‘是的，我是，洛布斯先生——我是为了追求你的女儿才来的。我爱她，洛布斯先生。’

“‘嘿，你这拖鼻涕的、歪脸的、矮小的恶棍，’老洛布斯喘吁吁地说，被这可怕的自由弄得瘫软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再对我说说看！见鬼啦，我勒死你。’

“要不是一个意外出现的人拦住老洛布斯的胳膊，那他真会把这句狠话付之实行的；那个人就是那位表哥，他从他的壁橱里跨出来，走到老洛布斯面前，说——

“‘这个没有恶意的人，舅舅，是被邀请来的，而邀请他又不过出于女孩子们开玩笑，我不能允许他用非常高尚的态度来担当我应该负责而且也打算自白的罪过（假使是罪过的话）。我爱你的女儿，舅舅，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会见她。’

“老洛布斯听了这话，眼睛睁得非常之大，但是并不比那生聂尔·匹布金睁得更大呵。

“‘是吗？’洛布斯说，他终于能够开口了。

“‘是的。’

“‘我早已禁止你踏进我的门了。’

“‘是的，要不然我也不会今天夜里偷偷地到这里来了。’

“说起来也难过，要不是老洛布斯的那位亮眼睛在眼泪里游泳似的漂亮女儿紧抱住他的手臂的话，他简直要揍那表哥了。

“‘不要挡住他，玛丽亚，’那青年人说：‘他要打就让他打。我决不伤他白头上的一根头发。’”

“老头子听见这句谴责的话垂下了眼睛，就碰到了他女儿的眼睛。我先前已经说过一两次，那双眼睛是非常亮的，现在虽然含满了泪，它们的力量却没有减少一点儿。老洛布斯扭过头去，像是避免被这双眼睛所打动，这时候，真是命中注定，他又碰上了那调皮的小表妹的脸，她一半是因为担心她的哥哥，一半是因为笑那生聂尔·匹布金，脸上就显出一副迷人的表情，还带点儿机诈，这是无论年轻年老的人都中意的。她把手臂抚慰地勾住老头子的手臂，贴着他的耳朵低低说了些什么；不管老洛布斯怎么样，他还是不由得微笑了一下，同时有一颗眼泪偷偷地滚下了脸颊。

“五分钟之后，卧室里的女孩子们吃吃地笑着，羞答答地被请了下来；年轻的人们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老洛布斯也摘下了烟斗抽起来；这一袋烟可不比寻常，因为它是他所抽的烟之中最舒服和愉快的一袋。

“那生聂尔·匹布金觉得还是保守自己的秘密好，这么一来，就渐渐博得了老洛布斯很大的欢心，他后来就教会了他抽烟；以后的好多年，他们常常在天气好的晚上坐在园子里大规模地抽烟和喝酒。他不久就克服了他的爱情的影响，因为我们发现教区的登记册上有他的名字，作为玛丽亚·洛布斯和她表哥的婚礼的一个证婚人。从别的文件上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夜里，他曾经被关进本村的拘留所里，因为在烂醉的状态中干了许多越轨行动——全都是在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学徒的帮助和教唆之下做出来的。”

第十八章

简单的说明两点——第一，歇斯底里的威力；第二，环境的力量

亨特尔夫夫人举行早宴之后的两天中间，匹克威克派们在伊顿斯威尔焦急地等候着他们的可敬的领袖的消息。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又只好寻他们自己的消遣去了，因为文克尔先生接受了极其恳切的邀请，继继住在卜特先生府上，把他的时间都贡献在陪伴他的和善可亲的女主人上面。也并不缺少和卜特先生的偶然的交际，来使他们的幸福臻于完美的境地。这位伟大人物因为一心一意沉浸于替社会公益设想和摧毁《独立报》，所以不习惯于走下他的精神的尖塔到普通人的卑微的水平线上来。虽然如此，这次他好像是为了对匹克威克先生的任何信徒特别表示恭维起见，却软下了心肠，跨下他的高坛，在地面上走路了：大发慈悲地使他的言辞适应于群众的理解力，并且在外表上——纵使不是在精神上——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

这就是这位有名人物对文克尔先生的态度，所以，发生了如下事情的时候，后面这位绅士的脸上显出极大的惊骇，这当然是想像得到的了；那时他正独自坐在早餐室里，门忽然很快地打

开，又很快地关上了，进来了卜特先生，威风凛凛地走到他面前，把他伸出来的手推到一边，咬牙切齿，像是打算把他要说的话磨得更锋利些似的，于是用拉锯似的声音喊——

“蛇！”

“先生！”文克尔先生叫，从椅子上跳起来。

“蛇，先生！”卜特放高声音重复一遍，随后又压低声音；“我说，蛇呵，先生——你尽量干吧。”

你和一个人在上午两点钟分手的时候，关系还是极其友好的，而到了九点半，他又遇见你的时候，却管你叫蛇了，推断一定出了什么岔子，并非没有道理的。文克尔先生就是这样想。他还报了卜特先生的冷酷的凝视，而且按照这位绅士的要求尽量利用起“蛇”的那套本事来。可是“尽量”却不过是“毫无”而已；因此，经过了一两分钟紧张的沉默之后，他说：

“蛇，先生！蛇，卜特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真滑稽。”

“滑稽，先生！”卜特先生喊，手一挥，表示他很想把那只不列颠金属*茶壶掷到他的客人头上。“滑稽，先生！——不，我要冷静一点；我要冷静一点，先生！”卜特先生为了证明他的冷静，就扑通一声向椅子上一坐，气得嘴里直喷泡沫。

“我的亲爱的先生，”文克尔先生插进一句。

“亲爱的先生！”卜特回答说。“你怎敢叫我亲爱的先生呵，先生？你怎敢正视我的脸和对我说这种话呢，先生？”

* 不列颠金属：铜、锡、锑等之合金。

“好吧，先生，假使你说到这话，”文克尔先生答辩说，“那我问你，你怎么敢正视我的脸，说我是蛇呢，先生？”

“因为你是一条蛇，”卜特先生回答说。

“拿出证据来，先生，”文克尔先生急切地说。“拿出证据来。”

编辑的深沉的脸孔上闪过了一道恶毒的怒容，从口袋里掏出当天早晨的《独立报》，用手指按着一段文章，把报纸从桌子上丢给文克尔先生。

这位绅士拿起来一看，那是这样的：

“我们的微贱而卑污的同行，在本镇最近的选举中间，在他的令人厌恶的言论中，曾经说过一些斗胆冒犯私生活的神圣的话，用一种绝对误会不了的态度说到我们从前的候选人——噫，虽然他遭了惨败，我们却还要说他是我们将来的候选人——非兹金先生的私人的事情。我们的懦弱的同行是什么意思呢？假使我们也像他一样把社交的分寸不放在眼里，把那侥幸遮着他的私生活、使他免掉了众人讪笑——纵使不说众人咒骂——的帷幕揭开，那末这恶棍会怎么说法呢？假使我们把那些众所周知的、并且除了我们的那位眼光如鼠的同行之外人人都看见了的事实，加以指出、加以注释的话，那又怎样呢——假使我们把我们动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接到的、一位天才的本镇人民兼本报通讯员寄来的下面的一篇真情流露的诗加以发表的话，又怎样呢！

咏铜壶*

啊卜特！结婚钟响时，
假使你已经知道她是，
她是会变成多么虚伪的薄幸儿；
你当时就会，我发誓，
做出你现在不得不做的事，
乾脆把她交给了文××。

“你说，”卜特先生庄严地说：“‘薄幸儿’要用那几个字压韵，你这浑蛋？”

“薄幸儿压什么韵吗？”卜特太太说，她刚刚在这时进来抢先作了回答。“薄幸儿压什么韵呢？啊，我想是应该压上个文克尔呵。”说着这话，她就对那位惶恐的匹克威克派甜蜜地微微一笑，并且把手伸给他。那兴奋的青年人要不是被卜特愤慨地阻止了的话，还会糊里糊涂地接住哪。

“回去，太太——回去！”编辑说。“当着我的面和他握手啦！”

“卜先生！”他的吃惊的太太说。

“可怜的女人，你看，”丈夫叫。“你看，太太——《咏铜壶》，‘铜壶’呢，——就是我，太太。‘她是会变成多么虚伪。’——就是你，太太——你。”卜特先生对他的妻子爆发了这一阵并非没有带着某种像是寒颤的东西的狂怒之后，把《伊顿斯威尔独立报》向她脚下一掼。

“我倒没想到你会这样，先生，”吃惊的卜特太太说，弯下腰

* 铜壶 (brass pot) 与卜特 (Pott) 音近，brass 又作厚脸皮解，就是说“厚脸皮的卜特”。

拾起报纸。“我倒没想到你会这样，先生！”

卜特先生在他妻子的藐视的眼光之下畏缩起来。他曾经拚命鼓起勇气来，但是马上又松了劲儿。

“我倒没想到你会这样，先生，”这句话读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可是说的时候那种声调、那种眼色，都仿佛表示以后要有什么报应要落到卜特头上似的，这对他起了充分的作用。就是最笨的观察者也看得出他那惶恐的脸上有一种神情，像是乐意把他的威灵吞靴子让给任何同意在这时候代替他站在里面的有本事的替手。

卜特太太读了那段文章，很响地尖叫一声，笔直地躺在火炉旁边的地毯上，嘶叫着，用脚后跟在地毯上敲着；那样子毫无疑问证明了她的感情的发泄是正当的。

“亲爱的，”吓坏了的卜特说——“我并没有说我相信呀；——我——”但是这不幸的男子的声音被他的配偶的嘶叫的声音淹没了。

“卜特太太，我求你，我的亲爱的太太，镇静一些，”文克尔先生说；但是尖叫声和敲脚声比以前更大而且次数来得更多了。

“亲爱的，”卜特先生说，“我很抱歉。假使你不顾虑你自己的身体，请你顾到我吧，亲爱的。我们会搞得一群人都来围着这屋子了。”但是卜特先生越恳求得热烈，嘶叫就越来得猛烈。

然而，非常幸运的是，——卜特太太有一个随从，一位青年女子，她在名义上是雇来替卜特太太梳妆的，但是她在好多方面都有用处，尤其是对于一个特殊的部门，就是经常地教唆主妇在一切愿望和企图上都跟不幸的卜特做对。这些叫唤声传进了这位年青女子的耳朵，把她引了进来，因为跑得太快，使她的帽子和

发髻的精致的布置几乎有显著蓬乱的危险。

“啊，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夫人！”那侍卫叫，发疯似的向倒在地下的卜特太太身边一跪。“啊，我的亲爱的夫人，什么事情呀？”

“你的主人——你那畜生一样的主人，”病人喃喃地说。

卜特显然是让步了。

“丢脸啊，”侍卫责备地说。“我知道他要送你的命的，太太。可怜的宝贝呵！”

他再退让一步。对方乘机攻击过来。

“不要离开我呀——不要离开我，葛德文，”卜特太太喃喃地说，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痉挛动作抓住那位葛德文的手腕。“你是唯一对我好的人，葛德文。”

听了这深情的呼吁，葛德文演起她自己编的小小的家庭悲剧来，泪如泉涌。“不会的，太太，不会的，”葛德文说。“啊，先生，你应该谨慎点儿——的确是；你不知道你会把夫人伤害得多厉害呵；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我知道——我一向就是这样说的嘛。”

不幸的卜特畏惧地看看她们，但是没有说什么。

“葛德文，”卜特太太说，用一种柔和的声音。

“太太，”葛德文说。

“但愿你知道我曾经多么爱这个人呵——”

“不要去想它了，太太，”侍卫说。

卜特显得非常吃惊。这正是打垮他的时候。

“而现在呢，”卜特太太呜咽地说——“现在，归根结蒂，他却这样待我；当着第三者的面来责备和侮辱我，而这第三者差不

多还是陌生人。但是我可不能就忍下这口气！葛德文，”卜特太太抬起身体倚在她的侍从手臂里继续说，“我的哥哥，那个中尉，他要干涉的。我要和他分居，葛德文。”

“那是他活该嘛，太太，”葛德文说。

分居的威吓在卜特先生脑子里唤起了怎么样的思想，这他忍住没有说出来，他只是非常卑屈地说了下面一句话来满足自己

“亲爱的，你听我说好不好？”

唯一的回答是新的一阵呜咽；卜特太太是更加歇斯底里了，她要人家告诉她，她投生到这世上有什么意思，还问了许多这类的话。

“亲爱的，”卜特先生规劝地说，“不要说这些感伤的话呀。我决没有相信那文章有任何根据，我的亲爱的——不可能的。我只是生气，亲爱的——我可以说是发怒——我气的那些《独立报》的人竟敢登出这种文章；不过如此呵；”卜特先生对这场风波的无辜的祸首投了一种恳求的眼光，仿佛请他不要提到蛇的话一样。

“那末，先生，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文克尔先生问，他看见卜特失了勇气的时候自己却来了勇气。

“啊，葛德文，”卜特太太说，“打算用马鞭子去抽《独立报》的编辑——是不是，葛德文？”

“别说话，别说话，太太；你安静地歇歇吧，”侍卫答。“我相信他会有的，假使你要的话，太太。”

“当然的，”卜特说，因为他的妻子又显出要犯毛病的明显的征兆了。“我当然会的。”

“什么时候呀，葛德文——什么时候？”卜特太太说，还没有决定发作不发作。

“马上，真的，”卜特先生说；“太阳没有落之前。”

“啊，葛德文，”卜特太太继续说，“这是对付诽谤和恢复我的名誉的唯一办法。”

“当然的罗，太太，”葛德文回答。“任何男子，总不能不这样做的。”

所以，因为歇斯底里还在盘旋未去，卜特先生就又说了一遍他要这样做；但是卜特太太因为一想到她居然受到怀疑，就受不了，所以好几次几乎又发作起来，要不是勤勉的葛德文不倦地努力，被征服了的卜特再三再四地请求原谅，无疑是已经发作起来了；最后，当这个不幸的人被威吓和叱责得回到他的正常的水平上的时候，卜特太太复原了，于是他们去吃早饭。

“你不会让这下流报纸的诽谤缩短你在这里的勾留吧，文克尔先生？”卜特太太说，满面泪痕微笑着。

“我希望不会，”卜特先生一面说，一面由于怀着一种愿望而激动起来，就是希望他的客人会被他这时正举到嘴边的那块烤面包噎死：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结束他在这里的逗留了。

“我希望不会吧。”

“你真好啊，”文克尔先生说；“但是匹克威克先生来了一封信——这是特普曼先生告诉我的，我今天早上在卧室门口接到他一张便条——匹克威克先生的信里要我们今天到坟堆上去找他；我们中午要坐马车走了。”

“但是你会再来玩的呀，是吗？”卜特太太说。

“啊，当然的，”文克尔先生回答。

“一定吗？”卜特太太说，偷偷对客人温柔地瞟一眼。

“一定，”文克尔先生答。

早饭在沉默中吃了，因为各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卜特太太是懊恼失掉一个情郎；卜特先生是在想他用马鞭抽《独立报》编辑的轻率的誓言；文克尔先生是想着他无辜地落在这么尴尬的处境里。中午到了，说了许多声再见和答应了再来以后，他告辞了。

“他要是再来的话，我就毒死他。”卜特先生一边走到他在里面制作他的像霹雳一般的大作的小小办公室里去，一边心里这样想着。

“我要是再来和这些人混在一起的话，”文克尔先生向孔雀饭店走去的时候，心里这样想，“那我自己就活该吃马鞭子了——如此而已。”

他的朋友们已经准备好，马车也差不多了；所以半个钟头不到，他们就已经开始上路，沿着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最近才走过的那一条路，我们已经说过一些这条路的情况，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摘录史拿格拉斯先生的诗意而美丽的描写了。

维勒先生站在安琪儿饭店的门口接他们，把他们引到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里，在那里看见了老华德尔和特伦德尔，使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颇为吃惊，也使特普曼先生颇为狼狈。

“你好吗？”老年人说，握着特普曼先生的手。“不要犹豫，也不要感慨了；这是没有办法的，老朋友。为她呢，我愿意你娶了她；为了你，我倒高兴你没有娶她。像你这么年纪轻轻的，有一天不难找个更好的呵——呢？”说着这些安慰话，华德尔拍拍特普曼先生的背，纵声大笑。

“喂，你们好吗，我的好小伙子们？”老绅士说，同时跟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两个人握手。“我刚才已经和匹克威克说过，圣诞节一定要请你们都去。我们要举行一个婚礼了——这次是个真正的婚礼。”

“婚礼！”史拿格拉斯喊，大惊失色了。

“是呀，婚礼。但是别害怕，”开心的老年人说：“那不过是特伦德尔和伯拉呵。”

“啊，原来如此。”史拿格拉斯先生说，解除了那沉甸甸压在他胸口的痛苦的怀疑。“恭喜恭喜，先生。乔怎么样？”

“噢，他很好，”老绅士回答。“还是那样贪睡。”

“还有令堂、那个牧师和他们大家呢？”

“都很好。”

“那末，”特普曼先生说，下了一把劲——“那末——她呢，先生？”他把头掉开，并且用手掩着眼睛。

“她！”老绅士说，心里有数地摇一摇头。“你是说我的独身的亲戚吗——呃？”

特普曼先生点头表示他正是问那失望的来雪尔。

“啊，她走了，”老绅士说。“她现在住在一个亲戚家里，离我们很远。她看不得女孩子们，所以我就让她走了。但是来吧！饭开好了。你们坐了这趟车子之后一定饿。我虽然没有坐车，也饿啦；所以让我们动手吃吧。”

大家饱餐了一顿盛宴；饭后围着桌子坐好之后，匹克威克先生把他碰到的事和穷凶极恶的金格尔的那种卑鄙诡计的成就叙述了一遍，他的信徒们听了以后，惊骇和愤慨到极点。

“我在那园子里感染上的风湿病，”匹克威克先生下结论说，

“使得我到现在还是一跛一瘸的。”

“我也碰到一件奇事，”文克尔先生微笑一下说；于是，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询问之下，详述了《伊顿斯威尔独立报》的恶意的诽谤文字，和他们的朋友，那位编辑，因此而起的愤激。

叙述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一直皱着眉头。他的朋友看到了，所以在文克尔先生说完之后，大家都保持着深深的沉默。匹克威克先生把捏紧的拳头在桌上重重地一捶，这样说：

“这可不是奇怪的事情吗，”匹克威克先生说，“仿佛我们是注定了不论走进哪一个家里，总不会不给他找些麻烦？是不是，我请问，是不是说明了我的信徒们很轻浮，或者更坏，心地很阴险呢——我要这样说！——所以他们无论住到哪里，都要扰乱什么轻信的妇女的幸福和平静的心境？这是不是，我说呀——”

要不是山姆拿了一封信进来，打断了匹克威克先生的滔滔雄辩，他是一定还要再说一些时候的。他把手绢在额头上抹抹、摘下眼镜、擦一擦、又戴上；用恢复了平常那种温和的声调的声音说——

“你有什么事呀，山姆？”

“刚才到邮局去了一趟，发现了这封信，已经放在那里两天了，”维勒先生回答，“它是用‘封缄纸’封的，笔迹是圆形字体。”

“我不认得这个笔迹，”匹克威克先生说，打开信。“噫呀，上帝保佑！这是什么；一定是开玩笑；这——这——这不会是真的。”

“什么事情？”是一致的询问。

“不是什么人死了吧？”华德尔说，看见匹克威克先生脸上的恐怖神情吓了一跳。

匹克威克先生不答，只是把信推到桌子对面，叫特普曼先生大声念出来，自己向椅子背上一倒，脸上带着叫人看了心慌的茫然的惊恐神色。

特普曼先生声音发抖地念了信，内容如下：

孔黑尔，弗利曼胡同。

一八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巴德尔控告匹克威克案。

先生，

因为受了玛莎·巴德尔夫人的嘱托，对你提出了毁弃婚约的控诉，原告要求赔偿损失金一千五百镑；本案兹已由“民事诉讼法庭”受理发出训令，谨以奉闻。并请复函告知贵方在伦敦的代理人姓名，以便办理正式手续。

我们是，先生，

你的忠顺的仆人，

道孙和福格。

此致

匹克威克先生尊鉴。

每个人都对自己左右的人看看，大家都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怀着无言的惊骇；这惊骇的表情里仿佛有那么一种非常动人的东西，使得大家都怕说话。最后特普曼先生打破了沉默。

“道孙和福格，”他机械地复述。

“巴德尔和匹克威克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说，仔细思量着。

“轻信的妇女的幸福和平静的心境，”文克尔先生茫然地喃喃说。

“这是一个阴谋，”匹克威克先生说，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

力；“是那两个贪婪的律师，道孙和福格，他们弄出来的卑鄙的阴谋。巴德尔太太决不会这样做的；——她下不了这种狠心；——她没有这样做的理由。真笑话——真笑话。”

“关于她的心呢，”华德尔说，微笑一下，“当然你是最好的裁判者。但是，并不是我要使你丧气，关于她的理由呢，我说呀，道孙和福格却比我们谁都明白得多。”

“这是下流的敲竹杠的企图，”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希望是如此，”华德尔说，短短地干咳一声。

“谁听见我对她说过什么——除了一个房客对女房东应该说的话之外？”匹克威克先生非常冒火的继续说。“谁看见我和她在一块儿过？就是我这些朋友们也没有呀！——”

“除了那一次，”特普曼先生说。

匹克威克先生的脸变了色。

“啊，”华德尔说。“唔，这是重要的。那次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吧，我想？”

特普曼先生畏缩地对他的领袖瞥了一眼。“嘿，”他说，“可疑的地方并没有；可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她确实是倚在他的怀里的。”

“噯呀，我的天！”匹克威克先生失声地喊，因为那场情景的回忆强有力地袭上他的心头了；“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说明环境的力量的实例！不错，她是倚在我的怀里——是这样的。”

“而我们的朋友是在安慰她的悲伤哪，”文克尔先生说，带着点儿恶意。

“是这样的，”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不否认。是这样的。”

“哈罗！”华德尔先生说；“既然那是并没有可疑之处的事情，

这就显得有点古怪了——是吗，匹克威克？啊，你这馋嘴猫儿——馋嘴猫儿！”他笑得碗橱里的杯子也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看上去是多么可怕的巧合！”匹克威克先生喊，把下巴托在手上。“文克尔——特普曼——我请你们原谅我刚才说的话。我们都是环境的牺牲，而我是最大的。”匹克威克这样道了歉之后，把头埋在手心里深思起来；而华德尔就对在场的其余人挤眉弄眼，点头雾眼地看了一圈。

“但是我要加以解释，”匹克威克先生说，抬起头来，并且捶着桌子。“我要去找这个道孙和福格！我明天就到伦敦去。”

“明天不行，”华德尔说；“你跛得太厉害了。”

“那么就后天。”

“后天是九月一号，你已经说过无论如何一定要和我们坐车到乔弗雷·曼宁爵士的园地去，并且一定和我们一道吃饭，纵使你不上场”

“那末也罢，就大后天吧，”匹克威克先生说；“星期四吧。——山姆！”

“先生，”维勒先生答应。

“订两个到伦敦的外座。星期四上午的，是给你和我订的。”

“就是啦，先生。”

维勒先生出了房间，慢腾腾地走去干他的差使，两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盯在地上。

“真是古怪的家伙，我这位皇帝，”维勒先生慢腾腾走上大街的时候说。“吊那个巴德尔太太的膀子——而且她还有个小把戏！这些老家伙老是搞这些花头，尽管看上去倒是规规矩矩的。

不过我不相信他会干这种事——我不相信他会干的！”塞缪尔·维勒先生一面这样感慨着，一面上票房去了。

第 十 九 章

快活的日子，得了不快活的收场

鸟儿们因为自己心境的和平与个人的安乐，快活得很，一点不知道九月一日那天早晨为了要惊吓它们而作的种种准备，无疑是把这个早晨作为这一季里最愉快的早晨之一来欢迎的。许多小鹁鸪在地上的残梗之间得意地昂头阔步走着，带着青年人那一种过分讲究的花花公子气；许多老的呢，显出一种有智慧有经验的鸟儿的神气，用圆圆的小眼睛察看着小鸟的轻浮；它们全都不知道即将临头的恶运，兴高采烈地在清鲜的早晨空气里面晒太阳，而一两点钟之后却被打死在地上了。可是我们感伤起来了：还是让我们说下去吧。

那末，老老实实、朴朴素素地说呢，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如此晴朗，使你几乎不能相信英格兰的夏季的那几个月份已经刚刚过去。篱笆、田野、树木、山和原野，呈现出它们的永远变换着的浓绿的色调；几乎没有一片落叶，几乎没有些微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色泽之间，告诉你秋天已经来临。天上明净无云；太阳照得明亮而温暖；鸟的歌声和万千只昆虫的营营声，充满在空中；茅屋旁边的园子里挤满了一切颜色又丰富又美丽的

花，在浓露之中闪耀着，像是铺满了灿烂的珠宝的花床。一切都带着夏季的特性，它的美丽的色彩还一点儿没有褪色。

就是在这样的早晨，一辆敞篷马车装了三位匹克威克派（史拿格拉斯先生自愿留在家了）、华德尔先生、特伦德尔先生，还有山姆·维勒靠着车夫坐在驭者台上，开到靠马路的一所围场的大门旁边，那门口站着一个高而瘦削的猎场看守人，和一个穿了半统靴和打着皮绑腿的孩子：带着一对猎狗，每人还揶了一只极大的口袋。

“喂，”那人放下踏板的时候，文克尔先生对华德尔耳语说，“他们想不到我们打到的野味足以装满这些口袋吧，是不是？”

“装满吗！”老华德尔喊。“嘿，是嘛！你装一只，我装一只；都装满之后，我们的猎衣的口袋还可以装上不少哪。”

文克尔先生对这话没有作什么回答，下了车；但是他心里在想，假使大家在这田野里等他装满了一只口袋，他们是有很大的可能要受凉了。

“嘿，朱诺，小姑娘——嘿，婆娘；卧下，达夫，卧下，”华德尔抚弄着两条狗说。“乔弗雷爵士当然还是在苏格兰罗，马丁？”

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回答说是，他有点疑讶地对文克尔看看，又对特普曼先生看看：前者那样的拿着枪，像是希望他的上衣口袋免掉他勾一勾枪机的麻烦一样；后者呢，拿枪的样子像是害怕它——而他确实是怕它，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的朋友们对于这一套还不怎么在行哪，马丁，”华德尔说，他注意到那种眼光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老话说得不错。他们有一天会成一个好枪手的。可是还要请我的朋友文克尔先生

原谅我这话；他是有过些经验的。”

文克尔先生在他的蓝色领巾上面怯弱地微笑一下作为接受这个称赞，在他的羞怯的不知所措之中使自己和枪莫名其妙地缠在一道了，假使枪已经装了弹药，他一定是不可避免地当场打死了自己。

“枪里装了弹药的时候，你可不能这个样子拿法呵，先生，”高个儿的猎囿看守人粗声粗气地说，“不然的话，你不使我们哪一个成了冷盘才见鬼啦。”

文克尔先生被这么一警告，突兀地变动了一下枪的地位，这么一来，偏巧又叫枪杆子和维勒先生的头相当猛烈地碰了一下。

“哈罗！”山姆说，拾起被敲落了的帽子，揉揉额角。“哈罗，先生！假使你这么干法，你只要一枪就可以装满那只口袋，还有剩哪。”

打着皮绑腿的孩子听了这话放声大笑，之后又装做不是他而是别人的样子，文克尔先生对他很威严地皱皱眉头。

“你教这孩子往什么地方给我们送饭去呢，马丁？”华德尔问。

“十二点钟的时候，在一树岗的坡上，先生。”

“那不是乔弗雷爵士的地吧？”

“不是，先生；不过紧挨着它。那是鲍尔德威大尉的地；但是那里没有人会妨碍我们，那里有一块很好的草地。”

“很好，”老华德尔说。“那末我们越早去越好。那么，你十二点钟的时候加入我们那一伙吧，匹克威克？”

匹克威克先生非常想去看打猎，尤其是因为他对于文克尔先生的生命和四肢有点儿担心。而且，在这样诱人的早晨，朋友

们去作乐，自己却回去，这也是非常难受的。所以，他带着非常悲伤的神情回答说：

“唉，我看只好这样了。”

“这位绅士不会打吗，先生？”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问。

“不，”华德尔回答；“而且他腿是瘸的。”

“我倒非常想去，”匹克威克先生说，“非常想去。”

怜恤的停顿。

“在篱笆那边有一辆手推车，”孩子说。“假使这位绅士的当差的推着他在小路上走，他就可以靠近我们了，过篱笆什么的我们就抬一抬。”

“再好没有了，”维勒先生说，他因为热切地渴望着看他们打猎，所以很有兴趣。“再好没有了。说得对，小家伙；我马上去把它推出来。”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困难。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坚决反对使一位坐了手车的绅士参加打猎的团体，因为这是大大地违反一切成规和先例的。

这是一个大阻碍，却不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阻碍。猎场看守人受了好话的劝诱，受了钱的贿赂，并且把最初提出用这工具的那个有创造性的孩子的头上“打了一拳”出了气，于是匹克威克先生被放进了车子，大家出发了。华德尔和高个儿猎场看守人领头，匹克威克先生由山姆推着压队。

“停下来，山姆，”他们在第一片野地里走了一半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说。

“什么事情呀？”华德尔说。

“我决不能让这车子再推一步了，”匹克威克先生坚决地说，

“除非文克尔换个样子拿枪。”

“要我怎么拿呢？”可怜的文克尔说。

“枪口向着地拿着，”匹克威克先生答。

“这不像个打猎的人呵，”文克尔申辩说。

“我不管那像不像打猎的人，”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不能为了体面的缘故在小车里吃一枪，叫什么人开心。”

“我知道这位绅士总得要叫什么人吃一枪的，”高个儿咆哮着说。

“好的，好的——我倒无所谓，”可怜的文克尔先生说，把枪托转过来向上拿着——“瞧。”

“这就太太平平了，”维勒先生说；于是他们继续前进了。

“停！”他们才走了几码远，匹克威克先生又说。

“又是什么？”华德尔说。

“特普曼的枪不安全：我知道那是不安全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噯？什么！不安全？”特普曼先生说，是非常吃惊的声调。

“你拿得不安全呵，”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很抱歉我又提出抗议，但是我不能同意再走下去，除非你也像文克尔那样拿着枪。”

“我看你还是那样好些，先生，”高个儿猎场看守人说，“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打了自己，也可能打了别的什么。”

特普曼先生极其勤快地连忙照着做了，大家重新前进；两位游猎家倒提着枪走着，就像出大殡的两个雇佣执紼人。

两条狗突然呆呆地站住了，大家偷偷地前进一步，也停了下来。

“这些狗的腿怎么的啦？”文克尔先生低声说。“它们站着的样子多古怪呀。”

“别响，你能不说话吗？”华德尔轻轻地回答。“你看不出来吗，它们是在‘指点’？”

“指点！”文克尔说，瞪着眼睛四面看，仿佛希望在那一片景色中间发现这些聪明的畜生促使他们特别注意的什么特别的美景。“指点！它们指点什么？”

“留神看着呵，”华德尔说，那时正在兴奋的心情中没有注意那问题。“行啦。”

一声尖锐的呼呼声，文克尔先生倒退了一步像是他打中了自己。砰、砰两枪；硝烟迅速地在地上掠过去，卷上了天。

“鸟在哪里？”文克尔先生说，兴奋到极点了，四面八方地看着。“在哪里呀？告诉我什么时候开枪。在哪里——在哪里？”

“在哪里呀！”华德尔说，拾起猎狗衔来放在他脚下的两只鸟。“在哪里！噯，在这里呵。”

“不是；不是；我是说另外的那些，”狼狈的文克尔说。

“这时候是去得老远了，”华德尔回答，冷冷地把他的枪重新装上弹药。

“不到五分钟，我们可能又要碰到一群了。”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说。“要是这位绅士现在就开始放枪，也许鸟儿们飞起来的时候他正好把子弹放出枪筒。”

“哈！哈！哈！”维勒先生大笑。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他很同情他的信徒的惶恐和窘困。

“先生。”

“不要笑。”

“当然不呵，先生。”因此，为了保证不笑，维勒先生就在小车后面硬扭曲着脸孔忍住笑，那打绑腿的孩子看见他那副神情觉得非常有趣，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但是立刻就挨了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一拳，他呢，因为正需要一个借口，好转过身去掩藏自己的欢笑。

“了不得，老朋友！”华德尔对特普曼先生说；“不管怎么，这一次你总是放了枪。”

“是呀，”特普曼先生答；自己也觉得很得意。“我放了。”

“干得好。下次你会打着什么的，只要你留神。很容易嘛，是吗？”

“是呀，很容易，”特普曼先生说。“可是搞得肩膀很疼呢。我几乎被它撞翻了身。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种小小的火器的反冲力居然有这么大。”

“啊，”老绅士说，微笑着；“到时候你就习惯了。喂——你们小车子没有什么事了吗——都妥当了么？”

“妥当了，先生，”维勒先生回答。

“那末跟上来吧。”

“抓紧一点，先生，”山姆说，抬起车子来。

“呃，呃，”匹克威克先生答；于是他们继续前进，要多敏捷有多敏捷。

小车被抬过篱笆旁边的梯磴，进入另外一块田野，匹克威克又被放了进去，这时，华德尔大声地说，“小车停下来吧。”

“是啦，先生，”维勒先生回答，停了下来。

“那末，文克尔，”老绅士说，“你轻轻地跟我来，这次不要

太迟了。”

“你放心吧，”文克尔说。“它们在指点吗？”

“没有，没有；还没有。现在安静点儿，安静点儿，”他们偷偷掩掩地走着，而且本来可以静悄悄地前进的，但是正在紧要关头，要不是文克尔先生不知跟他的枪发生了什么微妙的纠缠，偶然走了火，子弹从那孩子的头顶上射过去的话，假使高个儿在那里的话，就正好打在他的脑袋上了。

“嘿，你这到底是干什么？”老华德尔说，眼看着鸟儿们平平安安飞掉了。

“我一生一世也没有见过这种枪，”可怜的文克尔回答，他看看枪机，仿佛这样就会有什么效果一样。“那是它自己放出去的。它自己要这样呵。”

“自己要这样！”华德尔学他的说法，态度里带点儿火气。“我看它自己要杀人了。”

“不久它就要这样的，先生，”高个儿用低沉的预言的声调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先生？”文克尔先生问，愤愤地。

“没有关系，先生，没有关系，”高个儿猎场看守人回答：“我是没有家庭的，先生；这个孩子的母亲可以从乔弗雷爵士那里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款子——假使他在他的地上被打死的话。再装上弹药吧，先生，再装上吧。”

“拿掉他的枪，”匹克威克先生在小车里喊，他听见高个儿的不祥的暗示吓坏了。“拿掉他的枪，听见没有，你们？”

但是没有人自告奋勇来服从这个命令；文克尔先生对匹克威克先生投了反叛的一瞥之后，又装了弹药，和其他人一道前进

了。

我们应该说明，据匹克威克先生说，特普曼先生走的样子比文克尔先生所取的姿态表现得谨慎和周到得多。虽然如此，这绝不妨害后一位绅士在行猎的一切问题上是一个伟大的权威；因为，正如匹克威克先生优美动人地说过的，不知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最好的和最能干的哲学家，他们在理论方面是十全十美的科学之光，但是要自己实际去做的话，却完全不能够。

特普曼先生的办法正如我们的许多极其卓越的发现一样，极其简单。他具有一个天才的人的敏慧和洞察力，立刻看出应该学会的主要两点是这样的——第一，放枪的时候不要伤了自己，第二，也不要伤了旁边的人；显然的，把放枪的困难总括起来说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紧闭着眼睛朝天上放。

有一次，特普曼先生完成了这种伟大事业之后，睁开眼来一看，只见一只肥大的鹧鸪正受了伤落下来。他正要去庆贺华德尔先生的每发必中的成功，那时那位绅士向他走过来热烈地握住他的手。

“特普曼，”老绅士说，“你瞄准了这只鸟的吗？”

“没有！”特普曼先生说——“没有。”

“你瞄准了的，”华德尔说。“我看见你瞄的——我看见你选了这一只——你举起枪来瞄准的时候我注意你来着；我可以这样说，世上最好的枪法也不能出这一枪再漂亮了。你对于这玩意儿比我想像的要老练得多，特普曼；你以前出过场的。”

特普曼先生徒然带着一种自制的微笑来否认说他从来没有那样。人家把这微笑错认成了相反的证据；从此从后他的名声就建立了起来。像这种轻易获得的名声，并不是单单这一种，而且

这种幸运的事情也并不限于打鹧鸪呵。

同时呢，文克尔先生尽管开枪，又是火又是烟，却没有产生任何值得记一记的具体的结果；有些时候，他把子弹耗费在半空里，有些时候又使它们紧靠着地面掠过，以致使两只狗的生命几乎濒于险境。作为任意射击来看，那是极尽变化和奇特之能事的；作为有准确目标的射击来看，那末，整个说来，也许是一个失败。这是一个既定的公理，“每颗子弹都有它的归宿。”假使把这话照样用到打猎上来，文克尔先生的子弹却是不幸的弃儿，被剥夺了天然的权利，被马马虎虎地丢在世界上，没有归宿。

“喂，”华德尔走到小车旁边说，揩着他那愉快的红脸上的滚滚的汗珠；“冒烟的天气呵，是吗？”

“真是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太阳热得可怕，连我都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更要觉得怎样了。”

“嘿，”老绅士说，“真热。但是，已经过了十二点啦。你看见那边的绿岗子吗？”

“当然。”

“那就是我们去吃饭的地方；而且拿得稳的，准得像钟一样，那孩子一定已经拿了食物筐子在那里了。”

“真在那儿了，”匹克威克先生说，脸上发了亮。“这孩子很好。我要给他一先令，马上就给。那末，山姆，推过去吧。”

“抓住，先生，”维勒先生说，一听有希望吃到东西来了劲。“让开点儿，小皮子。正象那坐车子到泰本去的绅士对车夫说的，假使你看重我的宝贵的性命就不要摔死我。”维勒先生加快步子跑起来，把他的主人敏捷地推到绿岗子那儿，巧妙地把他从车里倒出来，恰恰倒在食物筐子的旁边，然后极其神速地打开筐子。

“小牛肉馅饼，”维勒先生一面把食物摆在草地上，一面自言自语说。“小牛肉馅饼是非常好的东西，假使你认得做馅饼的女人，并且确实知道这馅饼不是小猫做的；不过说到临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它们这样象牛肉，连卖馅饼的师傅自己也不知道分别在哪里呵。”

“他们不知道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知道，先生，”维勒先生回答，触一触帽沿行个礼。“我曾经跟一个卖馅饼的师傅在一块儿住过，先生，他是个很讨人欢喜的人——而且真是聪明的家伙——他能够用任何东西做饼子。‘你养了多少猫呀，布鲁克先生，’我同他搞熟了的时候说。‘喂，’他说，‘是嘛——很多，’他说。‘你一定是很喜欢猫，’我说。‘欢喜猫的是别人，’他说，对我挤眉弄眼；‘不过它们要到冬天才上市呢，’他说。‘上市！’我说。‘喂，’他说，‘现在水果上市，猫是过了时。’‘嘿，你这话怎么讲？’我说。‘怎么讲？’他说。‘就是说我决不会参加肉铺的联合组织来抬高肉价呵，’他说。‘维勒先生，’他说，紧紧握住我的手，凑着我的耳朵捣鬼话——‘你不要再提这事了呀——但是那全在乎作料。饼子都是这些高贵的畜生做的哪，’他指着一只非常可爱的斑纹小猫说，‘我把它用作料烧做牛排、小牛肉，或者腰子，根据需要。不但如此哪，’他说，‘我能够把小牛肉做成牛排，或者把牛排做成腰子，或者把这些随便哪一种做成羊肉，只要市面上变化和口味改变了，说一声要什么我马上就办到！’”

“这人一定是个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微微地发了一阵抖。

“正是嘛，先生，”山姆回答说，继续干他腾空食物筐子的工

作，“饼子做得呱呱叫哪。舌头；这是个很好的东西，只要不是女人的。面包——火腿膝关节，真漂亮——冷牛肉片，非常之好。那些石头瓮子里是什么，你这靠不住的小东西？”

“这一只里是啤酒，”孩子回答说，从肩膀上卸下两只用皮带结在一起的大石头瓮子——“那一只只是凉的五味酒。”

“总而言之吃这顿饭是个好主意，”维勒先生说，很得意地察看自己布置的食物。“那末，绅士们，就像英格兰人装上刺刀之后对法兰西人说的，‘动手吧。’”

要大家不辜负这顿丰盛的饭菜，是不必请第二次的；而且也用不着催促，维勒先生、高个儿的猎场看守人和两个孩子，就在稍为离开了一点儿的草地上把他们的一份大吃起来，一棵老橡树供给了大家一个愉快的荫庇处所；一大片耕地和草场的富饶的远景，点缀着茂密的篱笆和许多树木，伸展在他们脚下。

“愉快——十分愉快！”匹克威克先生说，他那富于表情的脸上的皮肤，因为太阳晒的，很快就脱了一层皮。

“正是呀，正是呀，老朋友，”华德尔回答。“喂，来一杯五味酒吧。”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而他喝了之后脸上的满意神情证明了这句回答的诚心诚意。

“好，”匹克威克先生说，咂着嘴唇。“非常之好。我要再喝一杯。凉的；非常凉。来吧，绅士们，”匹克威克先生仍然抓住瓮头不放，继续说，“干一杯。为我们丁格来谷的朋友们干一杯。”

在大声欢呼中大家举杯喝了。

“我告诉你们我要怎么样来调整我射击的准头，”文克尔先生说，他在用小刀吃面包和火腿。“我要把一只死鹧鸪放在木桩

上，用它来实习，开头离得近，慢慢儿地再增加距离。我知道这是顶好的练习。”

“我知道有一位绅士，先生，”维勒先生说，“也是这样做的，开头是离两码远；但是他再也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他第一枪就把鸟给吹跑了，以后谁也没有看到他身上有一根羽毛。”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先生，”维勒先生回答。

“请你把你的故事留着，等要你说的时候再说吧。”

“当然罗，先生。”

维勒先生霎了一下他那没有被举到嘴上的啤酒杯子遮住的眼睛，那样子是如此地微妙，使得两个孩子自然而然地捧腹大笑起来，连高个儿也屈尊微笑了。

“唔，这的确是顶好的凉五味酒，”匹克威克先生说，急巴巴地看着石瓮；“而且天气热到极点，嗯——特普曼，我的亲爱的朋友，干一杯五味酒吗？”

“很乐于奉陪，”特普曼先生答；喝了这杯之后，匹克威克又喝一杯，为的是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橘皮，因为橘皮总是不对他的口味的；发现里面并没有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又喝了一杯祝他们的不在场的朋友健康，然后又感觉到自己义不容辞要提议再来一杯祝贺那不知名的调五味酒的人。

这样继续不断地举杯，使匹克威克先生受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脸上闪耀着极其欢畅的表情，笑声不离嘴，快活的笑意在眼睛里闪烁。他逐渐屈服于这兴奋性的饮料的力量之下，再加上天热，就尤其失了自主，拚命想记起一支他婴孩时代听见过的歌而终归失败，想再喝几杯来刺激记忆，结果却刚刚得到相反的效

果；因为忘掉了歌词，他竟连任何字眼都说不出来了；最后，他站起来打算向他的同伴们发表一篇流利的演说，却跌进了小车，当时就睡着了。

筐子重新装好了，并且发现要把匹克威克先生从麻痹状态中唤醒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大家讨论了一下，还是叫维勒先生把他的主人推回去呢，还是把他留在这里，等他们大家要回去的时候再来找他。终于决定了后一办法，因为他们这次出征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钟头，又因为维勒先生非常坚决地要求参加，因此就决定把匹克威克先生留在小车里睡觉，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再来喊他。所以他们走了，让匹克威克先生在树荫下面极其舒服地打着鼾。

匹克威克先生会在树荫里一直打鼾打到他的朋友回来，因此要是他们不回来的话，就一直打到黄昏的暗影笼罩着地面，这几乎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总以为他是平平安安地留在那里了。但是他却没有平平安安留在那里。是这样的事情妨碍了他。

鲍尔德威大尉是一个矮小的凶狠的人，欢喜打一条硬的黑领结，穿一件蓝色紧身长外套，他屈尊在他的地产上散步的时候，总是带着一根头上包着黄铜的粗大的藤杖，还带着一个园丁和一个副园丁，都是一张驯顺的脸孔，鲍尔德威大尉对他们（园丁们，不是手杖）发起命令来，威严和凶狠应有尽有：因为鲍尔德威大尉的妻子有一个姊妹嫁了一位侯爵，大尉的房子是一幢别墅，他的领地是“园囿”，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崇高、威严和伟大。

匹克威克先生还没有睡了半个钟头，小小的鲍尔德威大尉就跨着大步子，尽他的身材和身份所能办到的迅速地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两个园丁；鲍尔德威大尉走近橡树的时候站住了脚，深

深吸了一口气，看看风景，仿佛他觉得风景应该大大地感谢他来注意到它似的；随后用手杖使劲在地上一敲，喊他的园丁头目。

“亨特，”鲍尔德威大尉说。

“是，先生，”园丁说。

“明天早上把这地方辗一辗——听到没有，亨特？”

“是，先生。”

“当心替我把这地方弄得像个样儿——听到没有，亨特？”

“是，先生。”

“还有提醒我弄一块牌子，禁止越界的人、弹簧枪以及其他等等，总之不准一般平民进来。你听到没有，亨特；听到没有？”

“我不会忘记的，先生。”

“请你原谅，先生，”另外一个仆人说，走过来敬一个礼。

“唔，威金斯，你有什么事？”鲍尔德威大尉说。

“请你原谅，先生——但是我想今天这里已经有越界的人啦。”

“嘿！”大尉说，怒目四顾。

“是的，先生——我想，他们在这里吃过饭了，先生。”

“啊，这些该死的东西无法无天啦，他们真是吃过饭的，”鲍尔德威大尉说，因为他看到那些撒在草地上的面包屑和食物残余了。“他们确实是在这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我倒希望这些流氓还在这里！”大尉说，握紧了那粗大的手杖。

“我希望这些流氓还在这里！”大尉暴怒地说。

“请你原谅，先生，”威金斯说，“不过——”

“不过什么？呢？”大尉吼似的叫；他的眼光随着威金斯的畏缩的眼光看过去，他看到了那部小车和匹克威克先生。

“你是什么人，你这流氓？”大尉一面说，一面用那粗棍子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身体上戳了几下。“你叫什么名字？”

“凉五味酒，”匹克威克先生喃喃地说，说着就又睡着了。

“什么？”鲍尔德威大尉问。

没有回答。

“他说他叫什么名字？”大尉问。

“无畏吧，我想，先生，”威金斯回答。

“这是他胡说——这是他的该死的胡说，”鲍尔德威大尉说。“他现在不过是假装睡着罢了，”大尉大大地冒火了。“他喝醉了；他是个喝醉了的平民。把他推走，威金斯，马上把他推走。”

“我把他推到哪儿去呢，先生？”威金斯问，非常畏怯的样子。

“把他推到魔鬼那里去，”鲍尔德威大尉回答。

“就是了，先生，”威金斯说。

“且慢，”大尉说。

威金斯站住了。

“把他，”大尉说，“把他推到收容无主禽兽的公家兽栏里去；让我们看看他清醒了之后还叫不叫自己‘无畏’。吓唬不了我——他吓唬不了我。把他推去。”

匹克威克就在这专横的命令之下被推走了；伟大的鲍尔德威大尉呢，气鼓鼓地继续散他的步去了。

那小小的团体回来的时候的惊讶真是描写不尽的，他们发现匹克威克先生已经不见，并且带走了手推车。这简直是从来没听说过的神秘而不可解的事情。一个瘸子突然之间擅自站起身来走掉，已经是极其离奇了；但是竟然为了作乐推走了一部沉重的手推车，那简直是奇迹。他们共同并且分头找遍了一切偏僻处所

和角落；又叫又打唿哨、又笑又喊：一切却有同样的结果——找不到匹克威克先生；经过几个钟头的毫无结果的搜寻之后，他们得出一个不能叫人满意的结论，就是说，他们只好丢下他回家了。

同时，匹克威克先生被推走了好好地放进收容无主禽兽的公家兽栏，还在小车里睡得死死的，不仅哄动本村的所有的孩子，并且还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大家都聚集在周围，等他醒过来。假如说他被推进去的时候已经引起他们极大的喜悦，那末当他清清楚楚喊了几声“山姆！”之后，在小车里坐了起来，带着描摹不出的惊讶凝视着周围的脸孔的时候，他们的快活更增加了好几百倍。

一声共同的叫喊，这当然是他已经醒了的信号；他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什么事情？”这又引起了一阵叫喊，比第一次更响亮——假使有这种可能的话。

“看把戏呀！”居民吼似的喊。

“我在什么地方呀？”匹克威克先生叫。

“在公家兽圈里，”群众回答说。

“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干了什么啦？从哪里把我弄来的？”

“鲍尔德威——鲍尔德威大尉！”是唯一的回答。

“让我出去，”匹克威克先生叫。“我的当差的呢？我的朋友们呢？”

“你哪有什么朋友呀。啊哈！”于是来了一只萝卜，后来是一只马铃薯，后来是一只蛋：还附带其他一些表示群众开玩笑倾向的小动作。

这场面真不知要延长到多久，匹克威克先生的苦头也不知

还要吃多少，这是谁也说不出的，幸亏有一辆迅速驶过的马车突然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了老华德尔和山姆·维勒，前者用比我们写出来——虽不说是读出来——要快得多的速度从人群里挤到匹克威克先生旁边，把他抱进了马车，后者也正好结束了和本镇的差役第三回合的单身格斗。

“到法官那里去控告！”成打的人声这样叫。

“啊，去呀，”维勒先生说，跳上了驭者座。“替我问候法官——替维勒先生问候一下，告诉他我打扁了他的差役，还有，假使他要重用一个新的，我明天就再来打他。赶车吧，老家伙。”

“我要叫人控告这个鲍尔德威大尉，告他非法拘禁，我一到伦敦就办这事，”马车一开出镇市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就说。

“大概是我们越了界呵，”华德尔说。

“我不管，”匹克威克先生说，“我要起诉。”

“不，你不要，”华德尔说。

“我要，凭着——”但是华德尔的脸上有一种幽默的表情，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控制了自己，说——“为什么不呢！”

“因为，”老华德尔说，半笑半忍的，“因为他们会反过来告我们喝了太多的凉五味酒。”

不管怎样，匹克威克先生的脸上还是浮上了微笑；微笑扩大成为大笑；大笑成为哄笑；哄笑传染了大家。因此，为了保持这样的好兴致，他们就在碰到的第一家路边小酒店里歇了脚，每人叫了一杯掺水白兰地，山姆·维勒先生喝了特别浓的一大瓶。

第二十章

这里可以看出道孙和福格怎样是生意人，他们的办事员怎样是寻欢作乐的人；维勒先生怎样和他的失散多时的父亲有一场缠绵悱恻的相见；还可以看出聚在“喜鹊和树桩”的是何等高尚的精灵，下一章会是何等美妙的一章

在康希尔的弗利曼胡同的尽头，一座熏得黑郁郁的房屋的下层的前间，坐着道孙和福格律师事务所的四位办事员，那两位先生是威斯明斯特的高等民事法庭的法定辩护士兼高等法院的律师；上面说的这四位办事员每天在这里工作，就像被放在相当深的井里的人似的，不大容易看到天上的光和天上的太阳，又因为工作时间是在白天，白天看不见星光，倒是在深井里的人还可以有这种机会。

道孙和福格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是一个黑暗、发霉、有泥土味的房间，中间隔了一重高高的板壁，遮住办事员们，不让他们

被一般人看见。房里有两把旧的木椅子，一只滴答滴答响声很大的钟，一份日历，一个雨伞架，一排帽钉，还有几块搁板，上面放着几捆分了类的肮脏文件、一些贴了标签的旧松板箱子以及许多破旧的各种形式和大小的石制墨水瓶。有一扇玻璃门通到作为院子入口的过道里；就在上一章已经忠实叙述过的事情之后的星期五早晨，匹克威克先生由山姆·维勒紧紧跟随着，在这扇玻璃门的外面出现了。

“进来就是啦！”板壁后面有一个声音这样叫，作为匹克威克先生轻轻敲门的回答。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就进了房。

“请问道孙先生或者福格先生在家吗，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问，文雅地走近板壁，帽子脱了拿在手里。

“道孙先生不在家，福格先生有事，”声音回答；同时，这声音所隶属的头——耳朵上夹了一支笔——越过隔板，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

那是一颗高低不平的头，上面的土黄色的头发被小心地分在一旁，用生发油粘平，卷成半圆形的头发梢围绕着一张平板的脸孔，这脸上有一对小眼睛，下面配衬着一个非常脏的衬衫领子和一条污秽的黑色阔领巾。

“道孙先生不在家，福格先生有事，”这头所隶属的那个人说。

“道孙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问。

“说不定。”

“福格先生要多久才有空呢，先生？”

“不知道。”

这时那人开始很悠闲地修理起他的笔来，而另外一个正在

溶一种沸腾性缓泻剂的办事员就躲在他的写字台的盖子下面赞许地大笑。

“我想就等等吧，”匹克威克先生说。没有回答；因此匹克威克先生就自动坐了下来，静听着钟的响亮的滴答声和办事员们喃喃的谈话声。

“真有趣，是吗？”其中的一位——他穿了缀着铜钮子的棕色上衣、被墨水染污了的淡褐色厚呢短裤和布鲁彻式的半统靴子——在结束一段听不清的关于他昨天夜里的奇遇的时候说。

“好得要命——好得要命，”调沸腾缓泻剂的人说。

“汤姆·肯明斯是主席，”穿棕色上衣的人说；“我到萨摩斯镇的时候是四点半钟，后来我醉得找不到塞进大门钥匙的地方了，所以不得不敲醒那个老女人。嘿，假使老福知道了的话，不知要说什么呢。说不定要把我辞退了——呃？”

听了这句幽默的话，所有的办事员都哄笑起来。

“今天早上福格在这里玩了那样一个花样，”穿棕色上衣的人说，“那时候贾克正在楼上理文件，你们两个到印花局去了。福格坐在楼下这里，看着信，这时，我们送了传票去控告的那个在坎伯威尔的家伙，你们知道的，他来了——他叫什么名字呀？”

“兰赛，”曾经对匹克威克先生说过话的那个办事员说。

“啊，兰赛——一个一副尴尬相的主顾。‘唔，先生，’老福说，对他恶狠狠地盯着——你们知道他那副样子的——‘唔，先生，你是来了结事情的吗？’‘是呀，先生，’兰赛说，伸手到口袋里拿出钱来，‘欠款是两镑十，费用是三镑五，都在这里，先生；’他把那用一张脏纸包着的钱拿出来时狠命地唉声叹气。老福先看着钱，再看看他，再用他那古怪样子咳嗽一声，所

以我就懂得是要有什么花样了。‘我想你不知道已经递上呈文了吧？所以费用就要增加很多了，’福格说。‘当真的吗，先生，’兰赛说，吃惊地向后一缩；‘不过昨天夜里才到期的呀，先生。’‘怎么不是真的，’福格说，‘我的办事员才去上了呈子嘛。威克斯先生，不是杰克孙已经把布尔曼和兰赛的陈述书送去了吗？’我当然说是的，于是福格又咳了一声，看看兰赛。‘我的天！’兰赛说；‘我几乎急得发疯了才凑上了这些钱，却是一点儿也没有用。’‘一点儿也没有用，’福格冷冷地说；‘所以你最好回去再弄些钱，赶紧送到这里来。’‘我弄不到了，凭天罚誓，’兰赛说，用拳头捶着桌子。‘不要威吓我，先生，’福格说，故意发起脾气来。‘我不是威吓你呵，先生，’兰赛说。‘你的是，’福格说；‘出去，先生；离开这个办公室，先生，等你知道怎么检点行为的时候再来。’唔，兰赛还想说话，但是福格不让说，所以他把钱放进了口袋偷偷跑掉了。门刚关上，老福就转身对着我，脸上挂着甜蜜蜜的笑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那份呈子来。‘喂，威克斯，’福格说，‘叫部马车尽量快地到法院去把这递上。费用是完全靠得住的，因为他是个家里有好几口子的老实人，一星期有二十五先令的薪水，假使他委托我们辩护的话——到临了他一定要这样的——我知道他的东家们会设法替他付了的；所以从我们尽量敲他一笔也好，威克斯先生；这是基督徒的行为，因为，以他的大家庭和小收入，他这样可以得个教训，叫他不要借债，对他倒有好处，——是不是，威克斯先生，是不是？’——他一面走开一面微笑得这么温和，叫人看见真舒服哪。他真是个呱呱叫的会讲生意经的人呵，”威克斯用无限敬佩的声调说，“呱呱叫，是不是？”

其他三位一致真心诚意地同意这个意见，这小小的故事给了他们无限的最高度的满足。

“这些人可爱得很呢，先生，”维勒先生对他的主人捣鬼话，“他们说笑话是第一等，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点头同意，咳嗽一声去引动隔板后面的青年绅士们的注意，他们呢，互相谈了一阵散了散心之后，就屈尊来注意一下客人了。

“不知道福格现在有了空没有？”杰克孙说。

“我去看看，”威克斯说，逍遥逍遥地爬下板凳。

“我告诉福格先生说是姓什么的？”

“匹克威克，”这些言行录的卓越的主人翁回答说。

杰克孙先生上楼去看，立刻回来说福格先生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见匹克威克先生；说过之后又回到他的写字台旁边去了。

“他说他叫什么名字？”威克斯低声说。

“匹克威克；是巴德尔和匹克威克的案子里的被告。”杰克孙回答。

从隔板房面传出一阵突然的擦着地板走过的脚步声混合着遏制着的笑声。

“他们在偷看你呢，先生，”维勒先生低低地说。

“偷看我，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你怎么说是偷看我？”

维勒先生把大拇指从肩头上向后指指作为回答，匹克威克先生抬头一看，才知道是这样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四个办事员全都把头伸在那一重木头隔板上面，脸上带着极其津津有味表情，仔细打量着这位据说是戏弄女性的心和扰乱女性的幸福的人的身材和相貌。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上面那一排人头突然不见

了，马上接着是笔头在纸上猛烈移动的声音。

挂在办公室里的一只铃突然响了，杰克孙先生应召而去，他从福格的房间里回来的时候，说他（福格）请匹克威克先生上楼去见面。

因此匹克威克先生走上了楼，把山姆·维勒留在下面。后楼的房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很堂皇的“福格先生”几个字，杰克孙在这门上敲了一下，听到里面叫进去，就招呼匹克威克先生进了房间。

“道孙先生在房里吗？”福格先生问。

“刚进来，先生，”杰克孙回答

“请他到这儿来。”

“是了，先生。”杰克孙退场。

“请坐吧，先生，”福格说；“那里有报纸，先生；我的同事马上就来的，我们等他来了就谈谈这件事吧，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坐了，拿了报纸，但是并没有看，只是从报上窥探着，打量这位办公事的人：他是一位上了点年纪的、满脸粉刺的、像是吃素的人，穿了黑色上衣、黑白相混的颜色的裤子、很小的黑色橡皮靴；他这人像是他伏在上面写字的写字台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只有桌子那么多的思想或者感觉。

沉默了一两分钟之后，道孙先生——一位肥肥的、很魁伟的、面色严厉、声音嘹亮的人——出现了；于是谈判开始。

“这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福格说。

“啊！巴德尔和匹克威克的案子里的被告就是你呵？”道孙说。

“是我，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

“好，先生，”道孙说，“你打算怎么样呢？”

“啊！”福格说，把手向裤袋里一插，把身体向椅背上一仰，“你打算怎么样呢，匹克威克先生？”

“别响，福格，”道孙说，“让我听听匹克威克先生有什么话要说。”

“我来，绅士们，”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温和地凝视着那两个搭挡——“我到这里来，绅士们，是表示我接到你们那天的信的惊讶，并且问一问你们有什么根据来控告我。”

“根据嘛——”福格说了这么多就被道孙打断了。

“福格先生，”道孙说，“我有话要说。”

“请你原谅，道孙先生，”福格说。

“说到起诉的根据呢，先生，”道孙继续说，神情之中带着俨然的道学家气派，“你问问自己的良心和感情吧。我们呢，先生，我们只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当事人的话做事。这话呢，先生，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也许可信，也许不可信；但是，假使是真的，假使是可信的，那我毫不犹疑地说，先生，我们起诉的根据是强有力的，不能推翻的。你或许是一个不幸的人，先生，或许你是一个有计谋的人；但是假使叫我宣誓作为一个陪审员来发表意见的话，先生，我要毫不犹疑地说，我对于你的行为只有一个意见。”说到这里，道孙仿佛自己是受了侮辱的善人似的，把头一昂，对福格看看，福格把手向口袋里插得更深些，会意地点着头用表示完全一致的声调说，“毫无疑问嘛。”

“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脸上显出非常痛苦的样子，“请你相信我，就这件事说来，我是一个极其不幸的人。”

“我希望你是如此，先生，”道孙回答；“我相信你也许是，

先生。假使关于你被控告的事情你实在是无辜的，那你是比任何人都要不幸了。你说怎么样，福格先生？”

“我要说的和你所说的恰恰相同，”福格回答说，带了一种不信任的微笑。

“这作为诉讼的开始的传票，先生，”道孙继续说，“是经过正式手续发出去的。福格先生，摘要簿在哪里？”

“这里，”福格说，递过去一本用羊皮纸做簿面的方形的书。

“记录在这里，”道孙说下去。“‘米德尔塞克斯，拘票，寡妇玛莎·巴德尔控塞缪尔·匹克威克。损失赔偿金，一千五百镑。原告律师，道孙和福格。一八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完全合乎手续的，先生；完完全全。”道孙咳嗽一声对福格看看——他也说了一句“完完全全”。于是他们两人都看着匹克威克先生。

“那末，是不是说，”匹克威克先生说，“你们真打算进行这件案子了？”

“进行吗，先生？——那自然是不用说的了，”道孙回答，适合于他的身份的似笑非笑一下。

“所要求的赔偿损失金确实是一千五百镑？”匹克威克先生说。

“关于这一点呢，我还可以老实告诉你，假使我们的当事人听了我们的劝告，这个数目还要大三倍哪，先生；”道孙回答。

“不过我知道巴德尔太太说过一句话，”福格说，对道孙瞥一眼，“她说少一个铜子儿也不能答应。”

“毫无疑问嘛，”道孙严厉地说。因为诉讼是刚刚开始，纵使匹克威克先生想和解，这时也不行的。

“既然你不提出什么意见，先生，”道孙说，右手打开一片羊

皮纸写的文件，左手把一份纸抄的复本热心地塞给匹克威克先生，“我不妨把这传票的一份抄本给你。这里是原本，先生。”

“很好，绅士们，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站起身来同时也冒起火来；“你们听我的律师的话吧，绅士们。”

“那是好得很了，”福格说，搓着手。

“好得很，”道孙说，打开门。

“在我走之前，绅士们，”兴奋起来的匹克威克先生在门外面楼梯口转过身来说，“允许我说一句，在一切最无耻和最下流的事情中间——”

“慢一点，先生，慢一点，”道孙插嘴说，非常有礼貌的样子。

“杰克孙先生！威克斯先生！”

“噯，先生，”两个办事员出现在楼梯底下说。

“我不过是叫你们听听这位绅士在说什么呵，”道孙回答。“请你说下去吧，先生——无耻和下流的事情，我想你是这样说的。”

“是这样说的，”匹克威克先生说，彻头彻尾地冒火了。“我说的是，先生，在世上所有的无耻和下流的事情中间，这是最无耻和最下流的。我再说一遍，先生。”

“你们听到了吧，威克斯先生？”道孙说。

“你们不会忘了这些话吧，杰克孙先生？”福格说。

“也许你高兴叫我们骗子吧，先生，”道孙说。“请便吧，先生，假使你觉得有这个意思——就请你叫吧，先生。”

“我就叫，”匹克威克先生说。“你们是骗子。”

“非常之好，”道孙说。“我想你们在下面听得见的，威克斯先生？”

“啊是的，先生，”威克斯说。

“你们要是听不见的话，不妨走上一两步，”福格先生接上去说。

“说下去吧，先生；说下去。你最好叫我们贼，先生；或者，你也许高兴打我们哪一个吧。请你打呵，先生，只要你高兴；我们是丝毫不加抵抗的。请你打吧，先生。”

因为福格把身体非常诱人地放在匹克威克先生的紧握的拳头所够得着的地方，所以，要不是山姆来干涉的话，这位绅士会照着他的迫切请求行事，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他听到争吵的声音，就从办公室里走上楼梯，抓住了他的主人的膀子。

“你走吧，”维勒先生说，“要是你不是毬子而两个律师不是球拍子的话，打毬子是很好玩的，不然的话那就兴奋得太不快活了。走吧，先生。要是你要打人出出气，那就到院子里打我吧；可是在这里干，未免是太破费的事情哪。”

也不讲一点儿礼貌，维勒先生就把他的主人拖下楼去，拖到院子里，一直安全地拖到康希尔大街上之后，就退到他背后，以便跟他走到他所去的任何地方。

匹克威克先生心神恍惚地向前走着，在公馆大厦对面穿过了街，走上了乞普赛德。山姆正开始疑惑他们是上哪里去，他的主人就回过头来说：

“山姆，我要马上到潘卡先生那里去。”

“这是你昨天夜里就该去的地方，先生，”维勒先生回答。

“我想是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知道是的，”维勒先生说。

“得啦，得啦，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我们立刻去吧；但

是首先，我有点心烦，想喝一杯掺水白兰地提提神了，山姆。到哪里弄得到呢，山姆？”

维勒先生对于伦敦的知识是广博而独到的。他不加丝毫思索地回答说：

“右手那边第二条胡同——右边最后第二家——拣第一座炉子旁边的雅座，因为那里的桌子中间没有腿，别的桌子却都有，非常的不便当。”

匹克威克先生默然遵从他的当差的指示，并且叫山姆跟着进了这家酒店，于是滚热的掺上水的白兰地很快就放在他面前了；维勒先生呢，恭恭敬敬离开了一点儿坐着，不过还是和他的主人同在一张台子上，也被款待了一品脱黑啤酒。

那是一个很简陋的房间，显然是特别受驿站马车夫们的光顾的：有一些看样子确实是属于这一饱学行业的绅士们正在几处雅座里喝酒和抽烟。其中有一个，坐在对过的雅座里，是个胖胖的、红脸的、上了年纪的人，特别吸引匹克威克先生的注意。这个胖子抽烟抽得很凶，但是每抽五六口，就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歇一歇，先看看维勒先生，然后看看匹克威克先生。之后他就把脸尽量地埋在一只一夸尔*容量的大杯子里喝点酒，再对山姆和匹克威克先生看看。之后他就带着深思的神色再抽这么五六口烟，于是再对他们看看。最后，这个胖子把腿搁在座位上，把背向墙上一倚，开始不离嘴地抽起烟来，并且透过烟雾对这新来的两个盯着，仿佛他下了决心要把他们看个透彻。

最初，胖子的这些一步步的变化并没有被维勒先生注意到，

* 一夸尔等于四分之一加仑。

但是因为他看见匹克威克先生的眼睛时时刻刻转到那胖子身上，他也渐渐注意起来，开始用手罩在眼睛上对那边凝视了，好像他有点儿认识面前这个人，所以希望弄个明白似的。但是他的怀疑很快就被驱散了；因为胖子喷了一口浓烟之后，从那包着他的喉咙和胸脯的极大的围巾下面发出了一种粗嘎的声音，像是腹语术的什么奇怪的花头似的，慢吞吞地说了这些字眼——“嘿，山姆！”

“那是谁，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问。

“噢，我简直相信不了哪，先生，”维勒先生回答，吃惊地睁着眼睛。“是老头子呵。”

“老头子，”匹克威克先生说。“什么老头子？”

“我的父亲呵，先生，”维勒先生答。“你好吗，我的老前辈？”维勒先生说了这句孝心勃发的话，就向旁边挪开一点儿给胖子让坐，胖子正向他走过来打招呼，嘴里衔着烟斗，手里拿着酒壶。

“嘿，山姆，”父亲说，“两年多没有见你啦。”

“一点儿不错，老家伙。”儿子回答说。“后娘怎么样？”

“嘿，让我告诉你吧，山姆，”大维勒先生说，神态非常庄严；“比我第二次碰到的这个女人再好的寡妇，世上是没有的——她那时候真是可爱哪，山姆；现在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既然她是这么一个出色的可爱的寡妇，所以她改了嫁不做寡妇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她做老婆是不适合的呵，山姆。”

“当真的？”小维勒先生问。

大维勒先生摇摇头，叹一口气回答说，“我这一次真够受了，山姆；我这一次真够受了。拿你爸爸作个榜样，我的孩子，一生一世要当心着寡妇，尤其是开酒店的呵。山姆。”大维勒先生非

常悲愤地说了这种作父母的劝告之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白铁盒子，把烟斗重新装满，就着上一斗的烟灰吸着了新的一斗，大口大口地抽起来。

“对不起，先生，”他沉默了好一会之后，重新提起刚才的话题，对匹克威克先生说，“没有冒犯吧，我希望你并没有娶寡妇吧，先生。”

“没有，”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大笑着；匹克威克先生大笑的时候，山姆·维勒就把他和这位绅士的关系低低地告诉他的父亲。

“对不起，先生，”大维勒先生说，脱了帽子，“我希望山姆还没有什么过失吧，先生。”

“一点儿没有呵，”匹克威克先生说。

“这就好得很，先生，”老年人回答说；“我为了他的教育，费了许多苦心，先生；让他一点点儿大就在街上跑，自己挣饭吃。这是叫孩子学得伶俐的唯一办法呀，先生。”

“在我看来，这法子不免有点儿危险，”匹克威克先生说，微微一笑。

“并且不是很靠得住的，”维勒先生接着说；“有一天我上了个老当。”

“哪里的话！”父亲说。

“是真的，”儿子说；于是他用尽可能简单的话叙述了一下他怎么很轻便地就落进了乔伯·特拉偷的圈套。

大维勒先生用最大的注意听这故事，听完的时候就说：

“是不是这两个小子有一个是留了长头发的又瘦又高的个儿，嚼舌头的本领好得很的？”

匹克威克先生没有十分了解这描写的末了一项，但是懂了第一项，就有点儿冒昧地说，“是的。”

“另外一个是个黑头发的小子穿了桑子色的仆人制服，长着很大的脑袋？”

“是呀，是呀，”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很急切地说。

“那我知道他们在哪里，”维勒先生说；“他们在伊普斯威契，定心得很哪，他们两个。”

“不会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事实嘛，”维勒先生说，“我说给你听我怎么知道的。我时常替我的朋友赶伊普斯威契的马车。就在你得了风湿病的那夜的第二天，我在契尔姆斯福的黑孩儿饭店——他们就住在那里——装了他们，一直就到伊普斯威契，那个男用人——穿桑子色的人——告诉我他们要在那边住一阵子哪。”

“我要去追他，”匹克威克先生说；“无论是伊普斯威契还是别的地方。我要追他。”

“你把得稳一定是他们吗，家长？”小维勒先生问。

“一定，山姆，一定，”他父亲回答说，“因为他们的样子非常古怪；而且，我原来很奇怪怎么一位绅士会跟他的当差的这么亲热；还有呢，因为他们就坐在我背后，我听见他们笑，还说他们把老炮仗干得怎么好。”

“老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说。

“老炮仗，先生，我相信是说你呢，先生。”

“老炮仗”这个称呼并没有什么极其恶毒的地方，但是也决不是一个尊敬的或者恭维的名号。大维勒先生开始说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的脑子里已经挤满了他在金格尔手里吃过的一切亏

的回忆；只要加一根羽毛，天平就侧过来了；“老炮仗”就是这根羽毛。

“我要去追他，”匹克威克先生说，在桌上重重地捶一拳。

“后天我要赶车子到伊普斯威契去，先生，”老维勒先生说，“从怀特却波尔的公牛饭店动身；假使你真要去，还是和我同去的好。”

“就这样，”匹克威克先生说；“很正确；我可以写信到坟堆上，叫他们到伊普斯威契找我。我们同你去。但是你不要忙着走呀，维勒先生；不喝点儿什么吗？”

“多谢你了，先生，”维勒先生答，连忙站住了——“也许喝一杯白兰地祝你健康和祝山姆成功，倒还不错吧，先生。”

“当然不错罗，”匹克威克先生答。“来一杯白兰地！”

白兰地拿来了：维勒先生对匹克威克先生摸摸头发，对山姆点点头，端起来一倒就倒进了他的大嗓子，仿佛那只有一丁点。

“干得好，爸爸，”山姆说，“当心点，老家伙，不然的话你要犯那痛风的老毛病了。”

“我已经弄到了医这种毛病的灵验的方子啦，山姆，”维勒先生回答说，放下了杯子。

“医痛风的灵验的方子，”匹克威克先生说，连忙掏出笔记簿子，“是什么药？”

“痛风，先生，”维勒先生答，“痛风这种毛病是因为太舒服太适意才有的。要是你害了痛风的话，先生，只要娶一个寡妇，要声音大大的，而且很懂得怎么利用她的声音，那你就决不会再发痛风病了。这是个再好没有的药方子，先生。我真地吃过，我能够担保，凡是因为太快活生出来的毛病都治得了。”维勒先生

传授了这有价值的秘方之后，又喝了一杯，使了一个勉强的诙谐眼色，深深叹一口气，慢慢地走开了。

“唔，你觉得你父亲说的怎么样啊，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问，微微一笑。

“怎么样，先生！”维勒先生答；“嘿，我觉得就像蓝胡子*的私人牧师淌着怜恤的眼泪埋葬他的时候所说的，他是夫妇关系上的牺牲。”

这非常切当的结论是无话可说的，所以匹克威克先生付过账之后就继续往格雷院走去了。可是他走到它那隐僻的小树丛那里，已经敲了八点钟，穿了净是泥的用细带子扎着的靴子、污秽的白帽子和变了色的衣服的绅士们组成的源源不断的人流，向各个出口涌，这警告他多数的办公室已经下班了。

爬了两层陡峭而肮脏的楼梯之后，他发现他的预料果然实现了。潘卡先生的“大门”关着，维勒先生在上面踢了又踢，接着还是寂静无声，这说明办事人员已经歇夜去了。

“这才有趣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我非找到他不可，一个钟头也不能耽搁的；今天晚上我别想闭一闭眼睛了，除非我能称心如意地想到我已经把这事托了一个专家。”

“有一个老婆子上楼来了，先生，”维勒先生答；“也许她知道我们在哪儿可以找到个把人的。喂，老奶奶，潘卡先生的人在哪里？”

* 蓝胡子是十七世纪法国诗人贝罗所著童话《蓝胡子》里的主角，是个杀妻子的魔王，前后杀了好几个妻子。后来他想杀害他最后的妻子法蒂玛未遂，反被她的哥哥们所杀。

“潘卡先生的人吗，”那瘦削的、穷苦相的老婆子说，停下来喘气——这是因为上楼梯的原故——“潘卡先生的人走了，我是来收拾办公室的。”

“你是潘卡先生的用人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我是潘卡先生的‘洗衣妇’，”老太婆回答说。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一半对着山姆，“真是奇怪的事情，山姆，他们把这些法学院的老太婆叫做‘洗衣妇’。我不懂这是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她们死也不情愿洗什么东西吧，先生，”维勒先生回答说。

“一点儿也不错，”匹克威克先生说，对老太婆看看，她的样子和她这时打开了门的办公室一样，对于应用肥皂和水表现出根本不相容的神情；“你知道我到哪里可以找到潘卡先生吗，我的好奶奶？”

“不，我不知道，”老太婆回答，粗声粗气地；“他现在不在伦敦。”

“倒霉，”匹克威克先生说；“他的办事员呢——你知道吗？”

“唔，我知道他在哪儿，不过他可不欢喜我告诉你呀，”洗衣妇说。

“我有很要紧的事情找他，”匹克威克先生说。

“明天早上不行吗？”那妇人说。

“不大好，”匹克威克先生说。

“也罢，”老妇人说，“假使是很要紧的事，我就说了他在什么地方吧，我想说了也不碍事的。你们只要到‘喜鹊和树桩’去，到柜台上问劳顿先生，他们就会带你们去，他就是潘卡先生的办

事员。”

她又说明了这家旅馆是在一条胡同里，既在克来市场的邻近、又是紧靠着新旅社的后面；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得了这些指示，安全地下了那摇摇晃晃的楼梯，开始寻问“喜鹊和树桩”的所在。

劳顿先生和他的同伴们光顾那里开怀夜饮的这家酒馆，是普通人叫做某某酒楼之类的地方（即酒店兼旅店的地方）。老板是个会赚钱的人，这一点，凭着他把酒吧间的窗户下面搭出来的像轿子那样大小和那样形式的小搁楼分租给一个补鞋匠的事实，就足以充分证明了；而且他是一个心地仁慈的人，这，只要看他对于一个面饼师傅的爱护就明白了——那面饼师傅一点儿不怕人家干涉，公然就在大门的台阶上卖他的点心。下面的几扇挂了郁金色窗帘的窗户上，悬挂着两三块印刷的广告牌，宣传的是德文郡的苹果酒和丹吉克的枞叶酒；另外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了白字，告诉高明的公众在这里的地窖里收藏了五十万琵琶桶的双料烈性麦酒，叫人心里起一种未必不乐意的怀疑，不知这个伟大的地洞究竟要达到地心的什么地方。关于这座大厦的外貌，我们只要再说一桩，也就把该说的都说尽了：这就是那风雨剥蚀的招牌，上面是一只已经磨灭了一半的喜鹊一心一意地瞅着用棕色颜料画的一根弯曲的线条，这就是街坊邻里从小受到教导，把它看作“树桩”的东西。

匹克威克先生走到柜台旁边的時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从里面一幅帷幕后面钻了出来，出现在他面前。

“劳顿先生在这里吗，太太？”匹克威克先生问。

“是的，先生，”老板娘回答说。“来，查理，带这位绅士到

劳顿先生那里去。”

“现在不能去，”一个蹒跚着走过来的红头发的侍者说，“因为劳顿先生正在唱一支滑稽歌，他要不高兴的。马上就完了，先生。”

红头发的侍者刚说完，就发出一阵极其一致的擂桌子的声音和酒杯的玎珰声，宣布歌唱终结了；匹克威克先生叫山姆在酒吧间里自寻乐趣，就让自己被引到劳顿先生那里去。

听到“先生，有一位绅士找你说话”的通报之后，一位坐在桌头上的椅子上的胖脸的青年有点儿惊讶地向发出声音的方向一看：看了之后，他的惊讶似乎一点也没有减少；因为那时他的眼光是落在一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绅士身上。

“对不起，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并且我也很抱歉打扰别的绅士们，但是我有非常要紧的事情；假使你让我花费你五分钟的工夫到房间这头来谈谈，我就感激不尽了。”

胖脸的青年人站了起来，拉了一张椅子靠近匹克威克先生在房间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下，注意地倾听他的不幸的故事。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完的时候青年人说，“道孙和福格——他们的手段厉害哪——是第一等的会讲生意经的人，道孙和福格他们，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承认道孙和福格的手段厉害，于是劳顿就继续说下去。

“潘卡不在伦敦，而且在下星期周末之前也不会来；但是你假使需要辩护，并且假使你愿意把文件交给我，我可以先办妥他回来之前所要做的一切。”

“我正是为了这个来的，”匹克威克先生说，把文件递给他。

“假使发生什么紧要事情，你就写信给我，寄到伊普斯威契邮局。”

“那很好，”先生的书记回答说；后来他看见匹克威克先生的眼睛好奇地向桌子那边瞟，就接着说，“你参加吗，坐这么半个来钟头？我们今天夜里在座的都是大好佬。有山金和格林的管事，史密索斯和普拉斯的平衡法院，平金和托马斯的外勤——他唱歌呱呱叫——还有杰克·本伯，还有许多。你是乡下来的吧，我想。你高兴参加吗？”

匹克威克先生抵抗不了这么诱人的一个研究人性的机会。他让自己被带到桌子那里，经过正式的介绍之后，就被招待在靠近主席的一张椅子上坐了，喊了一杯他所爱好的饮料。

接着是一阵恰恰和匹克威克先生的预期相反的深深的静穆。

“我希望你不觉得抽这玩意儿讨厌吧，先生？”他的右邻说，这是一位穿格子花衬衫、缀着彩钮子、嘴里衔了一根雪茄的绅士。

“一点也不，”匹克威克先生答，“我非常欢喜它，虽然我自己不是抽烟的人。”

“我可不能够说我自己不是，”桌子对面的一位绅士插上来说。“抽烟对于我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

匹克威克先生对说话的人看看，他想假使洗涤对于他也是这样，那就好些了。

到这里又是一个停顿。匹克威克先生是陌生人，他的来临，显然是扫了大家的兴。

“格伦迪先生要请大家听唱歌了。”主席说。

“不，他不，”格伦迪先生说。

“为什么不呢？”主席说。

“因为他不会，”格伦迪先生说。

“你不如说他不肯吧，”主席回答说。

“好的，那末，他不肯，”格伦迪先生回嘴说。格伦迪先生绝对拒绝使大家满足，这又造成一次沉默。

“有哪一位给我们大家打打气吗？”主席丧气地说。

“为什么你自己不给我们打气呢，主席先生？”一个长了点小胡子、斜视眼、敞开了衬衫领子（脏的）的青年人在桌子尽头说。

“听呵！听呵！”穿了缀着彩色装饰品的衣服的那个抽烟的绅士说。

“因为我只会一支歌，已经唱过了，在一晚上把一支歌唱两次，是要罚‘满堂酒’的，”主席回答。

这是无可辩驳的答复，于是又沉默了。

“我今天晚上，绅士们，”匹克威克先生说，希望提起一个全体都能够参加谈论的话题，“我今天晚上曾经到过地方，这地方无疑诸位都很熟悉的，但是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过了，而且很不熟悉；我说的是格雷院，绅士们。在伦敦这样大的地方，像这些法学院真是奇怪的偏僻角落了。”

“谢天谢地，”主席隔着桌子对匹克威克先生耳语说，“你想起了一桩至少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是永远欢喜谈论的东西啦。你会引得老杰克·本伯说起来的；从来没有听他讲过别的东西，除了法学院；他孤单单一个人住在里面，一直住到差不多要发疯了。”

劳顿所指的人是一个矮小的、黄色的、耸肩膀的人，他的脸在沉默的时候有向前垂着的习惯，所以匹克威克先生先前没有看

见。可是当老头子抬起皱脸，灰色的亮晶晶的眼睛发出锐利的探究的光芒，对他盯着的时候，他觉得这样一副奇突的相貌竟被他一时忽略掉了，真是怪事。老年人的脸上始终有一种固定不变的狞笑；他的下巴托在一只手上，那手又长又枯瘦，长着特别长的指甲；他的头歪到一边，眼光从毛茸茸的灰色眉毛下面对外面锐利地扫射的时候，他的睨视里显出一种奇怪而狂暴的狡诈神情，看上去叫人十分讨厌。

现在坐直了身体，发出一阵滔滔如流的言语的人就是他。但是因为这一章已经很长了，并且因为这个老头儿是个出色的人物，所以我们让他到下一章再说，对于他是更尊敬一些，对于我们也更便利一些。

第二十一章

老头子开口讲他所偏爱的话题，讲了关于一个古怪的诉讼委托人的故事

“啊哈！”上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简单地描写了他的态度和外貌的老头儿说话了。“啊哈！是谁在讲法学院*？”

“是我，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说它们是古怪的古老的地方。”

“你！”老头儿轻蔑地说，“从前的事情你知道些什么？那时候，青年人把自己关在那些寂寞的房间里读书，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夜又一夜，他们读了又读，看到他们的神志因为半夜里下苦功的关系发了昏；直到他们的精力耗尽了；直到早晨的光明不再带给他们新鲜和健康；把朝气蓬勃的精力奉献给枯燥无味的老书本子，他们在这种不自然的努力之下，倒下去了。到后来在

* 指伦敦的四个法学院，即内院（Inner Temple）、中院（Middle Temple）、林肯院（Lincoln's Inn）和格雷院（Gray's Inn），匹克威克先生去找潘卡先生的地方就是最后的那一个。

很不相同的日子里，也就在这些房间里，人们由于‘生活’和放荡，结果全得了肺癆病的慢性消耗症或者热病的急性病症，——这些你又知道些什么？你知道有多少徒然乞怜的辩护士悲痛地离开律师事务所，到泰晤士河里找休息之处或者把牢狱作为避难所？这些房子，它们可不平常哪。那古旧的护墙板上一块嵌板也没有了，但是，假使它有说话和记忆的能力，能够从墙上跳出来讲它的恐怖故事——人生的浪漫故事，先生，人生的浪漫故事呵——那你说怎么样！现在看看它们可能是平淡无奇的，可是我告诉你，它们是奇怪古老的的地方，我宁可听许多名字怕人的虚构的故事，不愿意听那一堆古老房间的忠实的历史。”

老年人的突然的兴奋和因此引起来的题目，里面都有种非常古怪的东西，使得匹克威克先生无话可答：老年人按住了他的急躁的性子，恢复了在刚才的兴奋中间失去的睨视，说：

“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它们是最平淡无奇和最不浪漫的：它们是多么妙的慢性磨折人的地方！想想这种事情，穷困的人为了谋这个职业，倾其所有，使自己变成乞丐，使朋友受勒索，而这个职业却决不会给他一口面包。等待——希望——失望——恐惧——不幸——穷困——希望——枯萎——出路的绝尽——也许就自杀，或者成了破破烂烂、拖拖遑遑的醉鬼。我说得不错吧？”老头儿搓搓手，斜着看了一眼，仿佛很高兴找到了另外一个看法来讲他的偏爱的话题。

匹克威克先生怀着很大的好奇心看着老头儿，在座的其他人微笑着，静静地旁观。

“谈你们的德国大学吧，”矮小的老年人说。“呸，呸！本国尽有浪漫故事呢，不用走半哩就找得到的；只是人家从来想不到

罢了。”

“我以前的确从来没有想到这一方面的浪漫故事，” 匹克威克先生笑着说。

“你一定是没有，” 小小的老头儿说，“当然没有嘛。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常常跟我说，‘这些房间有什么了不得？’ ‘奇里古怪的地方呵，’ 我说。‘一点也不，’ 他说。‘寂寞得很，’ 我说。‘一点也不，’ 他说。有一天早上他正要去开外面的门，忽然中风死掉了。他倒下去头搁在他的信箱里，就这么倚在那里十八个月。大家都以为他到外埠去了。”

“那末最后怎么发现的？” 匹克威克先生问。

“法学院长决定把他的门撬开，因为他已经两年没有缴租钱了。他们这么做了。撬开了锁。一架积了很多灰尘的骷髅，穿着蓝色上衣、黑短裤和丝拖鞋跌到开门的门房怀里。古怪，这事。有点儿吧，也许？” 小老头儿把头更向一边歪着，怀着说不出的快乐搓搓手。

“我还知道另外一桩，” 小老头儿在他的格格笑声多少消失了一些的时候又说——“那是发生在克里福德院。顶楼的房客——坏蛋——把自己关在卧室的壁橱里，吃了砒霜。账房以为他逃走了；开了门，贴了召租条子。另外一个人来租了这房子，陈设好了家具，住了下来，不知怎么他睡不着觉——老是不安心和不舒服。‘怪，’ 他说。‘我把另外一间做卧室，把这间做起坐间吧。他换过来了，夜里睡得很好，但是突然又发现不知怎么晚上读不成书：他神经过敏起来，不舒服起来，老是剪蜡烛和四面看。‘我真不懂了，’ 有一天晚上他看了戏回来，一面喝着冷酒一面这样说，他把背靠着墙，为了不致于幻想有人在他背后，——‘我

真不懂了，’他说；正说着，他的眼光落到那一直锁着的小壁橱上，从头到脚起了一阵寒颤。‘我以前就有过这种奇怪的感觉的，’他说，‘我不由得不疑心那壁橱有什么毛病了。’他作了一次强大的努力，鼓起了勇气，用拨火棒一两下子就打碎了门上的锁，开了门，可不是吗，笔直站在角落里的正是先前的房客，手里还紧紧抓住一只小瓶子，他的脸呢——罢了！”小老头儿说完的时候，带着狞恶的愉快的微笑对他的惊奇的听众们的紧张的脸孔环顾一下。

“你讲的这些是多奇怪的事情呀，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借助于眼镜仔细观察着老年人的脸孔。

“奇怪吗！”小老头儿说。“废话；你以为它们奇怪，是因为你完全不懂。它们是有趣的，却没有什么特别。”

“有趣！”匹克威克先生不由自主地喊。

“是呀，有趣，不是吗？”小小的老年人回答，穷凶极恶地斜着瞪了一眼，随后，也不等人回答，就接着说下去：

“我知道另外一个人——让我想想——那是四十年前了——他租了这些最古老的学院之一里面的一组又旧又潮湿又腐烂的房间，那里关了好多年没人住。关于这地方老太婆们有好多故事，当然这地方决不是很舒服的；但是他穷，房子便宜，这在他已经是十分充足的理由了——纵使房子比实际上还坏十倍。他不得不买下一些留在房里的腐朽的装置；其中有一样，是一只装文件的、很大的、笨重的木头柜子，上面安着玻璃门，里面有绿色的帘子；对于他真正是没有用的东西，因为他并无文件可装；至于衣服，他是随身带着的，而且这么带着也并不难呀。那末，他所有的家具都搬来了——统共还装不满一大车——分散

地放在房里，为了使那四把椅子可能像有一打，于是他到夜里就在火炉前面坐了下来，喝他赊欠来的两加仑威士忌酒的第一杯，一面胡思乱想着到底将来能不能付出这笔酒账，假使能够的话，那得多少年，这时，他的眼光碰到了木柜子的玻璃门。‘啊！’他说——‘假使我不是不得已照那老旧货商人的价钱买了这个丑东西的话，我就可以用那笔钱买点称心的东西了。我对你说，老家伙，’他大声地对柜子说，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对着说了——‘假使打碎你的老尸首之后多少还划得来的话，我就要用你来烧火了，马上就干。’他刚说了这话，就有一种类乎微弱的呻吟的声音像是从柜子里面发出来。这使他最初有点吃惊，但是想了一下以后，他以为一定是隔壁的什么年青人出去吃饭回来了，所以他就把脚搁在火炉架上，拿起拨火棒来拨火。这时候那声音又响了：一扇玻璃门慢慢地开了，显出一个穿了污秽而破旧的衣服的、苍白而憔悴的人形，直挺挺站在柜子里。这人形的身材又高又瘦，脸上显得忧愁和惶急；但是皮肤有一种颜色，整个人有一种狰狞可怖的和非人间所有的样子，决不是世上的活人会有的。‘你是谁？’这新来的房客说，脸色变苍白了；但是他把拨火棒举平，对着那人形的脸上瞄准——‘你是谁？’‘不要扔拨火棒来戳我，’那人形回答说——‘假使瞄得这么准投射过来，那就要碰不到遮拦截在我后面的木头上了。我是一个鬼。’‘那末，请问，你在这里干什么？’房客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房间，’鬼怪回答说，‘是我的肉体曾经在里面工作的，结果是我和我的孩子们成了乞丐。这个柜子是放文件的，一大堆一大堆，多少年积起来的。在这房间里，当我由于悲伤和希望迟迟不能实现而死掉的时候，两个狡诈的贪心汉瓜分了我在这贫苦的生活里拚命挣来的财

产，结果一个铜子也没有留给我的不幸的子孙。我把他们从这里吓走了，从此以后我夜里——这是我能够重到人间来的唯一的时间——就到我长期受苦的这个地方来徘徊。这房间是我的：应该留给我。’‘假使你一定要在这里现形的话，’房客说，他趁着鬼魂刺刺不休地说着的时候定了神，所以很冷静了——‘我当然很高兴放弃这里；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使你答应我问的话。’‘说吧，’鬼怪严厉地说。‘好的，’房客说，‘我这话不单是对你说的，因为对于我听说过的大多数鬼魂都同样适合的；在我看来，既然你们能够到世界上的最好的地方去——因为我想空间在你们是不成问题的——而你们却老是要回到曾经使你们最不幸的地方来，这是有点儿矛盾的。’‘天啊，这是真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鬼说。‘你看，先生，’房客继续说，‘这房间是很不舒服的。从那柜子的样子看起来，我想它是免不了有臭虫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更舒服得多的地方；何况伦敦的天气又是极端教人讨厌。’‘你说得很对，先生，’鬼说，很有礼貌，‘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马上就换换地方吧。’——当真的，他一面说一面就逐渐消失了：他的腿子真的完全隐没了。‘还有，先生，’房客追在后面喊他，‘假使你费心对别的也在古旧的空屋子里出没的女士们和绅士们说一说，告诉他们到别的地方去要舒服得多，那你就使社会受惠不浅了。’‘我会说的，’鬼魂回答；‘我们一定是笨家伙——很笨的家伙，的确；真想不到我们怎么糊涂到这步田地。’那鬼说了这些就隐掉了；”老年人用机伶的眼色环视一下全桌的人，加上一句，“有点儿奇怪的是，他从此以后再没有回来过。”

“这倒不坏，假使是真的，”缀着彩色钮子的人说，点起一支

新雪茄。

“假使！”老头儿叫，极其轻蔑的样子。“我想呀，”他对劳顿补充说，“他往下还要说我在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时候碰到的一个古怪诉讼委托人的故事也未必是真的哪——我想他一定要这样说的。”

“我不能冒昧的说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彩色装饰品的主人说。

“我希望你再把故事说一说，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说吧，”劳顿说，“除了我别人都没有听说过，而且我也差不多忘记了。”

老头儿向桌子四周围看看，比以前睨视得更可怕了，像是因为每人的脸上都显出注意的神情而得意。然后用手揉揉下巴，像是回忆事实的样子抬头看着天花板，开始叙述如下：

老头子讲的古怪诉讼委托人的故事

“我在哪儿听到和怎么听到这个小故事的，”老头儿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假使我按照我碰到这事情的情形讲出来，那就得打中间讲起，讲到末了的时候再回到头上去。我只要说明一下，这中间有些事情是我亲眼看到的就够了。其余的我知道发生过，而且有些能够清清楚楚记得这些事情的人现在还活着。

“在波洛区的大街上，靠近圣乔治教堂，并且就在同一边，有一所最小的负责人监狱——玛夏尔席，这差不多人人知道的。虽然后来它跟从前那种肮脏污秽的情形是很不相同了，可是就是改良之后的它对于眼光比较高的人还是说不上有什么引诱力，或

者对于没有远虑的人有什么安慰。新门监狱*里的判了罪的重罪犯人也能有一个和玛夏尔席监狱里的无力偿付的债务人的一样的院子，透透空气，运动运动。**

“也许是因为我的爱好，也许是因为我摆脱不了和这地方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旧事，总之我受不了伦敦的这个地方。这条街是宽的，店铺子宽宽大大的，过路的车辆的声音、川流不息的人潮的脚步声——所有来来往往的喧哗声，从清早闹到半夜，但是周围的街道却恶劣而窄小；贫穷和淫乱在拥挤的巷子里溃烂着；困乏和不幸被关闭在这狭隘的牢狱里；至少在我看来，像是有一种阴沉和凄惨的空气笼罩着这里，给它加上一种龌龊和病态的色泽。

“这幅景象，有许多眼睛——它们早已闭上进了坟墓罗——在最初进玛夏尔席监狱的大门的时候，曾经相当轻松地对它看过：因为在遭到第一个严重的不幸打击以后，往往不会一下子就绝望。一个人对于没有考验过的朋友是信任的，他记得他的酒肉朋友们在他并不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大方地表示要为他服务；他抱着希望——幸福的没有经验的人的希望——无论他怎么被最初的打击所压倒，这希望还会在他胸中出现，并且在那里暂时地生长着，直到在沮丧和轻蔑的伤害之下枯萎为止。到了负债者在

* 新门监狱 (Newgate)：为伦敦有名的大牢，最初建于一四四二年，屡经修造，至十九世纪初始毁。因为出名，逐渐变成一般牢狱之代名。

** 甚至还要好些。但这是在过去，在比较好的时代，而这监牢现在已不存在了。——原注。

牢里萎靡下去，没有释放的希望，没有自由的前途，处于这种任何辞藻所不能形容的惨境的时候，那些眼睛又是多快地深深陷进了头颅，在那些由于饥饿而消瘦、由于禁闭而失色的脸孔上发着浮光！人间的极端的暴行虽然已经不再存在，但是留下的还很多，足以引起使心房流血的事情。

“二十年前，这里的阶石几乎被一个母亲和一个小孩子的脚步踏穿了，他们天天清晨的时候一定出现在监狱的门口；他们常常是经过一夜不安的悲苦和焦虑之后在那里匆匆待上一个钟头，然后年轻的母亲就柔顺地走开，把孩子带到那古老的桥上，把他抱起来看那闪耀的河水。河水蒙上一层早晨的太阳光的色彩，随着一清早河里为了工作和享受而作的忙碌准备而动荡着。她想使他对于眼前的事物发生兴趣。但是她会很快就把他放到地上，把她的脸掩在围巾里，淌一阵使她眼睛要瞎了的眼泪；因为他那一副病容的瘦脸上并没有展露出感到兴趣或者愉快的表情。他的记忆是有限得很的，但全都是一样的——全和他的父母的贫穷和不幸相关联着的。他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坐在母亲的膝头上，怀着孩子气的同情看着那些偷偷滚下她的脸的眼泪，然后静静地爬到什么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呜咽得睡了过去。世界的残酷的现实以及它的许多最坏的不幸——饥渴、寒冷和贫困——从他的理性的黎明时代起他就痛切地感到了：虽然具有儿童时代的‘形体’，却没有儿童时代的轻快的心、欢畅的笑和发亮的眼睛。

“父亲和母亲看见这一点，也看见彼此的情形，怀着一个字也不敢说的惨痛的心思。这健康的、体格强壮的、几乎胜任何劳力的男子，在严紧的禁锢和拥挤的监狱的不健康的空气之下消瘦下去。这娇弱的女人在肉体的和精神的双重影响之下衰颓着，

小孩子的小心灵在破碎着。

“冬季来了，严寒和苦雨的日子也随着来了。可怜的女孩子搬到靠近她丈夫坐牢的地方的一间可怜相的房子里；虽然她因为越来越穷，不得不搬家，但是能离他近一点，她也比以前快乐了。有两个月，她和她的小伴侣照常来等着开门。但是有一天，她却并没有来，这还是第一次。到第二天早晨，她独自来了。孩子已经死掉了。

“人们简直不懂，他们把穷人丧失亲属冷冷淡淡地说成是死者脱离苦海，生者减轻负担——我说他们简直不懂这种丧亡是何等的惨痛。在所有其他的眼睛都冷冷地避开你的时候，有一个沉默的含情的眼色看你一眼——在所有其他的人都舍弃了你的时候，你知道还有一个人同情和热爱你——这是最深沉的苦难之中的一种依傍、一种支持、一种安慰呵，这不是财富所能换取，也不是权力所能赐予的。这孩子曾经在他的双亲膝下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小手耐心地互相握着，瘦削苍白的脸抬起来对着他们。他们曾经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下去；虽然他的短短的生存是不快乐的，虽然他现在获得了他过去在这个世界上当小孩子时都从未尝过的那种和平和休息，但是他们是他的父母呵，失去他使他们深深地感到心痛。

“谁只要看见这个做母亲的改变了的脸孔，就会明白死亡很快就要结束她这种忧患困苦的景象了。她的丈夫的难友们不敢再过问他的悲哀和不幸，就把他以前和两个同伴合住的小房间留给他一个人。她和他同住了这房间：没有痛苦，但是也没有希望，就这么拖延着，她的生命慢慢地衰亡下去。

“一天晚上，她在丈夫的怀里昏厥了，他抱她到窗口透气，使

她苏醒起来；那时月光照在她的脸上，使他看出她的容貌的改变，吓得他浑身发软，抱都抱不动她，像个无能为力的婴儿似的蹒跚着。

“‘放下我来；乔治，’她气息奄奄地说。他照着做了，自己也在她身边坐下，用手掩着脸哭起来。

“‘离开你是很难过的，乔治，’她说，‘但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应该为我的缘故承受它。啊！我多么感谢他带走了我们的儿子呵。他现在是幸福的，他是在天上了。假使他在世上又没有了母亲，那怎么办哪！’

“‘你不能死，玛丽，你不能死；’丈夫说，跳了起来。他急促地来回走着，用捏紧的拳头捶自己的头；然后重新坐在她身边，把她抱在怀里，比较镇静地接着说，‘振作起来，我的好爱人——请你振作起来。你还会活下去的。’

“‘再也不会了，乔治，再也不会了——’将死的女人说。‘让他们把我埋在我们的可怜的儿子旁边，但是你答应我，假使你一旦能够离开这可怕的地方，并且有一天能够发财的话，你要把我们移到一个什么乡村墓地里去——在离这里老远老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和平地休息。亲爱的乔治，答应我你要照我的话做。’

“‘我答应，我答应，’男子说，热情地跪在她的面前。‘跟我说话，玛丽，再说一句；看我一眼——只要一眼！——’

“他住了嘴；因为那只抱住他的颈子的手臂变硬变重了。一声深沉的叹息从他面前的消瘦不堪的身体里发出；嘴唇动了一下，一丝微笑在脸上浮动了一下，但是嘴唇失了血色，微笑隐退成为僵硬的、可怖的凝视。他是孤单单一个人在世界上了。

“这天夜里，在这悲惨的房间的寂静和凄凉之中，这不幸的男子在他妻子的遗体面前跪下，呼吁上帝做见证，发了一个可怕的誓：从这个时刻以后他要为她和他的孩子的死亡复仇；从此以后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的一刻，他要把全部精力奉献给这唯一的目的；他的复仇要持久而恐怖；他的仇恨要永远不减退和消失；而且要找遍全世界追它的目的物。

“最深的失望和几乎非人类的感情，在这一夜之间就在他的脸上和身体上造成如此凶恶的伤痕，使他的不幸中的伙伴们见他走过的时候都怕得退缩。他的眼睛通红而迟钝，他的脸色死人似的苍白，他的身体弯曲得像是上了年纪。他在精神痛苦的热狂之中几乎把下嘴唇咬穿，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滴下了下巴，并且沾污了他的衬衫和领带。没有眼泪，没有怨声；但是那种不安的眼色，和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那种忙乱的样子，说明了他内部燃烧着的高热。

“必须把他妻子的尸体立刻从牢里搬走。他充分镇静地接受了通知，勉强同意这样做是适当的。搬的时候差不多全监狱的人都集拢来看迁灵；鰥夫出来的时候大家急忙向两旁让开；他匆匆前进，走到靠近门房入口的有栅栏的地方，独自一人站着，而群众出乎本能的体贴心情，都从那里引退了。粗陋的棺材背在扛夫们的肩膀上慢慢地前进。麇集的人群被极度的寂静笼罩着，只有妇女们的清晰可闻的悲叹声和扛夫们在石头铺路上移动的脚步声打破寂静。他们走到丧偶的丈夫站着的地方，停住了。他把手摆在棺材上，机械地整理一下盖在上面的枢衣，示意他们继续走。棺材经过门廊的时候，监狱哨岗上的看守们都脱下帽子，紧接着沉重的大门就把它关在外面。他茫然地看看群众，沉重地倒

在地上了。

“虽然此后几个星期他一直发着高热，日夜被人看守着，然而在最狂乱的呓语之中，他从来没有一刻忘掉他的丧妻之痛和他的誓言。景象在他眼前变换，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一件事跟着一件事；他的神志是完全昏迷的；但是这一切都和他心里的伟大目标有着相当的联系。他正在无边的大海里航行，上面是血红的天空，下面的汹涌的怒涛正在四面八方沸腾着和洄漩着。他们的前面有另外一只船，在怒号的风暴中苦苦地奋斗和摆荡：它的帆被撕成一条条地在桅杆上飘荡，甲板上挤满了用绳子扣在船边上的人，而巨浪时时刻刻冲上船边，把一些注定遭殃的人卷到冒着泡沫的海里。巨浪在沸腾着的汪洋大水里推进，具有任何东西都不能抗拒的速度和力量；终于打着前面的船的尾巴，把那船压碎了。船沉下去的时候水里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从这里面升起一声如此响亮和尖锐的嘶叫——成百要淹死的人的哀号，混成了一片可怕的呼喊——远远超过风暴的呐喊之上，并且回荡不止，仿佛一直要刺穿空气、天和海洋。但是那是什么，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年人，冒出水面，带着痛苦不堪的神色，喊着救命，和波浪搏斗着。他一看，就从船边跳下水，奋力向那里游过去了。他游到那里：紧紧靠近那人了。这正是他的相貌。老头儿看见他来，就拚命想逃开他的掌握，但是徒然。他紧紧抓住他，把他拖到水里。下水，同他下水，下去五十呎深；他的挣扎逐渐微弱了，终于完全停止。他死了；他杀了他，实行了他的誓言。

“他是在一片大沙漠的炙人的沙砾里旅行，光着脚，孤单单一个人。沙土迷住了他的眼睛，使他呼吸感到困难；细小透明的沙粒飞进毛孔，使他难受得要发疯。被风卷起来的一大阵一大阵

的沙，在灼日之下照得透亮，远远地像一条条的火柱在猖獗。死在这凄凉的荒漠里的人们的骸骨，撒满他的脚下；周围的一切都被一种吓人的光笼罩着；眼界所及之处只有恐怖的景象。他疯狂地向前冲，徒然想喊出一声惊怖的叫唤，舌头却粘在嘴上。他振起了超自然的气力在沙里跋涉，又累又渴，疲惫不堪，终于倒在地上失了知觉。是什么芬芳的凉爽使他苏醒过来的；是什么潺潺的声音？水！的确是泉水；清洁的新鲜的水流在他脚下奔着。他饱喝了一顿，把发痛的四肢伏在岸边上，陷入一种可意的神志恍惚状态了。渐渐接近的脚步声惊醒了他。一个白头发的老年人蹒跚地走过来解他的如焚之渴。又是他！他用手臂抱住那老年人的身体向后拖。他挣扎着，嘶叫着要水——只要一滴水救命！但是他紧紧地拉住了他，用贪馋的眼光看着他的惨痛；当他的没有生命的头垂在胸口上的时候，他就用脚把那尸首踢开了。

“热病离身、神志恢复之后，他一清醒过来就发现自己已经是富有而自由的了：他听说那位宁愿让他死在牢里的父亲已经在鸭绒床上寿终正寝了。——还说宁愿呢！他父亲已经让那些对他来说比他自己的生命还宝贵得多的人由于穷困和无药可医的心病而死去了——父亲一心一意要让儿子穷得像乞丐，但是因为对自己的健康和精力很自负，所以把这一措置拖延得太迟了，现在只好在另一世界里咬牙切齿，懊恨自己的疏忽，把财产留给了儿子。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觉了这件事，而且还发觉了很多事。他回想他生活下去的目的，记起了他的仇人是他妻子的亲父亲——是使他坐监牢的人，也是不管女儿带着孩子跪在他脚下哀求怜悯、而把她们踢出大门的人。啊！他多么厉害地诅咒身体的衰弱——因为它阻止了他马上起来积极进行他的复仇的计

划！

“他叫人把他从这个悲哀和不幸的场所搬走，移居到海边一个清静的地方——并不是希望要恢复平静的心境或者快乐，因为这两者都永远消逝了；而是为了恢复他的虚弱的身体和考虑他的宝贵的计划。就在这里，什么恶鬼给他送来了一个让他作初次的、极其可怕的复仇的机会。

“是夏季；他常常在将近黄昏的时候从他的孤独的住所出发，满脑子是忧郁的思想，沿着危岩之下的狭路信步走到一处荒凉和寂寞的地方，那是他在漫步的时候偶尔发现而且看中的，于是就在什么滚下来的碎岩石上坐下，把脸埋在手裡，就这么待上几个钟头——有些时候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他头上的狰狞的巉岩用它的长长的影子把他附近的一切都遮上一层浓厚的黑暗。

“一个风平浪静的黄昏，他在他的老地方坐着，时而抬头看看海鸥的飞翔，时而看看海里的一条光辉灿烂的深红色的道路：这条路开始于海洋的中央，似乎一直伸展到日落的地方。正在这时候，沉沉的寂静被一声呼救的叫唤打破了；他听着，正在怀疑自己刚才听错了没有的时候，叫声又起了，而且比先前更响，他就站起来向传来声音的方向赶过去。

“事情马上就明白了：海滩上有些散乱的衣服；在离岸不多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个人头浮在浪上；并且有个老年人，痛苦地绞着手，跑来跑去嘶叫着求救。这病人的体力现在已经充分复原了，所以就脱掉上衣，向海水冲过去，想跳进去救那要淹死的人。

“‘赶快来，先生，看上帝的面上；救命，救命，先生，为了上天的爱。他是我的儿子，先生，我的独子！’老年人发狂似的说，一面走上前来迎他。‘我的独子呀，先生，他要在他父亲

的眼前死掉了!’

“他听见老年人的第一句话，就停住脚不再跑了，并且把手臂交迭在胸口，完全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

“‘伟大的上帝!’老年人喊，退缩着——‘海林!’

“这位陌生人微笑一下，一声不响。

“‘海林!’老年人说，发狂似的——‘我的孩子，海林，我的亲爱的孩子，你看，你看!’可怜的父亲喘着气，指指那青年人在为生命而搏斗的地方。

“‘你听!’老年人说——‘他又喊了一次。他还活着哪。海林，救他呵，救他呵!’

“这位陌生人又微微一笑，仍旧像石像一般动都不动。

“‘我亏待过你，’老年人用尖声喊着说，扑通在地上跪下了，合着掌求他。‘你复仇吧；拿去我的一切，我的生命；把我丢进你脚下的海水里，如果人类的天性能够镇压住挣扎，我就尽可能不动不动手脚地死去。你把我丢下去吧，但是你救救我的孩子，他是这样年轻，海林，不能这么年轻轻地就死掉!’

“‘你听着，’陌生人说，恶狠狠地抓住老人的手腕——‘我要生命来赔偿生命，而这里正是一个。我的孩子在他的父亲眼前死掉，死得比现在要死的这个诽谤他姊姊的小东西更惨更苦得多。那时候你笑，当着你女儿的面——现在死神已经把手伸到这个面孔上了——嘲笑我们的痛苦。你现在怎么想法？你看那里吧，你看吧!’

“陌生人一边说这话，一边指着海。一声微弱的叫唤在海面消失了：临死的人的最后的强有力的挣扎使波动着的浪涛激荡了一会儿：他进入他夭折的坟墓的地方就和周围的水混成一片，分

不清了。

“过了三年之后，一位绅士在伦敦的一个律师的门口从一辆私人马车里下来了，说有要紧的事情要找律师密谈：这个律师当时是以处理业务不大刁难而著名的。虽然那绅士显然还没有过了壮年，但是脸色苍白、枯槁和沮丧；在办公事的人看来，不用多想，一眼就可以看出疾病或者苦难在改变他外貌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单纯的时间之手在双倍的时间里所完成的还多。

“‘我想请你替我办点儿法律上的事情，’这陌生人说。

“律师巴结地鞠了躬；膘膘那位绅士手里拿着的大包裹。他的客人注意到这眼光，就进行说明。

“‘这不是普通的公事，’他说；‘这些文件也不是没有经过了长久的困难和费了很多的钱就轻易到我手里的。’

“律师对那包东西更焦急地瞧了一眼：他的客人解开扎住的绳子，露出许多带着一份份契据的期票，和其他文件。

“‘你看得出，’这委托律师代办的当事人说，‘这些文件上写着名字的那个人，他凭着这些东西在过去几年间借了大笔的款子。他和这些借据的原执有者们有一个默契，就是在某一限度之内这些借款可以随时展期；我呢，花了三倍或者四倍的代价从原有者手里把它们都买了过来。那样的默契任何地方都没有写明。他近来遭受了许多损失；假使这些债务一下子全部压到他头上的话，他就要垮台了。’

“‘总数有好几千镑哪，’代办律师大致看了看那些文件说。

“‘是嘛，’当事人说。

“‘我们打算怎么样呢？’这执行律师事务的人问。

“‘怎么样!’委托者答,突然激昂起来——‘运用法律的一切机械,凡是智慧所能设计和欺诈所能执行的一切阴谋;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法律的公开的压迫,加上最机敏的执行法律业务的人们的一切伎俩。我要使他痛苦而缓慢地死亡。毁掉他,夺过他的田地和动产,把他赶出房屋和家庭,叫他老年沦为乞丐,叫他死在一个平凡的牢狱里。’

“‘但是这笔费用,我的亲爱的先生,这一切的费用呢,’代办律师从一时的惊慌中恢复过来的时候用讨论的口气说。‘假使被告是破产的人,那末谁付这些费用呢,先生?’

“‘随你说多少数目吧,’那陌生人说,一面拿起了笔——他的手由于兴奋而颤抖得这么厉害,几乎拿不住它——‘随便多少都可以。不要不敢说,你这人。我不会嫌数目大,只要你使我达到我的目的。’

“代办律师冒失地说了一个大数目,作为他把损失的可能性都计算在内的预付款项;但是与其说是他照着他主顾的要求行事,还不如说是试探一下他认真到什么程度。陌生人数开了一张支票,就走了。

“支票如数兑现了,代办律师知道他的陌生的当事人是可靠的,就热心工作起来。此后的两年多,海林先生常常会在事务所里整天地坐着,埋头思考他们积累起来的那些越来越多的文件,他的眼睛愉快得发光,反复地看那些申辩的信,要求稍稍延期的申请和对方一定要陷于破产的表现,这些都是开始‘法律从事’之后接二连三地涌来的。对于要求稍微宽限时日的一切呼吁,只有一个回答——必须付款。田地、房屋、家具,挨次地借着那许多次强制执行的判决被夺了过来,那老头儿要不是避开了警察的

耳目逃走了的话，他本人照理也要被关进监狱了。

“海林的不可消释的仇恨非但没有因为他的迫害的成功而满足，反而因为他使人遭到的毁灭增加了百倍。他一听说老头儿已经逃掉，就气愤得无以复加。他忿怒得咬牙切齿，扯头发，恶毒地咒骂那些负责去拘捕他的人。他们一再保证一定可以发现逃亡的人，这才使他稍稍恢复了平静。派了密探分别到四面八方去打听；能想到的一切找他的隐藏处所的方法都用尽了；但是完全白费。半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他。

“最后，有一天深夜里，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的海林，出现在他的代办律师的私人住宅门口。他告诉他家里人说，有一位绅士要立刻见他。代办律师在楼梯上听出了他的声音，还没有来得及叫仆人去请他，他就冲上了楼，走进了客厅，脸色苍白，呼吸艰难。他关上门，为了避免被人听见，然后倒在一张椅子上，低声说：

“‘别响！我到底找到他了。’

“‘当真！’代办律师说。‘干得好，我的亲爱的先生；干得好。’

“‘他躲在肯邓镇的一个穷苦的地方，’海林说。‘我们这一向没有找到他，也许倒是件好事，因为他独自一人住在那里，一直是苦得不得了，他穷——很穷。’

“‘很好，’代办律师说。‘当然的罗，你明天就要去逮捕他吧，’

“‘是的，’海林回答。‘且慢！不要！再过一天。你奇怪我为什么要拖延一天吧，’他接着说，可怕地微笑一下；‘但是我忘记了。后天是他的一个纪念日：在那一天实行好些。’

“‘很好，’代办律师说。‘你要不要写一个通知给警官？’

“‘不用；叫他晚上八点钟，到这里等我，我亲自陪着他去。’

“到约定的晚上他们碰了头，雇了一部出租马车，叫车夫开到教区贫民收容所所在的潘克拉斯路的转角上。他们下车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转过兽医院前面的没有窗户的墙壁，走进一条小街，这条街叫做——或者当时叫做——小学院街，不论现在热闹不热闹，然而在那时却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周围除了田野和水沟几乎什么都没有。

“海林把带在头上的旅行帽拉下来遮住了半个脸，用一件披风裹住身体，在这街上最坏的一家房子的前面站住，轻轻地敲门。立刻有一个女人来开门，还行了一个屈膝礼作为招呼，海林用耳语声叫警官留在下面，自己轻轻爬上楼，开了前房的门，立刻进去了。

“他所搜寻的那个不共戴天之仇的敌人现在是个龙钟的老人了：他正坐在一张毫无陈设的桌子旁边，桌上有一支可怜相的蜡烛。海林走进去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衰弱地站起身来。

“‘又是什么，又是什么？’老头儿说。‘又是什么新的不幸？你来干什么？’

“‘和你说一句话，’海林回答。说着，他就在桌子那一头坐了，脱下了披风和摘下帽子，显出他的容貌。

“老头儿像是立刻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他倒在椅子上，双手捧在一起，带着憎恨和恐惧的混合神情凝视着这妖怪。

“‘六年前的今天，’海林说，‘我要你偿还我的孩子的命。我在你的女儿的尸体旁边发了誓，老头儿，我要过复仇的生活。我决没有一瞬间改变过我的目的；纵使我改变了，只要一想到她慢

慢死去的时候那种不怨一声的痛苦的神情，或者一想到我们的无辜的孩子的饥饿的脸色，就可以激励我加紧工作了。我的第一个报复行为你总还清楚地记得；这是我最后的一个。’

“老头子抖了一下，他的手无力地垂在身边了。

“‘我明天就离开英格兰，’稍微停顿一下之后海林说。‘今天夜里我把你交托给从前你听任她受过罪的那种活地狱——一个毫无希望的牢狱——’

“他抬起眼睛看看老年人的面孔，住了嘴。他把蜡烛举起来照一照他的脸，然后轻轻放下，走出了房间。

“‘你最好是去看看那个老头儿，’他开了大门示意警官跟他走的时候，对那女人说——‘我想他是病了。’女人关了门，连忙跑上楼，发现他已经没有生命了。

“肯特州的最平静与最僻静的教堂墓地之一，里面有野花和草混杂着，周围的优美的风景构成英格兰花园里的最美的地点；在这墓地里的一块朴素的墓碑之下，躺着那青年母亲和她的稚弱的孩子的遗骸。但是父亲的骸骨没有和它们合葬；而且从那天夜里之后，代办律师也决没有得到关于他的古怪当事人的以后的事迹的丝毫消息。”

老头儿说完故事之后，走到屋角里，从一只挂钉上取下帽子和上衣，慢条斯理地穿戴上；于是，一句话也不再说，慢慢地走掉了。因为缀着彩色钮子的绅士已经睡着了，并且在座的人大部分都一心一意地在从事把融化的蜡烛油滴在掺水白兰地的杯子

里的滑稽事情，所以匹克威克先生走的时候，也没人注意他；他付了自己的和维勒先生的账之后，和这位绅士一道从“喜鹊和树桩”的门檐之下出去了。

第二十二章

匹克威克先生旅行到伊普斯威契，
碰到一件跟一位带黄色卷发纸的
中年妇女有关的浪漫的奇遇

“那是你主人的行李吗，山姆？”大维勒先生看见他的爱儿拿了一见旅行包和一只小皮箱走进怀特却波尔的公牛饭店的院子，就这样问他。

“你猜得一点儿不错，老家伙，”小维勒先生答，把他的负担放在院子里，然后向上一坐。“东家本人马上就来。”

“他是坐小马车来吧，我想？”父亲说。

“是呀，他花了八便士冒着两哩路的危险，”儿子回答。“今天早上后娘怎么样？”

“古怪，山姆，古怪，”年长的维勒先生答，带着动人的庄严神情。“她近来有点儿美以美派的派头儿了，山姆；她是非常的虔诚，一定的。她对于我说起来是太好了，山姆——我觉得我不配娶她做老婆。”

“啊，”塞缪尔先生说，“你这是很克己的话呵。”

“很克己，”他的父亲回答说，叹了一口气。“她弄到一个什么新发明，说是已经长大的人可以新生呢，山姆——新生，我想他们是这样说法的。我倒很想看到这个办法真的付诸实行，山姆。我倒很想看看你的后娘重新生一生。我一定会送她去请人喂奶！”

“你想那天她们这些婆娘干些什么来，”维勒先生稍为停顿了一会儿之后继续说，在停顿的时间他用食指在鼻子的侧面意味深长地敲了这么半打次数。“你想她们那一天干些什么啦，山姆？”

“不知道，”山姆答，“什么呀？”

“开了一个大茶会，请来一个她们叫做她们的牧人的家伙，”维勒先生说。“我站在我们那边儿的一家画铺子外面张望着，看见了一张小招贴：‘票价每张半银币。向委员会申请。秘书维勒太太。’我回家的时候，委员会正坐在我们的后客堂里——有十四个女人；我倒希望你能听一听她们说的，山姆。她们在那里搞决议、表决费用等等的花样，我一方面是因为你后娘尽蘑菇，一方面也因为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就登记了名字买一张票；星期五晚上六点钟，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和女人一同去，我们走进了三十个人的茶具的第一层楼，那些婆娘都互相捣鬼话，还朝我看，仿佛她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胖的五十八岁的男子。后来，楼下发出了一阵嘈杂声，一个红鼻子白领带的瘦小子冲了上来，大声叫着说：‘牧人来看他的忠实的羊群了；’就进来了一个穿黑衣服、一张大白脸的胖家伙，微笑着像自鸣钟的机器似的兜了一个圈子。那种样儿呵，山姆！‘和平之吻’，牧人说；随手他就吻了所有的女人，他吻完之后，红鼻子的人就动手干起来。我

正在算计我到底要不要也来干一下——尤其是因为正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坐在我旁边——但是茶送上来了，在楼下烧茶的你的后娘，也上来了。他们就大吃起来，牙咬手抓的。调茶的时候，山姆，那一片声音就像唱赞美诗一样；那么文雅，那种吃和喝！我倒希望你能看到那牧羊人吃起火腿和松饼来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会吃会喝的家伙——从来没有。那个红鼻子决不是你高兴包给他饭吃的人。可是比起牧羊人来他简直算不了什么。唔，喝过茶之后呢，他们又唱了一首赞美诗，后来牧羊人就开始讲道：他讲得可是很好，虽说那些装在他肚子上的松饼不知要有多重哪。忽然之间，他打住了，嚷着说，‘罪人在哪里；可怜的罪人在哪里？’听了这话，所有的婆娘都看我，而且唉声叹气地像是要死的样子。我觉得有点古怪，不过我什么都没有说。不一会他又打住了，死死地盯着我，说，‘罪人在哪里；可怜的罪人在哪里？’所有的婆娘又哼了起来，比先前响十倍。这叫我有点冒起火来，所以就走上一两步说，‘我的朋友，’我说，‘你这话是对我说的吗？’——无论什么绅士都应该向我说声对不起了，可是他非但没有，反而比以前更放肆；管我叫家伙*，山姆——受神罚的家伙——还有各种各样这一类的坏话。所以我真正火了，我先给他两下，后来又给那红鼻子的人两下，就走掉了。我倒希望你听一听那些女人叫得多厉害呵，山姆，一面叫一面把牧羊人从桌子下面拉出来。——哈罗！主人来了，一点儿不错！”

* 这“家伙”是“器皿”的俗语，原文 Vessel，源出《圣经》，意即谓“人”，受神罚的家伙就是遭天罚的人。

维勒先生说着，匹克威克先生就下了一辆小马车，走进了院子。

“今早上的天气很好，先生，”大维勒先生说。

“实在美，”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

“实在美，”一个红头发的人附和说，他长着一个好追根究底的鼻子，戴着一副蓝眼镜，正和匹克威克先生同时下一辆小马车。“到伊普斯威契去的吗，先生？”

“是，”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

“巧得很。我也是。”

匹克威克先生鞠了一躬。

“坐外面的位置吗？”红头发的人说。

匹克威克先生又鞠一躬。

“哎呀呀，了不得——我也是外面的位置，”红头发的人说：“我们真正是一道去了。”红头发的人像是得了全世界最奇怪的发现之一似的，高兴地微笑着。他是个神情俨然、鼻子尖锐、说话口气带点神秘的人，有一种像鸟雀一样的习惯，无论说句什么话都把头一扭。

“能够和你做伴我觉得很荣幸呵，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新来的人说，“那对于我们两人都好，是不是？有伴儿，你知道——有伴儿是——是——是和孤独大不相同的呵——是不是？”

“那是不可否认的，”小维勒先生说，带着殷勤的微笑参加谈话。“那就是我叫做不言自明的事，正像使女说卖狗食的不是绅士的时候他所回答的一样罗。”

“啊，”红头发的人说，用傲慢的眼光把维勒先生从头到脚地

打量着。“你的朋友吗，先生？”

“不能一定说是朋友，”匹克威克先生低声回答说。“事实是，他是我的当差的，但是我允许他随便一些；因为，我不瞒你说，我自以为他是个奇人，我对他是有点儿得意的。”

“啊，”红头发的人说，“这，你瞧，就是兴趣问题了。我是不欢喜什么奇不奇的；我不爱；我不觉得有什么必要。你叫什么名字，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这问题的突兀和这位陌生人态度的古怪，使他觉得非常有趣。

“啊，”红头发的人说，把名片向怀中小册里一夹，“匹克威克；很好。我高兴知道一个人的名字，这免了许多麻烦。这是我的名片，先生。麦格纳斯，你看到了吧，先生——麦格纳斯是我的姓。这姓还好吧，我想，先生？”

“很好的姓，的确是，”匹克威克先生说，完全忍不住地微微一笑。

“是呀，我想是的，”麦格纳斯先生继续说。“还有个好名字呢，你看。对不起，先生——假使你把名片稍为斜着点儿拿，这样拿，你就看得出那上面的一划了。瞧——彼得·麦格纳斯——听起来很不错吧，我想，先生。”

“很不错，”匹克威克先生说。

“这些缩写字母才有趣哪，先生，”麦格纳斯先生说。“你看——P. M. * ——午后。我有些时候给亲密的朋友写什么便条，

* 彼得·麦格纳斯 (Peter Magnus) 的缩写是 p. m.，也即午后 (Post meri—dien) 之缩写。

署名就用‘下午’。这使我的朋友们很觉得有趣哪，匹克威克先生。”

“我相信这会让他们高兴得了不得哩，”匹克威克先生说，有点儿妒忌用来款待麦格纳斯先生的朋友们的那份快活了。

“喂，绅士们，”马夫说，“马车是妥当了，请上去吧。”

“我的行李都在上面吗？”麦格纳斯先生问。

“都在上面，先生。”

“那红手提包在上面？”

“在上面，先生。”

“条子提包呢？”

“在前面的行李间里，先生。”

“褐色的纸包呢？”

“在座位下面，先生。”

“皮帽盒呢？”

“都在车上了，先生。”

“那末上车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对不起，”麦格纳斯回答说，站在车轮上。“对不起，匹克威克先生。事情没有弄妥，我不能上车。照那人的态度看来，我相信皮帽盒一定没有放上车。”

马夫的严正的申辩完全没有用处，终于不得不把皮帽盒从行李的最底下扒了出来，叫他好放心它是扎得好好的；他放心了这一项之后，又有了一种严重的预感，首先是觉得红提包放得不好，其次是条子提包被偷窃了，然后是褐色纸包“散掉了”。最后，他获得了这一切疑心显然都是毫无道理的证明的时候，这才答应爬上了车顶，说现在他才统统放了心、觉得很舒服和很快乐

了。

“你是有点儿神经过敏吧，是不是，先生？”大维勒先生问，一面爬上他的座位一面斜眼看着这个陌生人。

“是的；关于这些小事情，我是有一点儿，”陌生人说，“不过我现在好了——现在很好。”

“唔，这还算运气，”大维勒先生说。“山姆，扶着你东家上车夫台来；那只腿，先生，对啦；手给我，先生。上呀。你小孩儿的时候要轻些呢，先生。”

“一点儿不错，你说的，维勒先生，”气都透不过来的匹克威克先生很高兴地说，在车夫座上靠着他旁边坐了下来。

“打前面跳上来，山姆，”维勒先生说。“威廉，开吧。当心拱门，绅士们。就像馅饼师傅说的，‘头呵’。行啦，威廉。放手让它们跑吧。”于是马车向怀特却波尔开过去，叫这人口相当稠密的地方的全体居民羡慕不置。

“这个地方不能算很好呵，先生，”山姆说，举手触一触帽子——这是他要和主人谈话之前老是有的礼数。

“的确不好，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观察着他们所通过的拥挤而污秽的街道。

“真是很奇怪，先生，”山姆说，“穷苦和牡蛎好像总是在一块儿的。”

“我不懂你这话，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是说，先生，”山姆说，“地方越穷，好像买牡蛎的就越多。你看这儿，先生；每隔六、七家就有一个牡蛎摊子——顺着大街摆成了一行。我真的相信，一个人穷了的话，就冲出房子拚命地吃牡蛎。”

“的确是嘛，”大维勒先生说，“还有腌鲑鱼也是一样的花头！”

“这两样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以前倒没有想到，”匹克威克先生说。“到前面一停车子我就要把它们记下来。”

这时他们到了玛尔·恩德的通行税卡；一阵深深的沉默，直到又走出两三哩的时候，大维勒先生突然对匹克威克先生说：

“拦路人的生活很古怪呵，先生。”

“什么人？”匹克威克先生说。

“拦路人呵。”

“拦路人是什么呀？”彼得·麦格纳斯问。

“老头儿是说卡子上收税的人，绅士们，”维勒先生加以解释说。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我明白了。是的；很奇怪的生活。很不舒服的。”

“他们都是些遇到过什么失望的事情的人，”大维勒先生说。

“噢，噢？”匹克威克先生说。

“唔。因为那种缘故，他们就脱离尘世隐居起来，把自己关在卡子里；一部分是为了清静，一部分是借着收税来向人类报仇。”

“噯呀，”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种事情。”

“是事实，先生，”维勒先生说，“假使他们是绅士们，你们可以说他们是厌世者，不过事实上他们却只欢喜管卡子。”

维勒先生就这样聊着，既有趣而又有益，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消磨着旅途中的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话题是决不缺乏的，因为即使维勒先生的话匣子有时候停顿了，还有其他的充分供

给，例如麦格纳斯先生为了要知道旅伴们的全部个人历史而发出的探问，还有他每到一站就焦急地大声叫嚷，为了关心他的两个提包、皮帽盒和褐色纸包的平安和康乐。

在伊普斯威契的大街的左边，就是过了镇公所面前的空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驰名遐迩的旅馆，它的大名叫做“大白马”，尤其出色的是在正门之上竖着一个暴跳的石兽，扬着鬃毛和尾巴，远远看起来像一匹发狂的拉车马。这个大白马饭店在邻近所以大出风头，完全和一只锦标牛、或者本州年报上记载的萝卜、或者一只笨重的猪一样——因为它庞大。再没有什么房屋像伊普斯威契的大白马饭店这样，一座房子里包含了这许多没有地毯的过道的迷阵、这许多簇拥在一起的发霉的光线不足的房间和这许多让人在里面吃和睡的小窟洞。

伦敦来的驿站马车每晚在一定时间停车的地方，就是这个过份兴旺的酒店的门口；匹克威克先生、山姆·维勒和彼得·麦格纳斯先生在本书的这一章所说的那晚，就是从伦敦的这种驿站马车上下来的。

“你在这里歇宿吗，先生？”红提包、条子提包、褐色纸包和皮帽盒，都在过道里放好的时候，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这样问。“你在这里歇宿吗，先生？”

“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噯呀呀，”麦格纳斯先生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凑巧的事情。噯，我也是在这里歇宿呵。我希望我们一道吃饭好不好？”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不过我不能确定我有没有朋友在这里。这里有没有一位客人叫特普曼的，侍者？”

一个脑满肠肥的仆人，手臂下夹着一块用了两个星期的抹

嘴布、腿上穿着和它同时代的袜子，他听见匹克威克先生问他的话之后，慢吞吞地停止了对街上凝视的贵干，把那位绅士从帽子顶到绑腿最底下的钮子细细打量一番，然后用劲地回答说：

“没有。”

“有没有叫做史拿格拉斯的？”匹克威克先生问。

“没有！”

“叫文克尔的呢？”

“没有。”

“我的朋友们今天没有到，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那末我们两人一道吃吧。给我们开个私人房间吧，侍者。”

提出了这个要求之后，那胖子总算赏脸叫擦靴子的去搬绅士们的行李，自己就带他们走进一条又长又暗的过道，招呼他们进了一间宽大而陈设恶劣的房间，房里有一只污秽的壁炉，炉子里有一堆小火可怜地努力想活泼起来，但是很快就被这地方的令人沮丧的势力压倒了。过了一个钟头，这才给旅客们开上来一点鱼和一块肉排；收清了餐桌以后，匹克威克先生和彼得·麦格纳斯先生把椅子拉近火炉，叫了一瓶为了饭店的好处价钱是再贵不过的、东西是再坏不过的红葡萄酒之后，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喝起掺水白兰地来。

彼得·麦格纳斯先生天生是个非常多话的人，而掺水白兰地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作用，把心里的深深埋藏着的秘密弄得活跃起来。他谈了他自己、他的家庭、亲属、朋友、笑料、事业和他的兄弟们（最多嘴多舌的人是有很多话来讲他们的兄弟们的）的种种事以后，通过他的有色眼镜对匹克威克先生忧郁地端详了几秒钟之久，于是带着羞怯的态度说：

“你以为——你以为，匹克威克先生——你以为我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呢？”

“我敢起誓，”匹克威克先生说。“我是完全猜不到的；也许是为了事务吧。”

“一部分对，先生，”彼得·麦格纳斯先生答，“但是同时，一部分错了；再猜猜看，匹克威克先生。”

“真的，”匹克威克先生说，“我真的只能听凭你的意思，随便你说不说了，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办吧；因为我决不会猜中，纵使猜上一整夜。”

“嘿，那末，唏——唏——唏！”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说，羞涩地吃吃笑了一阵。“你觉得怎么样呢，假使，匹克威克先生，假使我是来求婚的话，先生，呃？唏——唏——唏！”

“我觉得吗！你是非常可能成功的呵，”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流露出他的最温和的微笑之一。

“啊！”麦格纳斯先生说，“可是你当真这么想吗，匹克威克先生？可是，是真的？”

“的确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见得；你只是开玩笑吧。”

“的确不是开玩笑。”

“噢，那末，”麦格纳斯先生说，“不瞒你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匹克威克先生，虽然我生来就非常妒忌——妒忌得要命——但是我不妨告诉你，这位女士就在这个旅馆里呵。”说到这里，麦格纳斯先生摘下了眼镜，为了做一个眉眼，然后又把它戴上。

“原来你在饭前老是跑出去就是为了这个呵，”匹克威克先生说，显出机伶的样子。

“嘘——是呀，你说得对，正是这样；不过我并没有傻到去找她那步田地。”

“没有吗！”

“没有；不行的，你知道，因为正在旅行之后呵。等到明天，先生；那要好得多啦。匹克威克先生，那只提包里有一套衣服，那帽盒子里有一顶帽子，我希望，由于这套衣服所产生的效果，会对于我有不可估价的用处呢，先生。”

“果真！”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呀；你今天一定看到我是多么不放心它们了。我相信有钱也买不到另外一套这样的衣服和这样的帽子呵，匹克威克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向这一个幸运的人祝贺，祝贺他获得这套无可疵议的衣服和帽子；而彼得·麦格纳斯先生显然是有所思的样子沉默了一会儿。

“她真是可爱的人，”麦格纳斯先生说了。

“是吗？”匹克威克先生说。

“非常可爱，”麦格纳斯先生说，“非常。她住在离这儿大约二十哩的地方，匹克威克先生。我听说她今天晚上到这里来，并且明天一上午都在这里，所以我就来利用这个机会。我觉得旅馆是一个向独身妇女求婚的好地方，匹克威克先生。也许她在旅行中间是比在家更可能感觉到她的处境的孤独的。你看怎么样，匹克威克先生？”

“我看是很可能的，”那位绅士回答说。

“我请你原谅，匹克威克先生，”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说，“不过我自然而然地有点儿好奇；你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呢？”

“我的事情可不愉快得多了，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一回忆起来，血就冲到脸上来了。“我来，先生，是为了揭露一个人的欺骗和虚伪，这个人我曾经绝对信任过他的忠实和人格。”

“噯呀呀，” 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说。“这是很不愉快的呵。是位女士吧，我猜想？呃？噯！不老实，匹克威克先生，不老实。罢了，匹克威克先生，我决不想刺探你的感情。这些是痛苦的事情，先生，非常痛苦的。不要介意我，匹克威克先生，假使你要发泄感情的话就发泄吧。我知道受到遗弃是多难受的，先生；我遭受过三四回这种事情了。”

“你为了你所设想的我的悲哀，来安慰我，使我非常感激，” 匹克威克先生说，一面上紧了表，放在桌上，“但是——”

“不，不，” 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说，“一句也不用再说了：这是痛苦的话题。我明白，我明白。什么时候了，匹克威克先生？”

“过了十二点了。”

“噯呀呀，是睡觉的时候了。这样坐着是决不行的。明天我的脸色要不好了，匹克威克先生。”

一想到这种不幸，彼得·麦格纳斯先生就连忙拉铃叫卧室女侍者；于是条子提包、红提包、皮帽盒、褐色纸包都搬到他卧室里去了，他带着一只漆烛台引退到旅馆的一头去了，同时，匹克威克先生也带着另外一只漆烛台，被人引导着穿过迂回曲折的过道向另外一头去了。

“这是你的房间，先生，” 卧室女侍者说。

“好的，”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四面看看。这是一个相当宽大的双铺房间，生了一个火炉；整个地说，看样子要比匹克威克先生根据大白马饭店缺少设备的经验所想像的要舒服一些。

“另外一张铺上没有人睡吧，当然罗，”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没有的，先生。”

“很好。教我的当差的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给我送点儿热水来，今晚上我没有事情要他做了。”

“就是啦，先生。”女侍者向匹克威克先生道了晚安，出去了，让他一个人留下。

匹克威克先生在火炉前面的椅子上坐了，沉浸于一串散漫的思想之中。他首先想到他的朋友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后来他的思想转到玛莎·巴德尔太太身上；而从这位太太又自然而然地想到道孙和福格的黑暗的办公室。从道孙和福格身上就离了题，插进了古怪的当事人的故事的半中腰；然后又回到伊普斯威契的大白马饭店，清清楚楚地觉得他是要睡着了；所以他振作了一下，开始脱衣服，但是这时候想到他把表忘在楼下的桌上了。

这只表呢，是匹克威克先生的一个特别宠爱的东西，在他的背心的掩蔽之下带了许多年了——年数多得我们现在都说不清了。假使没有它在枕头下面或者在头边的表袋里面轻轻地滴答响着，而他竟能够睡得着觉，这种事情匹克威克先生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所以，因为时间已经很迟，而他又不愿意在夜里的时候拉铃，他就披了刚刚脱掉的上衣，拿了漆烛台，轻轻地走下楼去。

匹克威克先生走下的楼梯越多，好像楼梯就越走不完，而且一再走到了什么狭小的过道正要庆幸自己已经到了底层，谁知道在他的吃惊的眼睛前面却又出现一段楼梯。最后，他走到一所石头厅堂，他记得他初进旅馆的时候看到过。于是他探查了一个过

道又一个过道；窥探了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正在他打算绝望地放弃寻找的念头的时候，终于推开了他在里面消磨过那一晚上的那个房间的门，看见了他在桌上遗失的财产。

匹克威克先生得意地抓起表来，开始回头向他的卧室走。如果说他下来的行程已经是困难而没有把握的了，那末他回去的路程就更加是无限糊涂的了。门口装饰着各种形状、质地和尺寸的靴子的一排排的房间，向四面八方岔开去。他有一打次数，轻轻旋开什么一个像他的卧室的房子的门，那时就从里面发出“见鬼，是谁呀？”或者“干什么？”的一声粗卤的叫唤把他吓得踮着脚尖用真正惊人的敏捷偷偷走掉。他已经濒于绝望的时候，一扇开着的房门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对里面一看——到底不错了。里面有两张床，位置他记得清清楚楚的，炉子里的火还在烧着。他的蜡烛已经不是最初拿到的时候那么长长的了，它在流动的空气里闪烁了几下，就在烛洞里熄掉了，正在他进了房把门带上的时候。“没有关系，”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借着炉子里的火光一样能够脱衣服。”

床是在门的两边，一边一只；每只床的靠里一边都留了一条狭走道，尽里头是一张铺着灯心草垫子的椅子，正好容一个人，以便他或者她高兴从这边上下床的时候用。匹克威克先生小心地拉下他的床铺外面的幔子，在那铺着灯芯草垫子的椅子上坐了，逍遥地脱下鞋子和去掉绑腿，然后脱下并且叠好了上衣、背心和领巾，慢慢地戴上一顶有穗子的睡帽，并且把他这件装饰品上老是连着的带子扎在下巴下面，叫帽子牢牢地戴在头上。这时候他的脑子里想到了刚才迷了路的荒唐可笑，于是向铺着灯芯垫子的椅子背上一靠，暗笑起来；笑得这样的欢畅，使得任何人看到那

从睡帽下面发出、使他的和善的面貌变得宽阔的笑容，只要他是头脑健全的人，是一定会觉得非常愉快的。

“真是妙啊，”匹克威克先生对自己说，笑得几乎绷断了睡帽的带子才住——“真是妙啊，我在这个地方迷了路，在那些楼梯里面摸来摸去真是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事情。滑稽，滑稽，非常滑稽。”想到这里，匹克威克先生又暗笑起来，比先前笑得更厉害——并且正要趁着最高的兴致继续脱衣服，这时候，突然有一件极其意想不到的事情打断了他；这就是，有个什么人带着一支蜡烛进房来了，锁了门之后径自走到梳妆台那里，把蜡烛放在上面。

在匹克威克先生脸上浮动着的笑容，立刻消失在无限惊骇的神情之中了。那位不知是谁的人进来得如此突然而且如此的无声无息，使得匹克威克先生来不及喊出一声，或者表示反对。那是谁呢？一个强盗吗？也许是什么存心不良的人看见他拿了一只漂亮的表走上楼来的吧。他怎么办呢？

匹克威克先生要想看一眼这个神秘的来访者而自己最没有被对方看到的危险的话，那末唯一的办法是爬到床上，从幔子中间窥探一下对面。因此他就采取了这个策略。他用手小心地把幔子掩住，使得只有他的脸和睡帽露在外面，于是戴上眼镜，鼓起了勇气，对外一看。

匹克威克先生几乎恐怖和狼狈得晕了过去。站在梳妆镜前面的，是一个带了黄色卷发纸的中年妇女，忙着在梳她们太太们称为“后发”的脑后的头发。不管这位不自觉的中年妇女是为什么来的，但是她想在这里过夜却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她带来了一盏有罩子的灯草灯，并且出于预防火的值得赞美的谨慎，把它放

在地板上的一个盆子里，它在那里发着微微的光明，仿佛一片特别小的水里的一座特别大的灯塔一般。

“我的天哪，” 匹克威克先生想，“多可怕的事情！”

“哼！” 那位女太太说；匹克威克先生的头用自动机器一般的速度缩了进去。

“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么尴尬的事情，” 可怜的匹克威克先生想，冷汗一滴一滴地冒出来沾在睡帽上。“从来没有。这真可怕。”

想看看下文如何的强烈欲望，是不可能抵抗的。因此，匹克威克先生的头又伸出来了。事情比以前更糟了。中年妇女已经整理好头发，用一顶有小折边的薄纱睡帽小心地把头发包好；正在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炉火。

“事情越来越不像样了，” 匹克威克先生暗自推究。“我不能容许事情像这样进行下去。照那女人的泰然自若的样子看起来，显然是我进错了房间。假使我喊起来，她会惊动了旅馆里的人；但是我假使留在这里，结果会更可怕。”

完全不消说得的，匹克威克先生是人类之中最朴实、最谨严的人之一。一想到要给一位女太太看到他的睡帽，就叫他受不了了；但是他把这些该死的带子打了一个结，无论怎么也脱不下来。而他又不得不出来。另外的办法只有一个。他缩到幔子后面，用很大的声音喊叫：

“嘿——哼！”

显然的，那位女士听见这意外的声音吓了一跳，因为她跌下去撞了灯罩灯的罩子；而她叫自己相信那是幻想的作用，也是同样的明显，因为，当匹克威克先生以为她已经被吓得发呆了、晕了过去，于是冒险重新伸出头来窥探的时候，她正像先前一样沉

思地凝视着炉火。

“这个女人特别得很，”匹克威克先生想，重新缩进了头。
“嘿——哼！”

最后这一声，就像传说中的凶猛的巨人布伦多伯尔* 惯于用来表示开饭的时候到了的叫声一样，听得太清楚了，决不会再被误解为幻想的作用了。

“天呀！”中年妇女说。“这是什么？”

“是——是——不过是一位绅士呵，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在幔子后面说。

“一位绅士！”那位女士说，发出一声恐怖的嘶叫。

“全完啦，”匹克威克先生想。

“一个陌生的男子！”女士尖声喊。再过一瞬间的话，全旅馆就要惊动了。她的衣服沙沙作响，她向门口冲过去。

“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说，在极度的绝望中伸出了头，“夫人。”

虽然匹克威克先生伸头出来并没有任何一定的目的，但这却马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已经说过，那位女太太是在门口附近的。她必须出了门才能走到楼梯，而且无疑她这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要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的睡帽的突然出现把她吓回去的话——她被吓得退到房间尽那头的角落里，站在那里狂乱地对匹克威克先生盯着，而匹克威克先生呢，也狂乱地盯着她。

“浑账，”女士说，用双手掩着眼睛，“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的？”

* 英国民间流行的骗小孩的故事中的巨人，勇而无谋，被浑名“杀巨人者”的杰克设计害死。

“没有什么，夫人——什么也没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恳切地说。

“没有什么！”女士说，抬起了头。

“没有什么呵，夫人，凭我的名誉说，”匹克威克先生说，因为那么用劲地点着头的原故，睡帽上的穗子又跳起舞来。“我戴了睡帽和一位女士说话（这时那位女士就连忙一把摘掉了她的睡帽），这就叫我狼狈得几乎要命了，但是我脱不下来呵，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说到这里就把它狠命地一扯作为证明）。我现在明白了，夫人，是我认错了房间，以为这是我的。我在这里还没有五分钟，夫人，你就突然进来了。”

“这种叫人难以相信的话假使的确是真的，先生，”女士说，抽抽噎噎地哭得很厉害，“那你马上就出去吧。”

“这是我最乐意的，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

“立刻，先生，”女士说。

“自然罗，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很快地接口说。“自然罗，夫人。我——我——非常地抱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说，从床的尽里头露了面，“我无意中引起了这场惊扰和激动，我感到深深地抱歉，夫人。”

那位女太太用手指着房门。在这种极其窘困的处境之下，匹克威克先生的性格上的一个优良的品质非常美地表现出来了。虽然他照着老巡逻夫的样子把帽子戴在睡帽上面，虽然他手里提着鞋子和绑腿，臂上搭着上衣和背心，但是他的天生礼貌却是毫不衰减的。

“我是极端地抱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说，深深地鞠躬。

“假使你抱歉，先生，那你就立刻出去吧，”那位太太说。

“马上，夫人；即刻，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说，打开房门，在开门的时候把两只鞋子都落在地上，发出一声大响。

“我希望，夫人，”匹克威克先生拾起了鞋子转过身来重新鞠躬的时候说，“我希望，夫人，我的清白的人格，和我对于你们女性所抱的忠诚的尊敬，可以稍为减少一点儿我这——”但是匹克威克先生还没有说完这句话，那位女士就已经把他推进了过道，把房门上了锁加了门。

不管匹克威克先生可以有多少理由来庆幸自己——因为这么安安静静地就脱离了那种尴尬的处境——他目前的情况却决不是值得羡慕的。他是单独一个人，在一条空空洞洞的过道里，在一座陌生的房子里，黑更半夜，衣履不全；要说他带着一盏灯还完全不能找到的房间在乌漆墨黑中间却能够摸到，这是谈也不用谈的，而且他假使进行这种徒劳无益的企图的时候弄出一点点声息，那他就有充分的可能被什么警惕的旅客开枪打伤，也许打死。他除了留在原处等到天亮没有别的办法。因此，他沿着过道摸着走几步，踏翻了几双靴子、把自己吓得了不得，然后，就在墙壁的一个小墙凹里蹲下来，相当达观地静候天明。

然而他注定了不用受这种额外的磨炼——耐性的磨炼：因为他在那藏身之处蹲了不久，就有一个人拿着一盏灯在过道的头上出现了，这叫他说不出的恐怖。但是他的恐惧突然变了欣喜，因为他看出那人是他的忠实的随从。那果然是塞缪尔·维勒先生，他因为和那坐夜等候邮件的擦靴仆人长谈到深夜，现在正去休息。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说，“我的卧室在哪里？”

维勒先生惊讶万分地盯着他的主人；直到这个问题复述了三遍，这才转过身来领他上那找了好久的房间去。

“山姆，” 匹克威克先生爬上床的时候说。“我今天夜里犯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非常特别的过错。”

“很可能，先生，” 维勒先生冷冷地回答。

“但是关于这，我已经下了决心，山姆，” 匹克威克先生说；“就是，纵使我要在这旅馆里住六个月，我也决不再让我独自一个人出去了。”

“你能够作出这种最谨慎的决定，那是再好不过了，先生，” 维勒先生回答说。“你的判断力出去玩的时候，倒是需要什么人照应你才好，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山姆？” 匹克威克先生说。他在床上抬起了身子，伸出了手，像是要再说些什么；但是突然控制住自己，掉过头去，于是对他的跟班说了一声“夜安”。

“夜安，先生，” 维勒先生回答。他走到门外的时候站住了脚——摇摇头——继续走——停住——剪一剪灯芯——又摇摇头——终于慢腾腾地上他的卧室去了，显然是浸在极其专注的深思之中。

第二十三章

塞缪尔·维勒先生开始专心致力于他本人和特拉偷先生之间的复仇战斗

在匹克威克先生和那位带黄色卷发纸的中年妇女的奇遇引进来的那个早上，在马厩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坐着在为伦敦之行作准备的老维勒先生。他以让人画像的呱呱叫的姿势坐在那里。

维勒先生早年的时候，他的侧面像的轮廓很可能显得雄健而果断。然而他的脸孔已经在安适的生活和听天由命的脾性的影响之下变得宽阔了；它的轮廓鲜明的多肉的曲线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原来分配给它们的界线，所以你除非在正面作全盘的端详，至多只能看见一个通红的鼻子尖。他的下巴呢，由于同样的原因，已经变成了那种威严而显赫的样子，一般是加上一个“双”字在这富于表情的面貌上来形容的；他的脸露出颇为别致的斑驳混杂的颜色，那只有像他这种职业的人和半生半熟的牛肉才有的。他的颈子里围着一条深红色的旅行披巾，这东西渐渐消失在他的下

巴里，看不出有什么层次，叫人很难分清何者是下巴的折痕，何者是披巾的折痕。在这披巾上面是一件宽大的粉红条子的长背心，再上面是一件敞裾的绿色上衣，装饰着大大的铜钮子，其中钉在腰里的两个相离得那么远，从来没有人曾经同时看到它们。他的头发是黑的，又短又光滑，刚刚可以从那低顶的樱色帽子的宽边下面看见。他穿着齐膝的短裤，下面是高统漆靴；还有一条铜表链，上面挂着一颗图章也是铜质的和一把钥匙，在阔大的腰带下面无拘无束地荡着。

我们已经说过维勒先生是在准备着伦敦之行——其实就是他正在吃东西。他面前的桌上放了一瓶啤酒、一块冷牛腱子和一块相当可观的面包，他用真正不偏不倚的态度轮流着光顾它们。他刚刚从后者上面切下了一大块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走进房里的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儿子。

“早呀，山姆！”父亲说。

儿子走到啤酒瓶子旁边，对父亲意味深长地点点头，拿起瓶子来大喝一通作为回答。

“吸劲儿很大呵，山姆，”大维勒先生说，看看他的头生儿子放下来的空了一半的酒瓶子。“假使你投胎做了牡蛎的话*，山姆，那倒是呱呱叫的哪。”

“是嘛，我敢说那我的日子就过得相当不坏了，”山姆回答说，狼吞虎咽地吃起冷牛肉来。

“我非常地难过，山姆，”大维勒先生说，拿起瓶子来划着小

* 牡蛎指缄口不言之人。老维勒上面所说“吸劲儿很大”语意双关，既指他儿子不回答他的招呼，又指他儿子喝起酒来却凶得很。

圈子摇里面的酒，准备喝它。“我非常地难过，山姆，因为听你亲口说你上了那穿着桑子色衣服的家伙的当。在这三天之前，我总觉得维勒这个姓和上当两个字是决计联不到一块儿的，山姆——决不会的嘛。”

“当然决不会罗，就是要除了寡妇那件事，”山姆说。

“寡妇吗，山姆，”维勒先生回答说，稍为有点儿脸红了，“寡妇对于一切规律都是例外的。我听说过，一个寡妇骗起人来抵得上多少平常女人。大概是二十五个，我记不得是不是还要多些。”

“唔；这话好得很，”山姆说。

“还有呢，”维勒先生继续说，不注意对方的插嘴，“那完全是两回事。你知道那法律顾问说的吗，他替那个一高兴就用拨火棒打老婆的绅士辩护的时候说，‘总而言之，法官大人，这是个可爱的弱点呀。’对于寡妇我也是这个说法，山姆，等你到了我这么大的年纪，你也会说这话了。”

“我知道，我应该更懂事一些，”山姆说。

“应该更懂事一些！”维勒先生重复他的话说，用拳头捶着桌子。“应该更懂事一些！嘿，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受的教育抵不上你的一半，甚至抵不上你的四分之一——在街上连六个月也没睡到——就是他也不会上那样的当呀；坍台，山姆。”维勒先生处在由于这痛苦的思虑所产生的感情冲动的状态之中，索性拉铃叫了人来，又喊了一品脱的啤酒。

“罢了，现在再讲也没有用了，”山姆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办法了，那是唯一聊以自慰的办法——在土耳其人杀错了人的时候总是这么说的罗。现在轮到我大显身手了，家长，只要

我一抓到这个特拉偷，我就要给他一个好看。”

“我希望你这样，山姆。我希望是这样，”维勒先生回答。“祝你健康，山姆，祝你很快抹掉你使我们的姓氏蒙受到的污点。”为了举杯祝贺，维勒先生喝了一大口酒，至少去掉新拿来的一品脱的三分之二，把余下的递给了儿子去解决；而他立刻照办了。

“那末，山姆，”维勒先生看看他那挂在铜链子上的两层壳子的大银表，说。“现在是我到办公室里取运货单子的时候了。我还要去看看马车装得怎么样。马车呀，山姆，是像枪一样的——要很小心地装好了才能出发。”

小维勒先生听了这做父亲的所说的那一行的玩笑话，发出了一种孝顺的微笑。他的严父继续用庄严的声调说：

“我要离开你了，塞缪尔，我的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看见你哪。你的后娘也许会叫我吃不消了，也许在你下次再听到贝尔·塞维奇的鼎鼎大名的维勒先生的什么消息之前我已经出了无数次的事情了。我们的家声主要的要靠你了，塞缪尔，我希望你好好地干。在一切小事情上我对你都很放心，就像对我自己放心一样。所以我只给你这一点儿小小的忠告。假使你到了五十岁，想要讨个什么人的话——不管是什么人——那你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假使你有房间的话——随手毒死了你自己吧。上吊太俗气，所以你不用提啦。毒死自己吧，塞缪尔，我的儿子，毒死自己，以后你就觉得高兴了。”维勒先生说了这些伤心话，对他的儿子紧紧地盯了一会儿，慢慢地转过身去走出了他的视线。

父亲走了之后，塞缪尔·维勒先生怀着这些话所唤起的沉

思心情从大白马饭店走了出去；他转弯向圣克里门特教堂走去，想在它的古老的境界之内溜溜，解解闷。他逛了一会儿之后，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一所样子森严的院子——而且他发现这里除了他进来的那条岔路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他正打算回头出去，忽然出现了一个人，使他呆呆地站住了；这人的样子和神情，我们下面再说。

塞缪尔·维勒先生原是在深深的神思恍惚的状态之中，时而抬头看看那些古旧的红砖头房子，对什么打开百叶窗或者推开卧室窗户的健美的女用人丢个眼风，这时候，院子尽头的一所园子的绿色栅栏门忽然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一个男子，他随手很小心地关了绿门，匆匆向维勒先生站着的地方走了过来。

那末，假使不算任何附带的条件，把这件事孤立起来看的话，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的；因为世界上到处都有男子们走出园门，随手关上绿栅栏门，甚至也是匆匆地走掉，却不至于引起一般人特别的注意的。所以，显然的，一定是这个人本身，或者他的态度，或者两者有什么足以叫维勒先生特别注意的了。到底是否如此，请读者自己去判断，且听我们忠实地叙述那人的行为。

那人关了绿门走过来，这我们已经说过两次了，他用急促的步子走着；但是他一看见维勒先生，马上就逡巡起来，并且站住了脚，仿佛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才好。既然绿门已经在他背后关了，而且面前又只有一条出路，所以他不久就领悟到非得走过维勒先生身边不可了。因此，他恢复了迅速的步子前进，把眼睛直瞪着前面。这人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把脸扭成一副从来没有见过的极其可怕可骇的鬼脸。大自然从来也没有给自己的作品加上

像这人一下子在脸上装出来的做作得出奇的装饰。

“唔！”维勒先生看见那人走近来的时候心里说，“古怪得很。我简直要发誓说这是他了。”

那人走上来了，越近，他的脸就扭得越比以前可怕。

“我可以罚誓那就是那头黑头发和那套桑子色衣服，”维勒先生说；“不过这样一副嘴脸以前倒没有看见过。”

维勒先生这样说着，那人的脸又作出痛得要命的样子，变得十分可怕了。然而他不得不走得离山姆很近了，而这位绅士对他仔细察看之下到底透过这一切做作出来的令人恐怖的嘴脸发现他的眼睛跟乔伯·特拉偷先生的小眼睛是太相像了，决不至于弄错。

“哈罗，先生！”山姆恶狠狠地喊。

那个陌生人站住了。

“哈罗！”山姆又喊一声，比先前更粗声粗气了。

装出那副可怕嘴脸的人用极其惊讶的样子对院子这头、那头和那些房屋的窗户上看看——各处都看了，就是没有看山姆，——于是又往前跨了一步，但是另外一声叫唤喊住了他。

“哈罗，先生！”山姆第三次说。

现在是不能再装做弄不清楚声音从哪里来的了，所以那个陌生人最后只好对山姆·维勒正眼相看。

“这没有用的，乔伯·特拉偷，”山姆说。“来！别这么胡闹啦。你又不见得多么漂亮，尽这么做眉眼干什么。使你那副眼睛归了原位吧，不然的话我就把它们打出你的脑袋。听到没有？”

因为维勒先生像是充分地想要按照他说的话来行事，特拉偷先生就逐渐使他的脸恢复了本来面目，然后表示喜出望外地一

震，喊着说，“我说是谁！华卡先生！”

“啊，”山姆回答说，“你很高兴看见我吧，是不是呀？”

“高兴！”乔伯·特拉偷叫；“呵，华卡先生，要是你知道我多么盼望着这次会见就好了！太好了，华卡先生；我欢喜得受不住，真的受不住呵。”说着，特拉偷先生涕泗滂沱地大哭起来，把手臂围住维勒先生的两臂，紧紧地拥抱着他，欣喜如狂。

“滚开！”山姆喊，被这一着弄得愤慨极了，但是徒然想由他的热情的故交的掌握中摆脱出来。“滚开，我对你说。你冲着我哭些什么，你这轻便引擎？”

“因为我见了你是这么快乐呵，”乔伯·特拉偷回答，逐渐放松了维勒先生，因为他的要吵闹的最初的征兆慢慢消失了。“华卡先生呵，这太好了。”

“太好了！”山姆学他的话说，“我想是太好了——可不是！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特拉偷先生不答；因为那小小的粉红手绢正在大忙而特忙呢。

“在我敲破你的脑袋之前，你还有什么说的？”山姆用威吓的神情再说一遍。

“喂！”特拉偷先生说，显出良善的吃惊的神情。

“你有什么话可说？”

“我吗，华卡先生？”

“不要叫我华卡；我姓维勒；这你是明明知道的。你有什么话可说？”

“喂呀，华卡先生——我是说维勒先生，——有许多事情呢，假如你愿意到个什么地方去，那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谈一

下了。但愿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多着急呵，维勒先生——”

“我想，一定很辛苦了？”山姆冷冷地说。

“很苦，很苦呵，先生，”特拉偷先生回答。脸上—根筋肉都不动。“但是握握手吧。维勒先生。”

山姆对他的同伴瞅了一会儿，之后，仿佛被一种突然的冲动所驱使—样，同意了他的要求。

“你的那位，”他们—道走开的时候乔伯·特拉偷说，“那位亲爱的好主人怎么样？他是个可尊敬的绅士呀。维勒先生！我希望在那可怕的夜里他没有受凉才好，先生。”

乔伯·特拉偷说这话的时候眼光里露出—种—现即逝的狡诈的神情，使维勒先生的握紧了的发拳头—阵抖，他恨不得对他的肋骨来—家伙。可是山姆控制住了自己，回答说他的主人好极了。

“啊，我真太高兴了，”特拉偷先生答，“他在这里吗？”

“你的呢？”山姆用这句问话作为回答。

“是呀，他在这里呢，而且，说起来也难过，维勒先生，他比以前更坏了。”

“啊，暖？”山姆说。

“啊，怕人——吓死人！”

“又是寄宿学校的事吗？”山姆说。

“不，不是寄宿学校了，”乔伯·特拉偷答，又露出了先前山姆注意到的狡猾神色；“不是寄宿学校。”

“在那绿门里面的房子里？”山姆问，紧盯着他的同伴。

“不，不——呵，不是那儿，”乔伯用他不常有的迅速，连忙回答说，“不是那儿。”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山姆问，锐利地看他一眼。“也许是偶然走进大门里去的吧？”

“唉，维勒先生，”乔伯回答说，“我不妨把我的小小的秘密告诉你吧，因为，你知道，我们两人一见面就是那么投机呢。你还记得那天早上我们是多快活啊？”

“是嘛，”山姆不耐烦地说，“我记得。怎么样啊？”

“唔，”乔伯答，用一种泄露重要秘密的低低的声调很清楚地说着；“那绿门里的人家有许多仆人。”

“不错，我看那样子也觉得是这样，”山姆插嘴说。

“是呀，”特拉偷先生继续说，“中间有一个厨娘，她积了些钱，维勒先生，很想自立门户开个小杂货店什么的，你懂嘛。”

“是嘛！”

“是呀，维勒先生。哦，先生，我在我常去的一个小教堂里碰着她——那是镇上的一个很好的小教堂，他们在里面唱赞美诗第四集，这小书我是常常带在身边的，你也许曾经见过——我和她认得了，维勒先生，从此以后就熟识起来，我敢说，维勒先生，我要做杂货店老板了。”

“啊，你做起杂货店老板来倒好得很，”山姆回答，极其嫌恶地斜着眼睛瞟他。

“这样的话，维勒先生，”乔伯继续说，一面说一面眼睛含着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脱离现在的丢脸的职业，不跟那坏人做事，使我过好一点的和正经一点的生活——那才对得起我小时候的教养，维勒先生。”

“你小时候的教养一定很好呵，”山姆说。

“啊，很好的，维勒先生，很好的，”乔伯答；因为想到青年

时代的纯洁，特拉偷先生掏出粉红手绢大哭起来。

“你那时一定是个呱呱叫的读书的孩子，”山姆说。

“是啊，先生”乔伯回答说，深深叹一口气。“我那时是地方上的偶像。”

“啊，”山姆说，“这我相信。你一定是你的有福气的母亲的大安慰呵！”

听了这话，乔伯·特拉偷先生用手绢的一头轮流揩揩两只眼睛的眼角，又开始大哭起来。

“这家伙怎么回事，”山姆愤愤地说。“契尔夏自来水厂比起你来也算不了什么啦。你现在伤的什么心呀——流氓的良心吗？”

“我压不住我的感情，维勒先生，”乔伯稍为停了一会儿之后说。“我的主人猜疑到我和你的谈话，把我拖上一部马车走掉，他去叫那小姐说不认识他，又照样地贿赂了女校长，就丢了她去另外投机取巧了——啊，维勒先生，我一想起来就发抖。”

“啊，是这样的，是不是？”维勒先生说。

“的确是这样的，”乔伯回答说。

“那末，”山姆在他们走近旅馆的时候说，“我要和你谈谈，乔伯；假使你没有要紧事情，请你今天晚上到大白马饭店来找我，大约八点钟的时候。”

“我一定来，”乔伯说。

“唔，你还是来的好，”山姆说，带着含有深意的神情，“不然的话，我就要到绿门里面去找你，那末也许会抢了你的上风的，你知道。”

“我一定来看你的，先生，”特拉偷先生说；他用最高的热忱

握了握山姆的手，走了。

“当心，乔伯·特拉偷，当心，”山姆一面看着他走掉，一面这样说，“不然的话这次我会叫你吃不消：一定。”这样自言自语之后，并且看着乔伯走出了视线之外，维勒先生就连忙赶到主人的卧室里。

“完全停当了，先生，”山姆说。

“什么停当了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问。

“我找着他们了，先生，”山姆说。

“找着了谁？”

“那个古怪的客人，和那黑头发的容易伤心的小子。”

“不可能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用了很大的劲。“他们在哪里呀，山姆；他们在哪里？”

“轻些，轻些！”维勒先生回答；他一面帮助匹克威克先生穿衣梳洗，一面详细地说了他打算进行的计划。

“但是什么时候能办好呢，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问。

“只要时机成熟，先生，”山姆答。

究竟时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章

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起了妒忌心，
中年妇女起了疑惧，因此教匹克威
克派们落了法网

匹克威克先生下来到昨夜和彼得·麦格纳斯消遣过光阴的那间房子的时候，发现这位绅士身上穿戴了那两个提包和那只皮帽盒的内容的大部分，打扮得再得体也没有，在房里走来走去，显得极其激昂和兴奋的样子。

“早安，先生，”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说。“你觉得这怎么样呀，先生？”

“的确是非常有效验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带着和蔼的微笑打量彼得·麦格纳斯先生的服饰。

“唔，我想这就可以啦，”麦格纳斯先生说。“匹克威克先生，我已经送了名片去了。”

“真的吗？”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的；侍者带来回话说她要在十一点见我——十一点，先生；离现在只有一刻钟了。”

“就要到时候了，” 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呀，就要到了，” 麦格纳斯先生回答，“太接近了，使我都愉快不起来了—— 呃！匹克威克先生，是不是？”

“在这种事情上，安心是很重要的，” 匹克威克先生发表意见。

“我相信是这样，先生，” 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说。“我很安心，先生。当真的，匹克威克先生，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子在这种事情上要显得害怕，先生。这是什么事情呀，先生？没有什么可耻的呵；这是互惠互利的，如此而已。一方面是丈夫，另一方面是妻子。这是我对这事的看法，匹克威克先生。”

“这是一个非常富于哲学意味的看法，”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但是早饭在等我们了，麦格纳斯先生。来吧。”

他们坐下来吃早饭，但是，很明显的，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虽然吹了牛，而他却是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主要的征象是：失了食欲，有打翻茶具的倾向，异想天开地要作诙谐的言语和举动，和一种每隔一秒钟就要看看钟的克制不了的倾向。

“唏—— 唏—— 唏，” 麦格纳斯先生这样笑着，装作欢畅的神情，并且兴奋得喘气。“只差两分钟了，匹克威克先生。我脸色不好吗，先生？”

“还不太怎样，”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

略一停顿。

“请你原谅，匹克威克先生；但是你平生干过这种事情没有呀？” 麦格纳斯先生说。

“你是说求婚？” 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的。”

“从来没有，”匹克威克先生非常使劲地说，“从来没有。”

“那末你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了？”麦格纳斯先生说。

“嘿，”匹克威克先生说，“这我也许倒知道一点儿，但是，既然我所知道的从来没有实际应用过，你要根据这些来调整你的行动的话，那我就很抱歉了。”

“你给我任何忠告我都会非常感激的，先生，”麦格纳斯先生说，又看看钟；钟上的长针已经要到十一点过五分了。

“那末，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这位伟人一面说一面显出那种他高兴时足以使他的话深深打动人心的极其庄严的神态，“要是我的话，先生，就先称赞那位女士的美和优越的品性；然后呢，先生，我就离了题说自己怎么配不上。”

“好得很，”麦格纳斯先生说。

“注意呀，先生，只是配不上呵，”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为了表明我不是完全匹配不上的，那末，先生，要把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状况扼要地检讨一下。我要用推理来论证我对于任何别人一定是一个非常中意的对象。然后我就要大大地申述一番我的爱如何热烈，我的忠诚如何深切。然后我也许就不由自主地要握住她的手。”

“是的，我明白了，”麦格纳斯先生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因为问题在他眼前越来越显得鲜明，他也就越来越起劲了——“然后呢，先生，我就提出这坦白而简单的问题：‘你要不要我？’我想我有理由说她听了这话就会扭过头去的。”

“你觉得这是当然的吗？”麦格纳斯先生说；“因为，假使她不恰好在这地方这样做的话，那就难处置了。”

“我想她会这样的，”匹克威克先生说。“因此呢，先生，我就要捏紧她的手，我想——我想，麦格纳斯先生，假设我这样做了之后她不加以拒绝的话，那我就要轻轻地拉开那条手绢——根据我对于人性的少许知识我猜想她会在这时候用它来擦眼睛的——拉开手绢，恭恭敬敬地偷偷吻她一下。我想我是要吻她的，麦格纳斯先生；而在这时候，我断然地认为，假使她到底是要我的话，那她就会对我耳朵里喃喃表示一声害羞的答应的话。”

麦格纳斯先生跳了起来：对匹克威克先生的聪明的脸孔默然凝视了一会儿，然后（钟上的针指着过十分的地方了）热烈地握握他的手，拚命似的冲出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房里大步来回走了几趟；钟上的小针也跟着他走动似的走到了半点钟的字上，这时候，门突然开了。他转过身来迎接彼得·麦格纳斯先生，碰到的却是特普曼先生的高兴的脸孔、文克尔先生的温和宁静的容颜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智隽的相貌。

匹克威克欢迎他们的时候，彼得·麦格纳斯先生就轻快地跑进了房间。

“我的朋友们，这位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麦格纳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就是在下，绅士们，”麦格纳斯先生说，显然是在高度的兴奋状态中；“匹克威克先生，请你让我和你说几句话，先生。”

麦格纳斯先生一边说这话，一边就用食指勾住匹克威克先生的钮扣洞，把他拉到一个窗户凹子里，说：

“恭喜我吧，匹克威克先生；我是一字一句都照着你的意见

做的。”

“都要得吗，是不是？”匹克威克先生问。

“要得，先生——再好没有了，”麦格纳斯先生回答说；“匹克威克先生，她是我的了。”

“我全心全意地恭喜你，”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握住他的新朋友的手热烈地摇着。

“你应该见见她，先生，”麦格纳斯先生说；“这里来，我请你。绅士们，对不起，我们告辞一会儿。”彼得·麦格纳斯先生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把匹克威克先生拉了出去，走到过道里的第二个门口，停下来轻轻地敲门。

“进来！”一个女性的声音说。他们就进去了。

“威塞非尔德小姐，”麦格纳斯先生说，“允许我介绍我的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请你让我介绍给威塞非尔德小姐。”

那位小姐是在房间的里面一头。匹克威克鞠了躬之后，就从背心口袋里拿出眼镜戴上；他刚这样做了之后，随即发出一声惊呼，倒退了几步；那位女士也发出半遏制住的尖叫，用手掩着脸，扑通坐上一张椅子；因此彼得·麦格纳斯先生当场就吓得动也不动了，脸上表现出极度的恐怖和惊慌，轮流地看着他们。

这，从一切方面看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匹克威克一戴上眼镜，立刻认出这位未来的麦格纳斯太太，就是他昨夜冒冒失失闯进她的房间的那位女士；而眼镜一架上匹克威克先生的鼻子，这位女士也立刻认出了这张脸就是她见过的被可怕的睡帽包围着的那张。所以女士发出了尖叫，而匹克威克先生吃惊了。

“匹克威克先生!”麦格纳斯先生喊,他是惊慌得不知所措了。“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呀,先生?”麦格纳斯先生追问说,声调带着威胁,并且高了一些。

“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由于麦格纳斯先生语气变得专横起来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态度有点儿愤慨,“我拒绝答复这个问题。”

“你拒绝吗,先生?”麦格纳斯先生说。

“是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没有这位女士的同意和允许,我反对说任何足以妨害她、或者在她心里引起不愉快的回忆的话。”

“威塞非尔德小姐,”彼得·麦格纳斯先生说,“你认得这人吗?”

“认得他么!”那中年妇人迟疑地重复他的问话说。

“是呀,认得他吗,小姐。我是说你认得他吗,”麦格纳斯先生说,其势汹汹。

“我曾经见过他,”中年妇人回答。

“在哪里?”麦格纳斯先生问,“在哪里?”

“这个,”中年妇女说,立起身来,掉过脸去,“这个我决计不能泄露的。”

“我了解你的,小姐,”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尊敬你的谨慎;我也决不会泄露的,请你相信。”

“天哪,小姐,”麦格纳斯先生说,“想想由于你我处在什么境地,而你倒冷静得很——冷静得很,小姐。”

“残酷呀,麦格纳斯先生!”中年妇女说;这时她忍不住大哭起来了。

“你什么话都对我说好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说：“要怪的话，那完全要怪我。”

“啊！完全要怪你，是吗，先生？”麦格纳斯先生说；“我——我——我明白了，先生。你现在后悔你的决心了，是不是？”

“我的决心！”匹克威克先生说。

“你的决心呵，先生。啊！不要对我瞪着眼睛，先生，”麦格纳斯先生说；“我想起你昨天夜里的话了，先生。你到这里来是为了揭发一个人的欺骗和虚伪，这个人你曾经绝对信任过他的忠实和人格——呃？”说到这里，麦格纳斯先生拉长声音冷笑了一声；并且摘下他的绿色眼镜——也许他觉得这东西在他的妒忌的发作中是多余的吧——把小眼睛翻来翻去，那样子看上去怕人得很。

“呃？”麦格纳斯先生说；然后又更有力地冷笑一下。“但是你要负责的，先生。”

“负什么责任？”匹克威克先生说。

“没有关系，先生，”麦格纳斯先生回答说，在房里大步走来走去。“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这句成语一定是含义非常广泛的，因为我们无论在街上、在戏院里、在公共场所、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看见吵架，这句话对于一切挑战的质问都是一种标准的答复。“你还算个绅士吗，先生？”——“没有关系，先生。”“是我要跟这青年女士说什么的吗，先生？”——“没有关系，先生。”“你是要让你的头在墙上撞撞吗，先生？”——“没有关系，先生。”而且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普遍的“没有关系”里面仿佛有一种隐藏的侮辱，比最放肆的漫骂还要能够在对方的胸中引起愤慨。

我们并不想硬要说这句简单的成语应用在匹克威克先生身上之后，就在他灵魂深处唤起了那种在一个俗人胸中必然会唤起的愤慨。我们只是记载这样的事实：匹克威克先生打开房门，突兀地喊了一声：“特普曼来！”

特普曼先生立刻来了，显出非常吃惊的样子。

“特普曼，”匹克威克先生说，“有一个和这位女士有关的有点难于说明的秘密，造成了这位绅士和我刚才发生的争执。假使我当着你的面向他保证说，这个秘密和他无关，并且和他的事情也毫无关系，而他还要继续争论的话，那不用说我要请你注意，那就是他表示怀疑我的诚实，这我认为是极端的侮辱。”匹克威克先生一边说这话，一边对彼得·麦格纳斯先生含意无穷地看看。

匹克威克先生的正直而信实的态度，再加上作为他的显著特色的强有力的语势，原是足以说服任何有理性的人的；不幸在这时候，彼得·麦格纳斯先生的头脑偏偏是失了理性。因此，他非但没有接受匹克威克先生的解释——照理原应该是接受的——反而动了炽热的、炙人的、伤身体的火性，任性地乱说，一面大步走来走去和揪自己的头发来加重语气——他偶尔还对匹克威克先生的仁慈的脸孔晃晃拳头，使得这场可笑的事变化多端。

匹克威克先生呢，因为晓得自己的无辜和正直，又因为不幸把那中年妇女牵涉在这样一种不愉快的事情里面而觉得烦恼，所以并不像平常那么平静。结果是你一言我一语，争执越来越剧烈；最后，麦格纳斯先生就叫匹克威克先生等着看吧！匹克威克先生就用可赞美的有礼貌的态度回答说，他巴望不到呢，越快越

好；因此，中年妇女在恐怖中冲出了房间，特普曼先生也拖着匹克威克先生走了，留下彼得·麦格纳斯先生一个人去想心思。

假使这位中年妇女曾经和这多事的世界打过很多交道，或者曾经领教过那些开风立法的人们的风尚和习惯，她就会知道这种其势汹汹的事情实在是最无害的了；但是，她的生活大半是在乡村里过的，从来没有读过国会讨论记录，所以对于文明生活的这一部分精粹简直是一窍不通。因此，当她到了自己卧室里、门上了门、开始思索她刚才目击的景象的时候，最可怖的屠杀和灭亡的图画就出现在她的想像之中了；其中最后想到的是彼得·麦格纳斯先生的一幅直挺挺躺着的图画，左边腰部打进去了一发子弹，由四个人抬了回家。中年妇人越想越觉得可怕；最后她决定到本市的行政长官那里去，请求他立刻拘捕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

中年妇人是根据种种的缘由而达到这个决定的，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因为这样无疑足以证明她对于彼得·麦格纳斯先生的忠诚和对于他的安全的关切。她太熟悉他的妒忌的性情了，一点也不敢暗示她一看见匹克威克先生就激动起来的真正原因；而她也相信自己对这青年人有影响力和说服力，只要把匹克威克先生撇开，并且不再发生新的争吵，就可以平定他的狂暴的妒忌心。中年妇人脑子里装满了这些想头，于是戴了软帽，披了围巾，径自到市长家里去了。

这位市长乔治·纳普金斯老爷是一位天下难找的大人物，除非有一位腿最快的行人，在六月二十一日这天从日出找到日落，庶几可以找到；因为这天据历书上说来，是全年之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当然也就有最长的时间给他去找了。中年妇女去见他

的这天早上，纳普金斯先生恰恰是在最激昂和最烦乱的心境之中，因为市上发生了叛乱：一所最大的走读学校里的全体走读生图谋打破一个讨厌的苹果商人的窗户；并且骂了差役，投东西打了警官——一位穿高统靴的上了年纪的绅士，他是受命来镇压骚乱的，而且是从大到当了至少有半个世纪的公安警察的。纳普金斯先生正坐在安乐椅里，庄严地皱着眉头和怒火沸腾着的时候，就通报说有位女士有急迫的、机密的和特别的事情求见。纳普金斯先生显出冷静得可怕的神情，下令说要这女人进来，这命令正如皇帝们、市长们和世上其他伟大的有权力的人们的命令一样，被服从了；于是，兴奋得有趣的威塞非尔德小姐被带进来了。

“麦士尔！”市长说。

麦士尔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跟班，上身长，腿子短。

“麦士尔！”

“是，大人。”

“端张椅子，你就出去。”

“是，大人。”

“那末，女士，请你说吧？”市长说。

“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官长，”威塞非尔德小姐说。

“很可能的，女士，”市长说。“镇静一点吧，女士。”说到这里，纳普金斯先生显出了仁慈相。“然后你再告诉我你来是为了什么官司，女士。”说到这里，“市长”战胜了“男子”，他又显得威严了。

“来报告这个消息，官长，在我是很为难的，”威塞非尔德小姐说，“但是我恐怕这里要发生决斗。”

“在这儿吗，女士？”市长说。“哪儿呀，女士？”

“在伊普斯威契呵。”

“在伊普斯威契，女士——在伊普斯威契发生决斗！”市长说，完全被这个念头骇住了。“不可能的，女士；我坚决相信，在这市镇上绝对不要想会有这类事情。噯呀呀，女士，你知道我们的地方行政的活动吗？你有没有听到过，女士，我曾经在去年五月四日冲进一个竞技场，只带六十个特别警察；而且冒着成为激怒的群众的怒火之下的牺牲的危险，阻止了‘米德尔塞克斯的肉团子’和‘萨福克的矮脚鸡’的斗拳的比赛？咳，在伊普斯威契有决斗，女士！我认为——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人下流到这步田地，”市长自己和自己辩论说，“竟企图在本市扰乱治安。”

“我的报告不幸是太正确了，”中年妇人说，“争吵时我在场。”

“这是再意外也没有的了，”吃惊的市长说。“麦士尔！”

“有，大人。”

“叫竞克斯先生来，马上——立刻。”

“是，大人。”

麦士尔退出了；进来了一个苍白的、尖鼻子的、半饥半饱的、衣服褴褛的中年文书。

“竞克斯先生，”市长说。“竞克斯先生！”

“有，”竞克斯先生说。

“这位女士，竞克斯先生，到这里来报告本市有人企图决斗。”

竞克斯先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才好，就像一个下属一样微笑了一笑。

“你笑什么，竞克斯先生？”市长说。

竞克斯先生立刻显出严肃的神情。

“竞克斯先生，”市长说，“你是个傻瓜。”

竞克斯先生卑恭地看看这位伟人，咬咬笔杆子。

“你大概是觉得这个消息里面有什么很滑稽的地方吧，先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竞克斯先生，你没有什么可笑的。”市长说。

饥饿相的竞克斯叹一口气，仿佛他是完全明白他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事情；然后，因为奉命记录那位女士的报告，就踉踉跄跄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开始把它写下来。

“这个匹克威克，我想就是决斗的主犯吧，”陈述终了之后市长说。

“是他，”中年妇人说。

“另外一个暴徒——他叫什么，竞克斯先生？”

“特普曼，市长。”

“特普曼是副手？”

“是的。”

“你说另外一方面的主犯已经潜逃了吗，女士？”

“是的，”威塞非尔德小姐回答，短促地咳嗽一声。

“很好，”市长说。“这两个是伦敦来的杀人犯，他们到这里来毁灭国王陛下和人民，以为这里离首都很远，法律的权力是软弱和麻木的了。得拿他们做个例子警戒别人。写下拘票，竞克斯先生。麦士尔！”

“有，大人。”

“格伦谟在楼下吗？”

“在，大人。”

“叫他上来。”

拍马屁的麦士尔退出了，不久就带来了一位穿高统靴的上了年纪的绅士，他值得注意的主要之点是大鼻子、哑嗓子、黄褐色的紧身外套和一副闪爍不定的眼光。

“格伦谟，”市长说。

“大轮（人）。”

“镇上现在平静吗？”

“很好，大轮，”格伦谟答。“民众的情绪已经相当低落了，孩子们的心事（心思）已经分散在板球上了。”

“在这种时候唯有强硬的手段才行，格伦谟，”市长用断然的态度说。“假使王法的权威受到忽视的话，我们就得宣读暴动惩治法令。假使政治的权力不能够保护这些窗户的话，格伦谟，那就得用军事的力量来保护政治权力，以及窗户。我相信这是宪法上的一句金科玉律，竞克斯先生呵？”

“当然罗，市长，”竞克斯先生说。

“很好，”市长说，在拘票上签字。“格伦谟，你在今天下午带这些人来见我。你在大白马饭店会抓到他们。你还记得米德尔塞克斯的肉团子和萨福克州的矮脚鸡的案子吗，格伦谟？”

格伦谟先生怀旧似地把头一晃，表示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而实际上他也是不会忘记的，因为那件事一直是天天要拿来引证的。

“况且这件案子还要更违反宪法呢，”市长说，“况且这是更大的扰乱治安，而且是更严重地侵犯到国王陛下的特权。我相信

决斗是陛下的最确实的特权之一，竞克斯先生呵？”

“大宪章^{*}上特别规定了，市长，”竞克斯先生说。

“我相信，这是贵族们从不列颠王冠上硬揪下来的最灿烂夺目的珠宝之一，竞克斯先生呵？”市长说。

“正是，市长，”竞克斯先生答。

“很好，”市长说，得意洋洋地挺起身子，“那不能让它在他的这部分领土上遭到蹂躏。格伦谟，带人去执行拘捕的任务，一刻儿不要耽搁。麦士尔！”

“是，大人。”

“送这位女士出去。”

威塞非尔德小姐退出了，对于市长的学识的丰富深深佩服；纳普金斯先生出去吃饭了；竞克斯先生无处可去，只好退缩到自己内心的世界里——他除了小客厅里那张白天被他女主人的家属占据着的可以做床睡的沙发之外，这是他唯一的去处；格伦谟先生呢，出去完成目前的任务来洗清早上所受到的污辱了；和他同受污辱的还有国王陛下的另外一位代表——差役。

这些为了保护国王陛下的和平而作的决然断然的准备正在进行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桩大事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刚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吃午饭，大家都很健谈和融洽；

* 大宪章：英王约翰被迫于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所颁布的宪章，为英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内容有三十七条，主要为限制王权和保障人权，规定任何国民非经审判不得加以监禁。这里特地提出，除显出市长的无常识外，想来是暗示他糊里糊涂拘捕匹克威克派的荒唐。

匹克威克先生正在叙述昨夜的奇遇，使他的追随者们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特普曼先生；这时候，房门开了，有一张有点儿可怕的脸向里窥看。这张可怕的脸孔上的眼睛对匹克威克先生很仔细地盯了一会儿，并且显然像是观察得很满意；因为生着那张可怕脸孔的身体慢慢地移进房间了，现出一位穿高统靴的上了年纪的人物——不用叫读者再悬虑不定了，一句话，那眼睛就是格伦谟先生的闪爍不定的眼睛，身体也就是这位绅士的身体。

格伦谟先生办事的方式是公事公办的方式，但是有他的特色。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在里面问了门；第二呢，是把他的头和脸用一条棉布手绢很小心地擦一番；第三是把里面塞了这条手绢的帽子放在最近的一张椅子上；第四是从上衣的胸袋里掏出一根包了黄铜头子的短棍子，用庄严而鬼里鬼气的态度把它对匹克威克先生一晃。

首先打破这种惊骇的沉默的，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他对格伦谟先生紧紧盯了一刻之后，用力地说：“这是私人的房间呀，先生——私人的房间。”

格伦谟先生摇摇头，回答说，“只要进了大门之后，对于国王陛下就无所谓私人房间了。这是法律。有人坚持说一个英国人的房间就是他的堡垒。那是胡说。”

匹克威克派们用惊疑不定的眼光互相看看。

“特普曼先生是哪一位？”格伦谟先生问。他直觉地觉出来匹克威克先生，立刻认出了他。

“我叫特普曼，”那位绅士说。

“我叫法律，”格伦谟先生说。

“什么？”特普曼先生说。

“法律，”格伦谟先生答，“法律、政权和行政人员；它们是我的名号；我的权威在这儿。某某特普曼，某某匹克威克——妨害我们的受苦的国王陛下的治安——就是这件案子——公事公办。我逮捕你了，匹克威克！还有那个特普曼。”

“你这种无理取闹是什么意思？”特普曼先生说，跳了起来：“出去！”

“哈罗，”格伦谟先生说，非常神速地退到门口，把门打开了一两吋，“德伯雷。”

“唔，”过道里一个深沉的声音说。

“过来，德伯雷，”格伦谟先生说。

在这句命令之下，一个脏脸的男子，大约有六呎高，相当胖，从半开的门里挤了进来，挤得满脸通红才进了房。

“别的特别警察在外面吗，德伯雷？”格伦谟先生问。

德伯雷先生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点点头表示在的。

“命令你带的那队人进来，德伯雷，”格伦谟先生说。

德伯雷先生照着吩咐他的做了；于是半打警士，每人有一条包铜头子的短棍子，拥进了房间。格伦谟先生把他的棍子装在口袋里，对德伯雷先生看看，德伯雷先生把他的棍子装在口袋里，对警士们看看；警士们把他们的棍子装在口袋里，对特普曼和匹克威克两位看看。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们一致起来反抗。

“这样可恶地侵犯我的私室是什么意思？”匹克威克先生说。

“谁敢逮捕我？”特普曼先生说。

“你们来干什么的，流氓们？”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文克尔先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把眼睛盯住格伦谟，而且那

种眼光一定会刺穿他的脑子，假使他有任何感觉的话。然而，事实上，这对于他似乎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

这些执法人员发觉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想要抗拒法律的权威，就郑重其事地把他们的袖子卷起来，仿佛在他们抗拒的第一瞬间就打倒他们，然后抬他们走，这只是一种单纯的办公事的手续，想起来和做起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示威动作对匹克威克先生起了作用。他和特普曼先生个别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就表示他情愿到市长的家里去，不过他要求在场的人们注意，他有一个坚决的意志，就是一旦恢复了自由，他就要对于这种可恶之至的侵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的权利的事表示愤慨；听了这话，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只除了格伦谟先生，因为他认为对于市长的神圣的权力的任何轻微的攻击都是一种不敬，不能够宽容的。

匹克威克先生已经表示愿意对他的国家的法律低头了，那些指望他的威胁人的顽强引起一场有趣的波澜的侍者们、马夫们、卧室女仆们和守门仆役们，在感到失望和厌倦之后，开始散掉了，这时候，却发生了一种没有预料到的麻烦。匹克威克先生虽然对于官吏们怀着尊敬心，然而他坚决反对像一个普通犯人那样由执法人员簇拥着和守卫着在大街上露面。格伦谟先生顾虑到当时的群众情绪正不平静（因为那天是半假日，而且学生们还没有回家），同样坚决地反对在马路对面监视的办法，不肯接受匹克威克先生保证自己一直走到市长那里的誓约；假使叫一部马车，这倒是唯一的体面的办法，但是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两人都拚命反对出车钱。争执得很厉害，僵持了好久；执法人员正打算用硬把他拖走的老规矩来打破匹克威克先生的反对，这时

忽然想起了旅馆的院子里有一顶旧轿子，原来是一位有钱的害痛风症的绅士定造的，容得下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至少像一辆现代的小马车一样宽敞。于是租了轿子，抬到客厅里，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挤在里面，放下了帘子，很快找到了两个轿夫，行列就庄严地出发了。特别警察们围绕着这个运输工具，格伦谟先生和德伯雷先生得胜而回，走在前面；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手挽手地走在后面；而伊普斯威契的下层社会做了押队。

市上的老板们虽然对于这件罪案的究竟非常不明白，然而对于这场热闹却是获益不浅，而且满意得很。这儿是法律的强有力的权力，用二十个金箔匠的力量，打击了从首都来的两个罪犯；这有威力的机械是他们的市长所指挥的，是他们的官吏们所运转的；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就把两个犯人妥妥当当地关在一顶轿子的狭小范围之内了。格伦谟先生把短棍拿在手里，领着队伍前进，一路对他表示赞叹的呼声不知有多少；好事的人们发出的叫唤响亮而持久：行列就在群众的这种一致的歌颂之中慢慢地和威风凛凛地前进。

维勒先生穿着黑色花布袖子的晨服，对那按着绿大门的神秘的房子作了一番没有结果的考察之后有点儿沮丧地往回走着，抬头一看，只见一群人从街那头涌过来，中间包围着的东西很像一顶轿子。他因为想分散一下自己的思想，不去想那失败的企图，就站在路边看群众走；他发现他们自得其乐地欢呼得很起劲，也就跟着拚命地欢呼，为了给自己提提精神。

格伦谟先生走过了，德伯雷先生走过了，轿子走过了，守卫的警士们走过了，山姆仍旧响应着群众的热烈呼喊，并且把帽子

在空中扬着，仿佛狂喜到了极度（不过当然啦，他对于眼前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但是这时候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意外出现，使他突然停住。

“怎么回事呀，绅士们？”山姆叫。“他们弄了什么人在这戴孝的岗亭里？”

两位绅士一同回答，但是他们的声音被喧扰的声音淹没了。

“谁呀？”山姆又叫。

又是一声联合一致的回答；话虽然听不见，可是山姆可以从嘴唇的动作看出他们是说的那几个具有魔力的字眼——“匹克威克”。

这就够了。一霎眼山姆已经挤进了人群，制止了轿夫，面对着那位威风凛凛的格伦谟了。

“哈罗，老先生！”山姆说。“你弄在这玩意儿里面的是谁呀？”

“站开，”格伦谟先生说，他的威风正如好多人的威风一样，有一点儿小小的声望就出奇地变大了。

“他要不走开就揍他，”德伯雷先生说。

“多谢你了，老先生，”山姆回答说，“因为你竟然在考虑我的方便；另外那个像是刚从巨人的野兽车里逃出来的先生，我更要多谢他，为了他的那么漂亮的提议；但是我倒情愿你们给我的问题一个回答，假使在你们都是一样的话。你还好吗，先生？”这最后一句话是用爱护的神情对匹克威克先生说的，他正从前面的窗子里对外窥探着。

格伦谟先生愤慨得完全说不出话来，就从那特别的口袋里拔出包着铜头子的短棍在山姆眼睛前面一晃。

“啊，”山姆说，“这好看得很，尤其是那头子，简直像个真

的。”

“站开！”大怒的格伦谟先生说。为了加强这个命令的气势，他就用一只手把那铜质的忠心的标记戳进了山姆的领巾，用另外一只手抓住了山姆的衣领；山姆回敬的礼数是一拳把他打倒；并且事先极其周到地打倒了一个轿夫给他垫在下面。

文克尔先生究竟是被那种由于受了伤害的念头里产生出来的疯狂一时驱使的呢，还是被维勒先生的勇敢的表现所激励的呢，这可不能确定；但确定的是，他一看见格伦谟先生倒下去，就立刻对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小小的孩子进行了可怕的猛烈攻击；因此，史拿格拉斯先生就本着真正的基督徒的精神，为了不乘人不备攻击任何人，就大声宣布他也要动手，并且极其不慌不忙地开始脱起上衣来。他立刻被人包围和抓住了；很公道地说，无论是他或者文克尔先生，他们丝毫也没有试着来解救他们自己或者维勒先生；维勒先生呢，经过一番极其勇猛的抵抗之后，到底寡不敌众，被俘虏了。行列重新排好；轿夫重新各就各位；游行重新开始。

匹克威克先生在这一切进行着的时候，愤慨得了不得。他只能看见山姆打翻了警士们，飞也似的四面八方赶来赶去；他所能看到的只是如此，因为轿子门开不了，帘子揭不开。最后，借着特普曼先生的帮忙，他对付着推开了轿顶；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就爬上了座位，用手扶着特普曼先生的肩头尽量稳住身体，开始对群众演讲起来；详细叙述他所受到的无理的待遇，并且叫他们注意他的仆人是先被殴打的。他们就这样走到市长家；轿夫们小步跑着，犯人们跟着，匹克威克先生演讲着，群众叫唤着。

第二十五章

在许多趣事之中，说明纳普金斯先生多么威严而大公无私；维勒先生怎么打回乔伯·特拉偷先生的毬子，像打来的时候一样重。还有一件事情，读下去自然分晓

维勒先生被带走的时候一路上非常愤怒；针对格伦谟先生和他的伙伴们的相貌和举动而发的隐喻暗讽，多不胜数；对这些绅士挑战的言语，勇敢无比，他用这办法来发泄他的不满。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怀着忧郁的敬意听他们的领袖从轿子里倾吐出来的滔滔如流的雄辩，特普曼先生主张盖上轿顶的恳切请求根本不能使这急流停顿一会儿。但是，当行列走进维勒先生碰到那位亡命之徒乔伯·特拉偷的那条弄堂里的时候，他的愤怒很快让位给好奇心了；而好奇心又换成了一种极其愉快的惊讶，当那不可一世的格伦谟先生命令抬轿子的人站住，自己迈着威严而怪异的步子走到正是乔伯·特拉偷曾经从里面出来的那

座绿色的大门口，把那挂在门旁的门铃把手用劲一拉的时候，听见铃声来的是一个打扮得很整齐的脸孔标致的女仆，她看见犯人们的反叛的相貌和听见匹克威克先生的慷慨激昂的演讲吓得举起了手，就叫麦士尔先生来。麦士尔先生把车道门开了一半，放进了轿子、被捕的人们和特别警察们；随即砰的一声当着群众的面把门关了；群众因为被关在外面而感到愤慨，并且因为急于要知道下文，就踢门和拉铃来发泄感情，这样闹了一两个钟头。这个消遣，他们大家全都轮流参加了，除三四个幸运的人：他们在门上找到一个格子，虽则从那里是一无所见，他俩还是抱着不屈不挠的坚持性在那里张望：就像有一个醉汉在街上被一辆小马车辗了，在手术室里受外科诊查的时候，人们就在药房的玻璃窗上压扁了鼻子来张望的情形一样。

轿子在通正屋门的一段台阶下面停了，门边把守着两个种了龙舌兰的绿花盆，一边一盆。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被带进了客厅，麦士尔预先通报了之后，而且受了纳普金斯先生的吩咐，于是又从那里把他们带到那位奉公不懈的官儿的驾前。

那是一种动人心目的场面，是周密地布置好了使犯人们的心坎里感到恐怖并使他们对于法律的威严得到适当的认识的。在一顶大书厨前面，一张大桌子之后，和一部大书之前的一张大椅子上，坐了纳普金斯先生；这几样东西虽然大，而坐着的这位看来却比它们还大。桌上陈设着一堆一堆的文件：在文件堆的那头露出了竞克斯先生的头和肩膀，他是正在忙着尽量显得忙碌的样子。一伙人全进了房，麦士尔小心地关了门，置身于主子的椅子后面待命。纳普金斯先生向椅背上一仰，显得令人毛发悚然的庄严，审视着他的不情愿来的来客们的脸孔。

“喂，格伦谟，那是谁？”纳普金斯先生说，指着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呢，作为他的朋友们的发言人，手里拿了帽子站在那里，用极度的礼貌和恭敬在鞠躬。

“这是匹克威克，大轮，”格伦谟说。

“你算了吧，老打火石*”维勒先生插嘴说，挤到第一排来。“对不起了，先生，但是你的这个穿着黄色高统子的手下人实在是无论如何总也吃不了司仪的饭的。这位是，先生，”维勒先生推开了格伦谟，用有趣的亲昵的态度继续对市长说，“这位是匹克威克老爷；这位是特普曼先生；那位是史拿格拉斯先生；再过去，在他那边的是文克尔先生——统统都是很可爱的绅士，先生，你一定很乐于结识他们的；所以，你越是快些把你这些手下人罚在水牢里踩上一两个月的水车**，我们就可以越早些获得快活的谅解。先办正事，再寻快乐——正像理查三世在塔里暗杀了另外一个国王、闷死小宝宝们之前说的罗***。”

这段话说到临了的时候，维勒先生用右胳膊肘擦擦帽子上的灰，对那位一直抱着说不出的敬畏从头到尾听他说完的竞克斯先生和气地点点头。

* 打火石 (Strike—Light)：可作“冷酷无情的人”解，维勒先生大概因为格伦谟老板着脸装架子，所以这样叫他。

** 欧洲古时监狱中设有水车，驱使犯人踏水。这里就是说押在牢里。

*** 塔想必是指伦敦塔，为英国王室之古堡，有特权，自成一特辖区域，不属于伦敦市的范围之内。另一国王和小宝宝云云，或者是指爱德华五世和他的兄弟约克公爵，通常称为“小王子们”，他们在一四八三年被理查三世下令谋杀在塔内，他们的骸骨至一六七四年被发现。

“这是什么人，格伦谟？”市长说。

“非常无法无天的家伙，大轮，”格伦谟回答说。“他想抢劫犯人，而且殴打了警察，所以我们抓了他，带到这里来。”

“你做得很对，”市长答。“他显然是个无法无天的恶棍。”

“他是我的当差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怒冲冲地说。

“啊！他是你的当差的，是吗？”纳普金斯先生说。“你们阴谋破坏司法和谋杀执法官吏。匹克威克的当差的。记下来，竞克斯先生。”

竞克斯先生记了。

“你叫什么，你这家伙？”纳普金斯先生大发雷霆说。

“维勒，”山姆回答。

“对新门监狱的案件日程表来说倒是个很好的名字，”纳普金斯先生说。

这是一句笑话；因此，竞克斯、格伦谟、德伯雷、麦士尔和全体警察，都大笑了五分钟之久。

“把他的名字记下来，竞克斯先生，”市长说。

“‘勒’字是两个‘L’，朋友，”山姆说。

听了这话，一个倒霉的警察又笑了一声，因此市长就威吓说要马上押起他来。在这种时候，笑错了对象是危险的事情哪。

“你住在哪里？”市长说。

“哪里能住就住在哪里，”山姆答。

“记下来，竞克斯先生。”市长说。“照他自己的话说起来他是个浪人；不是吗，竞克斯先生？”

“当然是的，市长。”

“那末我要把他押起来。既然如此我就要押他，”纳普金斯先

生说。

“这个国家的司法是很公平的，”山姆说。“市长押别人一次，自己就要受两次报应。”

听了这么一个警句，又有一个特别警察笑了起来，笑过之后努力装得那么出奇地庄严，所以市长立刻就看出了是他。

“格伦谟，”纳普金斯先生说，气得脸红了；“你怎么竟敢选了这样的一个不中用的和丢脸的人当特别警察？你怎么敢这样，先生？”

“我很抱歉，大轮，”格伦谟结结巴巴地说。

“很抱歉！”大怒的市长说。“总有一天你会后悔你这种失职的行为的，格伦谟先生；得拿你做个榜样以儆效尤。把那家伙的警棍拿走。他喝醉了。你醉了，你这家伙。”

“我没有喝醉呀，大人，”那人说。

“你是醉了，”市长反驳他说。“我说你醉了的时候你怎么敢说你没有醉，呵，先生？他有酒气吗，格伦谟？”

“酒气冲天，大轮，”格伦谟回答说；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什么地方是有一股甜酒味儿。

“我就知道嘛，”纳普金斯先生说。“他一走进来，我看见他那兴奋的眼光就知道他醉了。你注意到他那兴奋的眼光吗，竟克斯先生？”

“当然罗，市长。”

“今天早上我一滴酒也没有碰呀，”那人说，他要多清醒有多清醒。

“你怎敢对我扯谎？”纳普金斯先生说。“他此刻是不是醉的，竟克斯先生？”

“当然罗，市长，” 竞克斯答。

“竞克斯先生，为了这人目无法纪，我要押他。写一张羁押票，竞克斯先生。”

那特别警察原来是要被押起来的，但是，作为市长的顾问的竞克斯先生（他曾经在一个乡村律师的事务所里受过三年法律教育），就着市长的耳朵说这是不可以的；因此，市长就发表了一通演说，说是顾念那警察的家庭起见，只把他申斥一番，然后革职就行了。于是就把那特别警察痛骂了一刻钟之久，然后就打发他走了：格伦谟、德伯雷、麦士尔和其他的法警们喃喃地称颂纳普金斯先生的宽大。

“那末，竞克斯先生，” 市长说，“让格伦谟宣誓具结。”

格伦谟随即宣誓具了结；但是，因为格伦谟有点儿头昏脑胀，又因为纳普金斯先生的午饭差不多要开了，所以纳普金斯先生就采取简捷的办法，提出了些诱导性的问题问格伦谟，格伦谟就尽可能一一作肯定的回答。所以讯问就非常顺利而且非常令人中意地完结了；证实了维勒先生两次殴打罪，文克尔先生一次威胁罪，史拿格拉斯先生一次撞人罪。这一切都办得称了市长的心之后，市长就和竞克斯先生低声商议起来。

商量了大约十分钟，竞克斯先生回到桌子那头去了；市长呢，在椅子上挺起腰，先咳嗽了一声，正打算开口说话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就插嘴了。

“对不起，市长，我打断了你的话头，” 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在你要发表和实行你根据刚才的各种陈述所形成的任何意见之前，我必须要求把关于我个人的事情说出来的权利。”

“闭嘴，先生，” 市长断然地说。

“我只好服从你了，市长，” 匹克威克先生说。

“闭嘴，先生，” 市长打断他说，“不然的话我要叫人拉你出去了。”

“你高兴叫你手下人怎么，你就吩咐他们怎么做好了，市长，” 匹克威克先生说；“照他们那种顺从的样子，我完全相信，你无论下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执行的；但是，市长，恕我冒昧，我要求说话的权利，直到我被用武力拉出去才罢。”

“坚持匹克威克主义，” 维勒先生声音很大地叫。

“山姆，别响，” 匹克威克先生说。

“哑得像一只破鼓了，先生，” 山姆回答。

纳普金斯先生看见匹克威克先生表现出这种少有少见的胆量，大为惊骇地对他凝视着；并且显然打算很愤怒地反驳他几句什么，但是那时竞克斯先生扯扯他的袖子，对他耳朵里悄悄地讲了几句。市长对于他的话做了一种听不完全的回答，于是又悄悄地耳语起来。

竞克斯显然是在谏劝市长。

最后，市长很勉强地表示可以再听几句陈述了，就对匹克威克先生狠狠地说——“你要说什么？”

“第一呢，” 匹克威克先生说，从眼镜后面射出一道使纳普金斯都畏缩的眼光，“第一，我想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的？”

“我得告诉他吗？” 市长用耳语声对竞克斯说。

“我想还是告诉他好，市长，” 竞克斯用耳语声对市长说。

“有人正式向我告发，” 市长说，“说是怕你要决斗，说那另外一个叫特普曼的，就是从中帮助和教唆你的人。因此呢——

呃，竞克斯先生呵？”

“当然罗，市长。”

“因此，我找你们两人来，来——我想是这样的，竞克斯先生呵？”

“当然罗，市长。”

“来——来——什么呢，竞克斯先生？”市长说，发起脾气来。

“来找个保，市长。”

“是的。因此呢，我找你们两人来——我要说下去，就被我的文书打断了——来找个保。”

“可靠的保，”竞克斯先生用耳语声说。

“我要可靠的保，”市长说。

“本地人，”竞克斯小声说。

“保人一定是要本市的人，”市长说。

“每人五十镑，”竞克斯用耳语声说，“而且当然要是户长。”

“我要两个保证人每人缴五十镑保证金，”市长大声地说，非常威严，“而且当然罗，他们一定得是户长。”

“但是，天老爷，”匹克威克先生说，他和特普曼先生都觉得又惊又气；“我们在这市上完全是陌生人呀。我对于任何户长，正象对于要和什么人决斗这事一样，一点也不知道。”

“也许是吧，”市长回答说；“也许是吧——你说呢，竞克斯先生？”

“当然罗，市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市长问。

匹克威克先生原来还有许多话要说，而且毫无疑问他会说

了出来的。那些话说了也于他自己无益，也会使市长觉得不中听。可是他刚一不出声，维勒先生就拉了拉他的袖子，于是两人立刻专心地密谈起来，所以对于市长的询问完全没有在意。纳普金斯先生可不是一个问题问两遍的人；所以，他又先咳嗽了一声，在警察们的恭敬而钦佩的肃静之中，开始宣布他的判决了。

维勒的第一次殴打罪要罚他两镑，第二次的罚款三镑。文克尔要罚款两镑，史拿格拉斯是一镑，此外还要他们具结保证不和国王陛下的一切臣民挑衅，尤其是对于他的忠仆丹尼尔·格伦谟。至于匹克威克和特普曼，他已经说过要取保。

市长的话刚说完，匹克威克先生那重又变得愉快的脸上就堆满了微笑，向前走上几步说：

“请市长原谅，但是我想请你和我密谈几句，是对于你自己关系深切的事情，可以吗？”

“什么！”市长说。

匹克威克先生把请求重说一遍。

“这个要求是再奇怪也没有了，”市长说，“密谈？！”

“密谈呵，”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很坚持；“但是因为我要说的事情有一部分是听我的当差的说的，所以我希望他也在场。”

市长看看竞克斯先生，竞克斯先生看看市长；警察们惊讶地面面相觑。纳普金斯先生突然脸色发了白。会不会是维勒这人，出于悔过之心，来揭发什么行刺他的阴谋呢？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他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人呵；他想到裘里厄斯·凯撒和潘西伐尔先生的事，脸色更灰白了。

市长再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招呼竞克斯先生。

“你觉得他这个要求怎么样，竞克斯先生？”纳普金斯先生喃喃地说。

竞克斯先生也不知道怎么样，又怕得罪了市长，就怯弱地露出了一种暧昧不明的笑容，扭歪了嘴角，把头慢腾腾地两边摇摇。

“竞克斯先生，”市长严厉地说，“你是一匹驴子。”

听了这句妙语之后，竞克斯先生又微笑一下——比先前更怯弱了点儿——一面逐渐侧着身子缩回到他自己的角落里。

纳普金斯先生在心里思量了一会儿，然后立起身来叫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跟着他到一间和法庭通着的小房间去。他叫匹克威克先生走到房间的尽里头，自己站在门口把手搭在半开半掩的门上，以便万一对方有一点儿敌意的表示的话，他能够立刻逃走，随后他表示准备倾听，不管是什么消息。

“我直截了当就说到本题吧，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那是对于你本身和你的信誉大有关系的。我完全相信，先生，在你家里窝藏着一个大骗子！”

“两个哪，”山姆插嘴说，“穿桑子色衣服的当然也在哭哭啼啼玩他的下流花样。”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假使我要说得叫这位绅士明白，那就一定要请你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抱歉得很，先生，”维勒先生回答说；“但是我一想到那个乔伯，就忍不住把活塞拉开一两吋啦。”

“总而言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我的当差的猜想有那么一个非兹·马歇尔大尉常到这里来，对不对？因为。”匹克威克先生看见纳普金斯先生要愤愤然地打断他的话，就加上一句

说，“因为，假使是他，我知道这人是——”

“轻些，轻些，”纳普金斯先生说，关上了门。“你知道他是什么，先生？”

“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冒险家——一个不要脸的人——在社会上鬼混，专骗容易上当的人；叫人成为他的荒唐的、愚笨的、可怜牺牲品，先生，”激昂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噯呀，”纳普金斯先生说，脸胀得通红，而且他的态度整个地改变了。“噯呀，匹——”

“匹克威克，”山姆说。

“匹克威克，”市长说，“噯呀，匹克威克先生——请坐呀——你说的是真的吗？非兹·马歇尔大尉当真是这样的？”

“不要叫他大尉，”山姆说，“也不是什么非兹·马歇尔；两样都不是。他是一个跑码头的戏子，他叫做金格尔；假如还有个穿桑子色制服的狼的话，那就是乔伯·特拉偷。”

“的确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作为对于市长的惊讶神情的回答；“我到这里带的唯一目的就是揭发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

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就把金格尔先生的万恶行为加以概略的叙述，往纳普金斯先生的吓坏了的耳朵里灌。他说他最初怎么碰到他；他怎么拐带华德尔小姐逃走；他怎么又为了钱的缘故高高兴兴地丢了她；他怎么半夜里把他骗到一个女子寄宿学校里；他（匹克威克先生）怎么认为来揭穿他现在所假冒的名字和官职是他的责任。

在这段叙述进行之中，纳普金斯先生的身上的热血统统涌到他的两只耳朵上了。他是在附近的一个跑马厅里碰上了这位大

尉的。他的一大串显贵的相识者的名单、他的广泛的旅行和他的时髦的举止，迷住了纳普金斯太太和纳普金斯小姐，她们使非兹·马歇尔大尉在大众面前露脸，引证非兹·马歇尔大尉说的话，把非兹·马歇尔大尉放在她们的一群最要好的相识的头上，以致于使她们的密友波更汉太太、波更汉小姐们和悉尼·波更汉先生妒忌和失望得要命。而现在，竟听说他是一个寒酸的冒险家，一个跑码头的戏子，纵使不是个骗子，也是非常像骗子，像得说不出有什么分别！天哪！波更汉家要怎么说呢！悉尼·波更汉先生发现他所献的殷勤原来是因为这样一个情故而遭到轻视的时候，他会多么得意啊！而他，纳普金斯，怎么有脸在下届的本州审判会议上去见老波更汉的面呢！假使这种事情传了出去的话，岂不是给了官场上的敌手们一个大大的把柄吗！

“但是归根结蒂，”纳普金斯先生隔了好久之后暂时宽了心说，“总而言之，这不过是你们这么说罢了。非兹·马歇尔大尉是一个风度很动人的人，我相信他是有许多仇人的。你们这些话有什么证据呢？”

“让我和他当面对质，”匹克威克先生说。“我所要求、我所需要的就是如此。让他跟我和我这里的几位朋友当面对质；那时候你就不需要其他的证明了。”

“噯，”纳普金斯先生说，“这很容易办到，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来的，这样就不至于把事情宣扬出去了——那，那，那不过是为了这青年人的好处，你要知道。不过——我——我——我首先要向纳普金斯太太请教一下这个办法行不行得通。但是，总之，匹克威克先生，我们先得把这场公事打发过去才能谈到别的。请你回到隔壁房里去吧。”

他们回到了隔壁房间。

“格伦谟，”市长说，用的是令人凛然的声调。

“大轮，”格伦谟回答，带着一种宠儿的微笑。

“喂喂，先生，”市长严厉地说，“不要让我看见这种轻浮相。这很不像样子；我老实告诉你，你实在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你刚刚所说的种种情况是不是真正确实的？你小心点儿说吧，先生。”

“大——轮，”格伦谟结结巴巴地说，“我——”

“啊，你弄不清楚呵，是吗？”市长说。“竞克斯先生，你看得出他这种弄不清楚的样子吗？”

“当然罗，市长，”竞克斯回答。

“那末，”市长说，“你把你的供词再说一遍吧，格伦谟，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得说得小心点儿。竞克斯先生，把他的话记下来。”

不幸的格伦谟开始复述他的控诉辞了；但是，在竞克斯先生和市长一个记录一个挑剔之下，加上他的天生的说话杂乱无章和他的极端的狼狈，所以不到三分钟就弄得矛盾百出，不知所云，于是纳普金斯先生立刻宣布不相信他的话。因此，罚款取消了，并且由竞克斯先生立刻去找两个保人。这一切庄严的手续令人满意地办好之后，格伦谟很坍台地被打发出去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实例，说明了人类的伟大的不巩固，和大人物的宠爱的靠不住。

纳普金斯太太是一位戴着粉红色的头巾式纱帽和淡樱色假发的威严的女性。纳普金斯小姐除了那顶帽子之外，她妈妈的全部傲慢她是应有尽有，除了假发之外，她妈妈的全部坏脾气她也

全都具备；每逢发挥这两种可喜的品质使母女两位碰上了什么不愉快的为难的事情——这并不是不常有的——她们两人就一致把错处推在纳普金斯先生的肩头上。因此，当纳普金斯先生找着了太太，把匹克威克先生所说的话详细告诉了她的时候，纳普金斯太太突然想起来她是向来就耽心着这种事情的，她从前老说会是这样的；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她的忠告；她真不知道纳普金斯先生把她当做了什么人；等等。

“什么！”纳普金斯小姐说，往每个眼角里挤了很少一点儿眼泪，“一想到我被人这样愚弄，真受不了！”

“啊！你要谢谢你的爸爸呀，我的宝贝，”纳普金斯太太说；“我曾经怎样地千恩万求地要他问问大尉的家世呵；我曾经怎样地苦苦哀求他采取什么决断的手段呵！我完全晓得没有人会相信的——我完全晓得的嘛。”

“但是，我亲爱的，”纳普金斯先生说。

“不要跟我说话，你这讨厌的东西，不要说！”纳普金斯太太说。

“我的亲爱的，”纳普金斯先生说；“你自己说过你很喜欢非兹·马歇尔大尉的呀。你曾经不断地请他到这里来，我的亲爱的，你不放过任何机会，到处介绍他。”

“我不是这么说过吗，亨利艾塔？”纳普金斯太太用一个大大受了伤害的女性的神情叫唤着向她女儿诉苦。“我不是说过你的爸爸会掉过头来，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的吗？我不是这么说过吗？”说到这里，纳普金斯太太抽咽起来。

“爸呵！”纳普金斯小姐抗议地喊一声父亲，也就抽抽咽咽起来。

“他给我们招惹来了这一切耻辱和讪笑，倒骂起我来，说是我弄出来的，这不太过分了吗？”纳普金斯太太喊。

“我们怎么有脸再在交际场里见人呀！”纳普金斯小姐说。

“我们怎么有脸见波更汉家的面呀！”纳普金斯太太说。

“还有格列格斯家！”纳普金斯小姐说。

“还有史伦明托更斯家！”纳普金斯太太喊。“但是你的爸爸可不在乎呢！那干他什么事！”纳普金斯太太想到这种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伤心得不得了，不由得痛哭起来，纳普金斯小姐也跟着她哭。

纳普金斯太太的眼泪继续滚滚而流，直到她渐渐把事情想透之后：她在心里决定，最好是叫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这里等大尉来，让匹克威克先生得到所求的机会。假使证明了他说的是实话，那就可以把大尉赶出去，而不至于把事情宣扬开来，他的消声匿迹，也很容易向波更汉家解释，只要说他通过他的家族在宫庭里的关系，已经被任为西埃拉·里昂或者桑格·包因特的或者别的什么气候宜人的地方的总督；这种地方对于欧洲人的吸引力如此之大，所以他们一到那里就差不多再也不能够下决心回来了。

纳普金斯太太擦干了她的眼泪，纳普金斯小姐也擦干了她的，于是，纳普金斯先生很高兴地按照太太的提议把事情决定了。因此，把先前的遭遇所留下的一切痕迹洗干净了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被介绍给了太太小姐们，随后马上就被款待了午饭；而维勒先生呢——这位贤明得特别的市长在半小时之内发现了他是世上最好的人之一——就委托了麦士尔先生去照应，特别吩咐带他到下面去好好款待。

“你好，先生？”麦士尔先生说，一面带他下楼到厨房里。

“噢，差不多呀，没多大工夫以前，就是我看见你在法庭上你主人椅子后面神气活现的时候，从那时候到现在我的身体没有多大两样呀，”山姆回答。

“你要原谅我那时候不大注意你呀，”麦士尔先生说。“你知道，那时候主人没有给我们介绍呵。天哪，他多喜欢你呵，维勒先生，真的！”

“啊，”山姆说，“他这人多有趣呵！”

“是么？”麦士尔先生回答。

“幽默得很，”山姆说。

“而且他多会讲话呀，”麦士尔先生说。“他的话简直是滔滔如流，不是吗？”

“妙，”山姆答，“它们这么快地涌出来，你撞我的头我撞你的头，像是撞得大家发了昏；你简直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样，是不是？”

“这就是他说的话的妙处呀，”麦士尔先生接过去说。“当心，当心这最后一级，维勒先生。在见女人们之前你要不要先洗一洗手，先生？这里有个水槽，上面装了水龙头的；门背后有一条干净的回转式长毛巾。”

“啊！也许我就索性洗个脸吧，”维勒先生回答说，一面把黄色的肥皂在毛巾上擦了许多，然后用它擦起脸来，直到脸上重新发了亮。“有多少女的？”

“我们厨房里只有两个，”麦士尔先生说，“厨娘和女用人。我们用了一个孩子做下手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但是他们是在洗衣间里吃饭。”

“啊，他们在洗衣间里吃吗？”维勒先生说。

“是呀，”麦士尔先生回答，“他们才来的时候我们叫他们在我们桌上吃，但是我们受不了。女孩子的举动粗气得怕死人；男孩子一面吃的时候一面那么粗声粗气地喘着气，叫我们觉得不可能跟他坐在一桌。”

“是些小鲸鱼嘛！* ”维勒先生说。

“啊，怕死人，”麦士尔先生回答，“但是这是乡下用人最坏的地方，维勒先生；年轻人总是这么野蛮得很。这里，先生，请走这里。”

麦士尔先生走在维勒先生前面，用极度恭敬的礼貌带他进了厨房。

“玛丽，”麦士尔先生对一个漂亮的女仆说，“这是维勒先生：东家关照请他下来，让我们尽可能地把招待得舒舒服服的。”

“你们的东家真是个聪明人，恰巧把我送到对劲的地方，”维勒先生说，对玛丽赞美地瞟了一眼。“要是我是这家的主人，我永远会觉得凡是玛丽在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叫人舒服的东西。”

“噯呀，维勒先生！”玛丽说，红着脸。

“哼，我倒不见得！”厨娘脱口而出地说。

“噯呀，厨娘，我把你忘了，”麦士尔先生说。“维勒先生，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你好吗，太太？”维勒先生说。“非常高兴看见你，真的，并且希望我们的交情会维持很久，就像那位绅士对五镑一张的钞票说的那样。”

* 谓呼吸粗大犹如鲸鱼。

这番介绍仪式完成之后，厨娘和玛丽退到厨房的后间，噉噉地谈了十分钟；然后又回来，两人都笑呵呵的和羞答答的，大家坐下来吃饭。

维勒先生的随和的态度和健谈的能力，对他的新朋友们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所以饭还没有吃到一半，他们的交情已经十分亲密了，并且对于乔伯·特拉偷的罪行已经掌握了详尽的情况。

“我怎么也看不惯那个乔伯，”玛丽说。

“原来一点儿也不应该的嘛，我的亲爱的，”维勒先生回答说。

“为什么不应该？”玛丽问。

“因为丑恶和欺骗决不应该跟高尚和善良打伙呵，”维勒先生回答。“你说是不是，麦士尔先生？”

“一点儿也不错，”那位先生回答。

这时候玛丽笑了起来，说是厨娘引她笑的；厨娘也笑了，说她并没有。

“我没有杯子，”玛丽说。

“和我一道喝，我的亲爱的，”维勒先生说。“你的嘴唇沾了这只大杯子，那我就可以间接亲你的嘴了。”

“难为情呀，维勒先生！”玛丽说。

“怎么难为情呀，我的亲爱的？”

“说那种话呀。”

“胡说；那有什么关系。那是自然而然的嘛；是不是，厨娘？”

“不要来问我，厚脸皮，”厨娘回答说，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厨娘和玛丽又笑了起来，直到笑得啤酒和冷肉混在一块儿，把后

一位女士弄得几乎噎住了气——幸亏维勒先生大大地卖力，在她背上捶了不知多少下，还献了其他必要的殷勤，这才把她从这吓人的危难中救了出来。

在这一切欢乐和高兴的中间，听见园门那里的门铃大响了一阵，在洗涤室里吃饭的青年绅士立刻去应门了。维勒先生正在对漂亮女仆献殷勤献到顶点；麦士尔先生正在忙着尽东道主之谊；厨娘刚停下来不笑了，正把一大块食物举到嘴边，这时，厨房门一开，走进了乔伯·特拉偷先生。

我们说走进了乔伯·特拉偷先生，但是这个说法照我们惯常的忠于事实的谨严态度看来并不妙。门开了，特拉偷先生出现了。他原来是要走进来的，而且确实要这样做，可是这时候他看见了维勒先生，就不由自主地退缩了一两步，站在那里凝视着面前这片意外的景象，惊慌和恐惧得完全动弹不得了。

“是他呵！”山姆说，极其高兴地站起身来。“我们刚才正在说你哪。你好吗？你到哪儿去了？进来吧。”

维勒先生伸手抓住毫不抵抗的乔伯的桑子色的衣领，把他拖进了厨房；然后把门锁上，把钥匙递给了麦士尔先生，他接过来冷冷地塞进侧面的口袋里扣好。

“啊，呱呱叫！”山姆喊。“你想想吧，我的主人在楼上会到了你的主人，我在这楼下面见到了你。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杂货生意怎么样了？嘿，我真高兴看见你。你的样子多快乐呵。今天会到你，真是件愉快的事情；是不是，麦士尔先生？”

“正是嘛，”麦士尔先生说。

“你看他这么欢喜！”山姆说。

“兴致这么高呵！”麦士尔说。

“而且这么快活看见我们——这就更叫人开心了，”山姆说，“请坐；请坐。”

特拉偷先生让自己被迫坐上了炉子附近的一张椅子。他把一双小眼睛先对维勒先生溜溜，再对麦士尔先生溜溜，可是没有说话。

“喂，”山姆说，“当着这几位女士的面，我倒要问问你这个宝货，你现在还认为你自己是一个用一条粉红格子手绢和赞美诗第四集的规规矩矩的好人吗？”

“还说打算跟个厨娘结婚哪，”那位女士愤愤地说。“流氓！”

“还要改邪归正，以后做做杂货生意呢，”女仆说。

“哪，我对你说吧，年轻人，”麦士尔先生庄严地说，厨娘和女仆最后的两句话引得他冒起火来了，“这位女士（指着厨娘）跟我很要好的；所以，先生，你说要和她开杂货铺子的话，就是伤害了我，这是一个男子叫别的男子最伤脑筋的一种事情。你懂不懂，先生？”

麦士尔先生停了下来等候一声答复；他模仿主人的说话，而且对于自己的口才是很得意的。

但是特拉偷先生不回答。所以麦士尔先生用严肃的态度继续说：

“先生，很可能暂时用不着你上楼去，因为我的主人这时候正在跟你的主人算账；所以呢，先生，你可以有工夫和我谈几句私话的。这你懂不懂啊，先生？”

麦士尔先生又停下来等待回答；而特拉偷先生又使他失望。

“那末，”麦士尔先生说，“我不得不当着女士们的面来表白自己，这是很抱歉的，但是事情的紧急可以算是我的借口。厨房

后间是空着的，先生。假使你愿意进去，先生，维勒先生做个公证人，那我们就可以互相都得到满足，到铃响的时候算完。跟我来，先生！”

麦士尔先生说了这些话，就向门那儿跨了一两步；而且为了节省时间起见，一面走一面就动手脱起上衣来。

厨娘呢，她听见了这场性命交关的挑战的最后几句，并且看见麦士尔先生要实行起来了，立刻发出一声高而尖的颤叫；并且向着那位刚从椅子上站起来的乔伯·特拉偷先生冲了过去，用一股发怒的女性们所特有的劲儿又挖又打他的大而平板的脸孔，并且用手绞住他的黑色的长头发，从里面揪下大约足够做五六打大号丧礼发圈的头发。她用全部的热忱——这是她对麦士尔先生的挚爱所鼓动起来的——完成了这种英勇行为之后，蹒跚地退了回来；并且因为她是一位感情很容易激动和感情很脆弱的女士，所以立刻就跌倒在伙食桌子下面，昏厥过去了。

这时候铃响起来。

“是叫你去，乔伯·特拉偷，”山姆说；特拉偷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提出抗议或者回答——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摸一摸那位失去知觉的女士给他造成的伤痕——就被山姆和麦士尔先生一人抓住一条手臂，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把他弄上楼，进了客厅。

真是一幅动人的活画。阿尔弗雷德·金格尔老爷，别名非兹·马歇尔大尉，正站在靠门的地方，手里拿着帽子，脸上带着微笑，完全不被他的很不愉快的处境所左右。面对着他站着的是匹克威克先生，显然是已经谆谆教诲地讲了一篇高尚的大道理；因为他的左手反背在上衣的燕尾下面，右手伸在半空，这是他发表什么令人感动的演说时的习惯。稍为离开点儿的地方，站着特普

曼先生，面带怒容，由他的两位年轻些的朋友小心翼翼地拉着；在房间的尽里边是纳普金斯先生、纳普金斯太太和纳普金斯小姐，闷沉沉地装腔做势，烦恼得要命。

“是什么阻碍着我，”正当乔伯被带进来的时候，纳普金斯先生带着官老爷的尊严在说——“是什么阻碍着我，使我不能把这些人当作流氓和骗子拘捕起来呢？这是愚笨的怜恤。是什么阻碍着我呢？”

“骄傲，老朋友，骄傲，”金格尔先生回答。满不在乎。“不能的——不行——抓一位大尉吗，呃？——哈！哈！好得很——给女儿做丈夫嘛——自搬砖头自打脚——声张出去——万万不可以的——那真笨了——非常之笨！”

“坏蛋，”纳普金斯太太说，“我们看不起你的下流的奉承。”

“我向来就恨他，”亨利艾塔接口说。

“啊，自然罗，”金格尔说。“高个儿的青年——旧情人——悉尼·波更汉——有钱——呱呱叫的家伙——可是还没有大尉那么有钱呵，呃？——赶他走——丢了他——都是为了大尉——什么也比不上大尉——所有的女孩子——发疯——呃，乔伯，呃？”

说到这里，金格尔先生很开心地大笑起来；乔伯呢，高兴地搓着手，发出了他自从进屋子以来第一次发出的声音——这是一声低低的、不响的格格笑，好像是表示他要尽情享受这笑，不能让它泄漏掉一点儿声音。

“纳普金斯先生，”年长的女士说，“这不是仆人们宜于听见的谈话。让这些坏蛋到别处去吧。”

“当然罗，我的亲爱的，”纳普金斯先生说。“麦士尔！”

“大人。”

“把大门开了。”

“是，大人。”

“出去！”纳普金斯先生说，使劲挥着手。

金格尔微微一笑，向门口走去。

“且慢！”匹克威克先生说。

金格尔站住了。

“我本来可以，”匹克威克先生说，“可以大大报复一下你和你那边那位伪善的朋友使我受到的遭遇的。”

乔伯·特拉偷听见说到他的时候，极其有礼貌地鞠了一躬，把手放在胸口。

“我说，”匹克威克先生说，渐渐发起怒来，“我本来可以更厉害地报复你一下的，但是我只暴露了你，算是尽了我认为对于社会应尽的责任。这是宽恕，先生，我希望你不要忘记。”

匹克威克先生说到这几句话的时候，乔伯·特拉偷带着滑稽的庄严神情，把手罩在耳朵上，像是希望不漏掉他所说的一个音节。

“我只要再说一句，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现在是完全发起火来了，“就是，我认为你是一个流氓，一个——一个恶汉——坏到极点——比我所见过或者听过的任何男子都坏，除了这个假装正经、装虔诚、穿桑子色制服的无赖。”

“哈！哈！”金格尔说，“好家伙，匹克威克——好心肠——老胖子——可是千万不要冒火——坏事情呵，非常之坏——少陪了，少陪了——将来再见吧——保养你的精神——喂，乔伯——快走吧！”

说了这些话，金格尔先生就照他的老调儿把帽子朝头上一戴，大步走出了房间。乔伯·特拉偷停留了一下，四面看看，微微一笑，然后假装庄严地对匹克威克先生鞠了一躬，对维勒先生挤一挤眼睛——那种厚颜无耻的狡诈神情非任何笔墨所能形容——于是跟着他的前途无量的主人走了。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看见维勒先生跟着向外面走的时候说。

“是。”

“待在这儿。”

维勒先生像是犹豫不决。

“待在这儿，”匹克威克先生重复说。

“我不可以在前面园子里把那个乔伯收拾一下吗？”维勒先生说。

“当然不可以，”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我可以把他踢出大门吗，先生？”维勒先生说。

“决不可以，”他的主人回答。

维勒先生像是一时之间显出了不满意和不高兴，这自从他跟他主人以来还是第一次。但是他的脸色很快就开朗了，因为预先藏在大门背后的狡猾的麦士尔先生及时地冲了出来；极其老练地把金格尔先生和他的随从打得都滚下台阶，跌到放在下面的两个龙舌兰盆里。

“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对纳普金斯先生说，“那末我和我的朋友们就告辞了。你热情招待我们，我们在感激之余，请你允许我代表我们大家说一句，就是，要不是因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们不得不如此的话，我们决不会接受这

种招待的，也就是说，决不会就这样放过先前的糟糕事情的。我们明天回伦敦去。至于你的秘密，你尽管放心我们吧。”

匹克威克先生如此这般地对于早上的待遇提出了抗议之后，就对太太小姐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尽管这家尽力挽留，还是带着朋友们走出了房间。

“你把帽子戴上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在楼下呢，先生，”山姆说，连忙跑下楼去拿。

厨房里没有一个人，除了那位漂亮的女仆；而山姆的帽子不知乱放在什么地方了，所以得找一找；漂亮女仆就点了火给他照着亮。他们这里那里遍处寻找。漂亮女仆因为急于找着帽子，就跪在地下把靠门的一个角落里堆着的一切东西都翻了出来。那是个难以转身的角落，你要到那里就不得不先关了门。

“在这里了，”漂亮女仆说。“是这个吧，是不是？”

“让我看看，”山姆说。

漂亮女仆已经把蜡烛放在地板上了；而烛光非常暗，所以山姆就不得不也跪在地下才可以看得出那帽子到底是不是他的。那是一个非常小的角落，所以——这谁也不能怪，除非怪那个造房子的人——山姆和漂亮女仆就不得不靠得很紧了。

“是的，是这顶帽子，”山姆说。“再会啦！”

“再会！”漂亮女仆说。

“再会！”山姆说；说着，他把那顶费了这么大的事才找到的帽子掉在地上了。

“你真是笨手笨脚的，”漂亮女仆说。“你要是不当心的话，还会再丢掉的。”

因此，为了免得他再丢掉，她就替他戴在头上。

是不是因为漂亮女仆的脸抬起来望着山姆的脸的时候显得更漂亮了呢，还是因为他们靠得太近所以发生这种偶然的結果呢，这是到今天还不清楚的事，总之，山姆亲了她的嘴。

“你这不见得是有意的吧，”漂亮女仆说，红着脸。

“唔，刚才不是有意的，”山姆说；“但是现在我要啦。”

所以他又亲了她的嘴。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在楼梯栏杆上面喊。

“来啦，先生，”山姆回答，跑上楼去。

“你去了多久啊！”匹克威克先生说。

“门背后有些什么玩意儿呵，先生，所以这半天才把门弄开的罗，先生，”山姆回答说。

这就是维勒先生初恋的最初一节。

第二十六章

这里是巴德尔控告匹克威克的案子进行情形的一斑

揭发了金格尔，完成了此行的主要目的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决定立刻回伦敦去，以便了解在这期间道孙和福格两先生对他所提出的诉讼。在前面两章详细叙述过的那些可纪念的事件之后的第二天清早，他就凭着他的性格所有的全部劲头和决心来行事了，按照这个决定，坐上了伊普斯威契开出的第一班马车的后座；就在当天黄昏，带着他的三位朋友和塞缪尔·维勒先生抵达首都，一路平安。

到了这里，朋友们暂时别离了。特普曼、文克尔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各自回府，为他们将来重访丁格来谷做一些必需的准备；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旧式的、舒舒服服的地方，就是在伦巴德街乔治场的乔治和兀鹰大饭店里安置了下来。

匹克威克先生用过了饭，喝完了第二品脱红葡萄酒，把丝手绢蒙在头上，把脚搁在火炉栏杆上，并且把身体向安乐椅上一躺，这时，维勒先生带着他的毡制的行李包走了进来，把他从平

静的沉思中惊醒。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先生，”维勒先生说。

“我刚才在想，”匹克威克先生说，“在高斯维尔街巴德尔太太家里，我还有许多东西，我得在再离开伦敦之前把它们料理一下拿出来。”

“很好哇，先生，”维勒先生回答。

“我可以暂时把它们送到特普曼先生家里，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但是在把它们送走之前，一定要先去看看，把它们收拾在一块儿。山姆，我要你到高斯维尔街去一趟，料理一下。”

“马上去吗，先生？”维勒先生问。

“马上，”匹克威克先生答。“不过且慢，山姆，”匹克威克先生接上去说，一面掏出钱袋来，“还要付点房钱。本来是要到圣诞节才到期，不过你付掉吧，了却了这桩事。早一个月通知退掉我的房子。通知在这里，已经写好了。交给巴德尔太太，告诉她，她只要愿意的话，就贴召租条子吧。”

“很好，先生，”维勒先生答；“还有什么吗，先生？”

“没有啦，山姆。”

维勒先生向门口慢腾腾地走过去，像是料到还有什么吩咐；慢腾腾地开了门，慢腾腾地跨出去，慢腾腾地带上门，门带到只差一两时就要关上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喊了起来：

“山姆。”

“是，先生，”维勒先生说，很快退了回来，随手把背后的门关上。

“我不反对，山姆，不反对你去试探试探巴德尔太太本人到底对我怎么样，那下流的和毫无根据的控诉是不是真的可能进行到底。我说我并不反对你这样做，假使你自己愿意的话，山姆呵，” 匹克威克先生说。

山姆轻轻地点一点头表示领悟，走了。匹克威克先生又把丝手绢蒙上了头，打算定下心来打个瞌睡。维勒先生急急忙忙地出去执行他的任务了。

他走到高斯维尔街的时候差不多九点钟了。前面的小客堂里点着一对蜡烛，窗帘上反映着一对小帽子的影子。巴德尔太太有客人。

维勒先生敲了门，隔了很久的时间——这段时间外面的人用来吹了一个曲子，在里面的人用来点着了一支不容易化的扁蜡烛——于是有一双小靴子在地毯上拍拍地响着走过来，出现了巴德尔少爷。

“喂，小皮猴子，” 山姆说，“妈妈好吗？”

“她很好呵，” 巴德尔少爷答，“我也好呵。”

“唔，算是运气，” 山姆说，“去对她说我要和她说话，我的小神童。”

巴德尔少爷接到这种请求，就把那难融的扁蜡烛放在楼梯脚下，溜进前客堂通报去了。

映在窗帘上的两只小帽子是巴德尔太太的两位最另眼看待的相识者的头上的东西，这两位刚来不久，为的是喝杯安静的茶，吃点热热的晚饭——一份猪蹄和一些烤乳酪。干酪正在炉子前面的一只小小的浅锅里烤得黄焦焦的，使人欢喜极了；猪蹄呢，正在炉架上的一口洋铁小锅子里煮得香喷喷的；巴德尔太太

和她的两位朋友也正舒舒服服地在静静地闲谈，谈着她们的一切特别亲密的朋友和熟人；这时巴德尔少爷应了门回来传达了塞缪尔·维勒先生告诉他的话。

“匹克威克先生的仆人！”巴德尔太太说，脸发了白。

“噯呀呀！”克勒平斯太太说。

“呀，我真不相信哪，要不是我凑巧在这里的话！”山得斯太太说。

克勒平斯太太是一位矮小的、敏捷的、好多事的女人；山得斯太太是位高大、肥胖、脸色阴沉的人物；巴德尔太太的伙伴正是这两位。

巴德尔太太觉得兴奋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现有的情况之下，除了通过道孙和福格之外，到底该不该和匹克威克先生的仆人接什么头，这是她们三位都不大知道的，所以她们都不免惊慌了。在这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之下，显然的，可做的第一件事是狠狠地揍那在门口发现维勒先生的孩子一顿。所以他的母亲就揍了他，而他就很好听地哇啦哇啦哭起来。

“别响——听见没有——你这顽皮的东西！”巴德尔太太说。

“是嘛；不要烦你的可怜的母亲了，”山得斯太太说。

“事实上，没有你，她已经烦得可以了，汤姆，”克勒平斯太太带着同情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说。

“啊！运气不好呵，可怜的羔羊！”山得斯太太说。

这一切大道理只是叫巴德尔少爷哭得更响。

“那末我怎么办呢？”巴德尔太太对克勒平斯太太说。

“我想你应该见他的，”克勒平斯太太回答。“但是决不能没有一个证人在场。”

“我想，两个证人更合法些，”山得斯太太说，她正像另外那位朋友一样，是好奇得要命了。

“也许让他到这儿来好些吧，”巴德尔太太说。

“当然的，”克勒平斯太太回答，连忙采纳了这意见；“进来吧，青年人；请你先把大门关上。”

维勒先生立刻懂得了；于是走进了客堂，如此这般对巴德尔太太交待他的事务：

“很抱歉，假使有什么打扰的地方的话，太太，这就像强盗把老太太推在火上的时候对她说的罗；但是因为我和我的主人刚刚回到伦敦，而且马上又要走的，所以你看这是没有办法的罗。”

“当然嘛，做用人的对于他主人的错处是没有办法的呵，”克勒平斯太太说，被维勒先生的样子和谈吐打动了。

“自然罗，”山得斯太太附和说，由于她对那小小的洋铁锅所投射的那种若有所思的眼色看来，仿佛正在暗暗盘算倘使留山姆吃晚饭的话，每人可以分到多少猪蹄。

“所以我来呢，也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山姆说，并不理她们打岔，“第一，是送我东家的通知来的——这就是。第二，是付房租——这就是。第三呢，告诉你要把他所有的东西收拾在一道，等我们叫人来拿的时候交给他。第四，对你说，你随时都可以把房子出租——就是这些。”

“无论怎么样，”巴德尔太太说，“我老说，而且将来还要说，匹克威克先生无论在哪方面——除了一点——都算得是个真正的绅士。他的钱总是像银行一样地靠得住——总是的。”

巴德尔太太说了这话，用手帕擦擦眼睛，走出房间去打收条了。

山姆很明白他只要保持着沉默，女人们就一定会讲起话来；所以他轮流地看看洋铁锅、烤乾酪、墙壁和天花板，一声不响。

“可怜的宝贝！”克勒平斯太太说。

“啊，可怜的人！”山得斯太太回答。

山姆不说话。他看出她们是要谈到本题了。

“我只要一想到这样的伪誓罪，”克勒平斯太太说，“实在就不舒服。我并不是要说些什么叫你难受，青年人，不过你的主人实在是一个老畜生，我愿意他在这里对他当面这样说。”

“我愿意你能够如此呵，”山姆说。

“看她伤心得多厉害，整天恍恍惚惚的，什么事都觉得没有乐趣，除非有的时候她的朋友们出于慈善心来陪她坐坐，使她心里舒服些，”克勒平斯太太继续说，同时对洋铁锅和浅锅溜一眼，“真可怕！”

“野蛮，”山得斯太太说。

“而你的东家呢，青年人呵！他是一个有钱的绅士，决不在乎养个老婆的开销，算不了什么的嘛，”克勒平斯太太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他这样处世为人是没有一丝丝儿的理由的！为什么他不讨了她？”

“啊，”山姆说，“的确嘛；问题就在这儿。”

“问题，可不是，”克勒平斯太太愤愤地反驳他说；“她要是有我这份勇气的话，倒要质问质问他哩。虽然如此，我们女人，这些尽人们欺负的可怜虫到底还有法律保护；青年人呵，你的东家不用再过一年半载，他将来吃了亏之后就晓得的。”

克勒平斯太太这样宽心地一想之后，就昂一昂头，对山得斯

太太一笑，山得斯太太也回她一笑。

“官司正在打着，没有错的，”山姆想，这时巴德尔太太带着收条进来了。

“这是收条，维勒先生，”巴德尔太太说，“这是找头，我希望你喝点儿什么驱驱寒气吧，就算是因为我们是旧相识好了，维勒先生。”

山姆知道这是对他有利的，所以立刻同意了；因此，巴德尔太太从一口小小的壁橱里拿出一只黑瓶子和一个酒杯；她因为精神上痛苦不堪，以致心神恍惚得如此厉害，斟了维勒先生的杯子之后竟又拿出三个酒杯，也都斟上。

“呀，巴德尔太太，”克勒平斯太太说，“你看你干了什么事！”

“唔，这倒不坏呀！”山得斯太太脱口而出地说。

“啊，我的可怜的脑子！”巴德尔太太说，沮丧地微微一笑。

这一切，山姆当然都懂得的，所以他立刻就说，他晚饭之前决不能喝酒的，除非一位女士陪他喝。这话引出一阵大笑，于是山得斯太太自告奋勇来赏光，就在她的杯子里咂了一小口。然后山姆又说必须大家都喝点儿才对，所以她们就都咂了一小口。隔了一会儿之后，矮小的克勒平斯太太提议来干一杯，“祝巴德尔控告匹克威克的诉讼胜利！”因此女太太们都干了杯，以表祝贺，立刻话就非常多起来。

“维勒先生，我想你听说了在进行什么吧？”巴德尔太太说。

“我听见了一些，”山姆回答。

“闹到这样公堂对质真是可怕的事呵，维勒先生，”巴德尔太太说；“但是现在我看出来，这是我唯一的办法，而且我的律师道孙先生和福格先生对我说，既然我们是有证据的，我们一定胜

利。维勒先生，假使我不能胜利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啦。”

一想到巴德尔太太会败诉，这个念头就叫山得斯太太大受影响，以致不得不立刻又把酒杯斟上并且喝干；因为她觉得，这是她以后说出来的，她当时假使不毅然决然地这样做，那她一定要昏倒在地上的。

“预料在什么时候上堂呢？”山姆问。

“不是二月里就是三月里，”巴德尔太太回答。

“到那时候会有许多证人去的，是不是？”克勒平斯太太说。

“啊！可不是！”山得斯太太回答。

“倘使原告得不到胜利的话，道孙和福格不是要急疯了吗？”克勒平斯太太接着说，“因为他们办这件事原是投机的呵！”

“啊！可不是！”山得斯太太说。

“但是原告是一定胜利的，”克勒平斯太太继续说。

“我希望如此，”巴德尔太太说。

“啊，没有一点儿疑问的嘛，”山得斯太太回答。

“唔，”山姆说，站起身来并且放下了酒杯，“我所能说的，就是我但愿你能得到胜利呵。”

“谢谢你，维勒先生，”巴德尔太太热情地说。

“至于道孙和福格这两位干这种投机事情的人呢，”维勒先生继续说，“他们像干这一行的其他好心肠的先生们一样，专门离间人家，反正挑拨是非破费不了他们什么，叫他们的办事员们拚命在邻居和熟人中间找出小事来法律解决——对于他们呢，我所能说的是，我但愿他们会得到我要给他们的报酬。”

“啊，我但愿他们得到每个好心肠的人乐于给他们的报酬呀！”大为感激的巴德尔太太说。

“不谈了吧，”山姆回答，“他们靠着这一项就会吃喝不尽啦！祝你们夜安，太太们。”

女主人并没有提到猪蹄和烤酪就准许山姆走了，使山得斯太太大为宽慰；随后不久，太太们就在巴德尔少爷所能贡献的少年人的帮助之下把这东西大嚼一顿——自然罗，它们在她们奋勇的努力之下完全消灭了。

维勒先生穿街过巷回到乔治和兀鹰饭店，把他到巴德尔太太那里设法打听到的关于道孙和福格的毒辣手段的消息，忠实地详详细细告诉他的主人。第二天和潘卡先生的会晤更加证实了维勒先生的话；匹克威克先生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欣然准备到丁格来谷作圣诞节之游，心里都怀着一种不愉快的预料，知道大约不出两三个月，控告他毁弃婚约要求赔偿损失的案子就要在“民事法庭”公开审判了；原告方面有种种的有利条件，不仅是由于“环境的力量”，而且还是由于道孙和福格的毒辣手段所造成的。

第二十七章

塞缪尔·维勒到道金巡礼，看到他的继母

匹克威克派们预定动身去丁格来谷的日期，离现在还有两天，所以维勒先生那天吃过提早了的中饭之后在乔治和兀鹰饭店的一间后房里坐下来想心思了，他想着怎么消磨这两天的时间才好。这天的天气非常之好；他转念头还没有转上十分钟，突然发起孝心来；他那么强烈地觉得应该到乡下去看看父亲并且对继母表示敬意，他以前居然从来也没有想到这种道德上的义务，这种疏忽大意使他自己觉得不胜惊异。为了急于弥补过去的疏忽，一个钟头也不耽搁，他就一直上楼到匹克威克先生那里请假，以便实现他这可嘉的心愿。

“当然罗，山姆，当然罗，”匹克威克先生说，由于他的当差的这种孝道的表示，他的眼睛闪耀着愉快的光辉；“当然的罗，山姆。”

维勒先生感激地鞠了一躬。

“我非常高兴，看见你有那么强烈的人子之心，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向来就有的，先生，”维勒先生回答。

“这话很叫人满意，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嘉许地说。

“自然罗，先生，”维勒先生回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我的父亲的什么东西，我总是用一种非常恭而敬之的态度向他要。要是他不给，我就自己动手拿，因为不弄到这个东西，我就会做出什么不对的事情来。自己拿了我就替他省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哪，先生。”

“我说的倒不是这个意思，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摇摇头，微微一笑。

“总归是好意，先生——是最好的动机，就像一位绅士遗弃妻子的时候说的，因为她和他在一起似乎不快乐呀，”维勒先生回答。

“你可以走了，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谢谢你，先生，”维勒先生回答；他鞠了最恭敬的躬之后，并且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之后，就坐到亚伦德尔马车的顶上，向道金出发。

在维勒太太的时代，格兰培侯爵酒店简直可以说是上等的路边酒店的模范——恰恰大得周转很方便，却又恰恰小得舒舒服服。马路对面的一根高柱子上有一个大招牌，画着一位绅士的头和两肩，有一副突然昏厥了似的脸孔，穿着镶着深蓝色的滚边的红色上衣，在他的三角帽之上还涂着一片同样的深蓝色，算是天。再上去是两面旗子；在他的上衣的最下一个钮扣下面是两尊炮；这一切组成了那位留下光荣记忆的格兰培侯爵的富于表情的、逼真的肖像。酒吧间的窗子上陈列了精心搜索的牛蒡属的植物，和一排积了很多灰的酒瓶子。开着的百叶窗上刻着种种珍贵

的铭记，赞美好床铺和好酒的文字；乡下人和马夫们成群地在马房的门口和马槽附近徘徊，对于店里卖的啤酒和烧酒的优良质地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山姆·维勒下车之后，站在酒店外面，用富有经验的旅客的眼光观察了一下这一切显出生意兴隆的小征象；看了以后立刻走了进去，对于所看到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

“喂！”山姆的头刚一伸进门里边，就有一个尖锐的女人声音说，“你要干什么呀，青年人？”

山姆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看去。那是一位相貌悦人的有点肥胖的女子，她坐在酒吧间的炉子旁边，在拉着风箱烧冲茶的开水。她不是单独一个人；在火炉的另外一边有一位穿着褴褛的黑色衣服的男子，笔直地坐在一张高背椅子里，他的背几乎像椅子背那么硬那么长。他马上引起了山姆的特别注意。

他是一位面孔呆板、长着红鼻子的男子，有一张又长又瘦的脸，一副类乎响尾蛇的眼光——相当锐利，但无疑是很坏的。他穿了一条很短的裤子。一双黑色棉纱袜子，像他的其他衣服一样，非常污秽。他的神情像上过浆那样的呆板，但是他的白色颈巾却没有浆过；两端又皱又长，乱七八糟、古里古怪地缠在紧紧扣着的背心上面。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放着一双又旧又破的海狸皮手套、一顶宽边帽子和一把褪色的绿伞，这把伞的顶端戳出了一大把鲸骨做的骨架，像是聊以弥补它另一端没有伞把的缺陷；而这些东西都是安置得非常整齐和仔细，似乎暗示那位红鼻子——不管他是谁吧——没有急着要走的意思。

替红鼻子公公道道地设身处地想想呢，假使他居然有走的意思的话，那就太不聪明了；因为根据一切现象看来，除非他真有一个最令人羡慕的去处，否则任何地方都不会比这里更舒服。

炉火正在风箱的作用之下熊熊地发着光，水壶呢，正在炉子和风箱两者的作用之下愉快地唱着。桌上放了一小盘茶具；一碟滚热的抹了牛油的烤面包在炉火旁边轻轻地翻着油花；红鼻子自己是正忙着用一把长铜叉把一大块面包变成那种可爱的食品。他旁边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菠萝甜酒，里面还有一斤柠檬。每当红鼻子把一片烤面包举到眼睛面前察看它烤得怎样之后，就呷这么一点点儿菠萝甜酒，并且对那位拉风箱的肥胖的妇人微笑一下。

山姆看见这种舒服的情景看得那么出神，竟完全没有听见那位胖胖的女子的第一次的询问。直到她的问话一次比一次尖锐地重复了两次之后，他才想到自己的行为的不适当。

“老板在吗？”山姆问，作为她的问话的回答。

“不，不在，”维勒太太回答；那位胖胖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维勒太太，过去是已故的克拉克先生的未亡人和唯一的遗嘱执行者。“不，他不在家，而且我也不希望他在家。”

“我想他今天赶车子去了？”山姆说。

“也许是是的，也许不是的，”维勒太太说，一面把那红鼻子男子刚烤好的面包抹上牛油。“我不知道，而且呢，我也不管。——祷告吧，史的金斯先生，可以吃啦。”

红鼻子照着做了。于是立刻非常凶猛地开始吃起烤面包来。

红鼻子男子的样子，使山姆第一眼就很怀疑他就是他的可敬的父亲说过的那位助理牧师。等他看到他一吃东西，一切的疑惑都解除了，并且他感觉到假使他打算在这里暂时勾留的话，就必须立刻把他的立脚点搞好，不能耽搁。所以他就开始行动，首先把手臂从那半截的柜台门上伸过去，冷静地拨开门闩，于是悠闲地走了进来。

“后娘，”山姆说，“你好呵？”

“嘿，我真不相信他是维勒呢！”维勒太太说，脸上并没有很高兴的表情，抬头看看山姆的脸。

“我倒觉得他是，”泰然自若的山姆说；“我希望这位牧师原谅我说一句，我愿意我就是占有你的那位维勒哪，后娘。”

这句话是双重的恭维。一则表示维勒太太是位最可爱的女性，再则表示史的金斯先生具有牧师的风度。这话立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山姆就着这个有利的机会进一步吻起他的继母来。

“走开点！”维勒太太说，把他推开。

“难为情呀，青年人！”红鼻子的绅士说。

“没有恶意，先生，没有恶意呵，”山姆回答说；“不过，你是很对的；假使后娘年纪轻，人漂亮，那就不大好了，是不是，先生？”

“这都是世俗之见，”史的金斯先生说。

“唉，正是嘛，”维勒太太说，把她的帽子扶扶正。

山姆呢，也觉得是的，不过没有说什么。

助理牧师似乎决没有因为山姆来了而感到高兴；而当那恭维所造成的最初的兴奋消失掉的时候，连维勒太太也似乎觉得假使能够把山姆甩掉是一点儿也不可惜的。不过他已经在这里了；而且又不能名正言顺地撵他出去，所以他们就三个人一道坐下喝起茶来。

“父亲好吗？”山姆说。

听了这话，维勒太太举起两手，翻起眼睛，好像一提到这事就难过得不得了。

史的金斯先生深深叹一口气。

“那位绅士怎么啦？”山姆问。

“他想到你父亲的态度就心惊肉跳啊，”维勒太太回答。

“呵，是吗，是这样吗？”山姆说。

“实在难怪嘛，”维勒太太庄严地补充说。

史的金斯先生重新拿了一块烤面包，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是个可怕的恶棍，”维勒太太说。

“遭天罚的人！”史的金斯先生大叫说。他在烤面包上咬上一个大大的半圆形，又叹了一口气。

山姆非常想给予那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一点什么，让他好好地唉声叹气一阵。但是他抑制住这种欲望，只问了一句：“老头子在干什么呀？”

“干什么！”维勒太太说，“他啊，他是硬心肠。这位呱呱叫的人——不要皱眉头，史的金斯先生，我要说你是个呱呱叫的人——天天夜里来，坐在这里，一坐几个钟头，可是对于他却丝毫没影响。”

“唔，这真古怪，”山姆说；“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那对于我一定有很大的影响的；我懂得呀。”

“我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庄严地说，“事实是这样的，他的心是冥顽不灵的。啊，我的青年朋友，除了他还有谁能够拒绝我们的十六个最美的姊妹们的呼吁和忠告呀？——我们是要他答应捐助我们的一个高尚的团体一笔款项，给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的婴儿送些法兰绒背心和道德手绢。”

“道德手绢是什么呀？”山姆说；“这种东西我倒没有见过。”

“那是使娱乐和教训合而为一的东西，我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精美的故事和木版画混合而成的。”

“啊，我知道了，”山姆说；“就是那些挂在亚麻布铺子里、上面有乞丐的请愿书一类的东西吧？”

史的金斯先生开始吃第三块烤面包，点点头表示是的。

“他不听太太们的劝导，是不是？”山姆说。

“只管坐着抽他的烟斗，还说黑人的婴儿是——他说黑人的婴儿是什么呀？”维勒太太问。

“小骗子，”史的金斯先生回答说，感慨不尽的样子。

“说黑人的婴儿是小骗子，”维勒太太重复了一遍。两个人都为了老头子的残酷行为深深慨叹。

本来是还会揭露出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的罪恶的，不过烤面包已经都吃光了，茶已经冲得很淡了，而山姆又没有流露出要走的意思，这时，史的金斯先生突然记起了他和牧师还有一个极其紧要的约会，所以就告别了。

茶具刚刚收拾掉，炉灶刚刚打扫干净，伦敦马车恰巧这时把大维勒先生送到了门口；他的腿又把他送进了酒吧；他的眼睛使他看见了他的儿子。

“嘿，山姆！”父亲喊。

“嘿，老大人！”儿子脱口而出。于是他们热烈地握手。

“很高兴看见你，山姆，”大维勒先生说，“可是你怎么打通你后娘这一关的，在我倒是件神秘的事。我倒希望你把这秘方传给我呢。”

“别响！”山姆说，“她在家哪，老家伙。”

“她听不见的，”维勒先生回答；“吃过茶点之后她老是要下楼去发几个钟头威风的，所以我们不妨在这里出出闷气，山姆。”

说着，维勒先生调了两杯掺水酒精，并且拿出两只烟斗。父

子两人对面坐下：山姆在火炉的一边，坐在高背椅子里；大维勒先生在另外一边，坐了一只安乐椅，于是两人带着应有的庄严开始享受起来。

“有谁到这里来过吗，山姆？”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老维勒先生冷冷淡淡地问。

山姆点点头，表示有的。

“红鼻子的家伙？”维勒先生问。

山姆又点点头。

“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呵，山姆，”维勒先生说，狠狠地抽烟。

“好像是吧，”山姆说。

“打得一手好算盘，”维勒先生说。

“是吗？”山姆说。

“星期一来借十八便士，星期二就来借一先令凑成半克朗；星期三又来要半克朗凑成五先令；就这样进行下去，不用多久一张五镑钞票就到手了，山姆，这就像算术书上计算马掌上的钉子那样的玩意。”*

山姆点一点头表示想起来他父亲所说的问题。

“那末你是不打算认捐什么法兰绒背心了？”又抽了一会儿烟之后，山姆说。

“当然不罗，”维勒先生回答；“法兰绒背心对于人家外国的小黑人有什么好处呀？但是我告诉你吧，山姆，”维勒先生说，放低了声音，并且把身体由火炉上探过来；“假使是给我们自己家

* 一镑为二十先令，一先令为十二便士。一克朗合五先令。

里的什么人预备紧身背心*，那我一定慷慨地出一笔钱。”

维勒先生说了这话，慢腾腾恢复了以前的姿势，用意味深长的神态对他的头生儿子霎一霎眼睛。

“发动人们把手绢送给并不知道它的用处的人，这真是有点古怪呢，”山姆说。

“他们就老是干这类胡闹的玩意儿，”他的父亲回答。“有个星期天，我在路上走着，看见一个女人站在小教堂门口，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汤盆，你知道是谁呀，原来就是你的后娘！那盆子里我相信足有两金镑的钱哪，山姆，全都是半便士；后来人们从教堂里散出来了，又噼里啪啦地把铜板丢进去，丢得那么凶，真叫人要耽心世上没有任何盆子吃得住那样的磨擦。你猜猜这些钱是干什么的？”

“也许是为了再办一次茶会吧，”山姆说。

“一点儿不对，”父亲回答；“是为了替牧师付水费呵，山姆。”

“牧师的水费！”山姆说。

“噯，”维勒先生答，“已经欠了三季的账，而牧师却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付——也许是因为他家里的水对他没有多大用处吧，因为他是难得吃自己家里的水的，真是难得；他的办法可比这个好得多哪。总而言之呢，水账是没有付，所以人家就断了水。牧师就跑到教堂里，宣布他是一个遭到迫害的圣徒，说他希望断了他的水的管水龙头的人能够回心转意，改邪归正，但是他有点相信那人是被记上功过簿了。因此呢，女人们就开了一个

* “紧身背心”是拘束狂人行动所特制的衣服，这句话的意思很显然。就是说老维勒觉得他太太有穿紧身背心的必要。

会，唱了赞美诗，举了你后娘做主席，决定在星期天募捐，把钱送给牧师。”维勒先生结束这段话的时候说，“假使他这回没有从她们手里捞到一大笔，够他一生一世付自来水公司的账的话，山姆，那就算我该死，你也该死，我敢说。”

维勒先生默然地抽了几分钟的烟，然后又说：

“我的孩子，这些牧师的最坏的地方就是，他们真正能够把这里的年轻女人弄得神魂颠倒。上帝保佑她们的心吧，她们以为是对的，她们什么都不懂呀；其实她们是那些胡说八道的牺牲呵，塞缪尔，她们是胡说八道的牺牲。”

“我看是的，”山姆说。

“毫无疑问嘛，”维勒先生说，庄重地摇摇头。“真叫我气死的是，塞缪尔，看见她们花掉所有的时间和劳力去给那紫铜色的人做衣服，他们并不需要这些衣服，也不注意你们这些白颜色的人。要是依着我呵，塞缪尔，我就要弄几个这种懒惰的牧师塞在沉甸甸的独轮手推车后面，成天在一条十四吋阔的跳板上推来推去。那就会把他们的鬼话抖落掉的。”

维勒先生用强调的重音，在各种各样的摇头晃脑和皱眉扭眼的辅佐之下说出了这个秘方之后，就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带着天生的威严神情敲掉烟斗里的烟灰。

他正做着这事的时候，过道里传来一种尖锐的声音。

“你的亲爱的亲属来了，山姆，”维勒先生说；这时维勒太太匆匆走了进来。

“呵，你回来了，你！”维勒太太说。

“是呵，我的亲爱的，”维勒先生回答，又装上一斗烟。

“史的金斯先生回来了没有？”维勒太太问。

“没有，我的亲爱的，他没有来哪，”维勒先生回答，用一种很巧妙的手法——用火钳向炉子里就近夹了一块通红的煤凑到烟斗上点着烟。“而且呢，我的亲爱的，假使他根本不回来的话，我还是打算过下去的。”

“呸，你这个坏东西呀！”维勒太太说。

“谢谢你，我的亲爱的，”维勒先生说。

“得啦，得啦，父亲，”山姆说，“在客人面前别说这种肉麻话啦。这位可敬的绅士已经来了。”

维勒太太听见这话，连忙擦掉刚刚挤出来的眼泪；维勒先生呢，愤愤地把自己的椅子拉到炉子角落里。

史的金斯先生很容易就被人说服了，喝了一杯热的菠萝甜酒，并且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然后为了再重新来一遍，就先吃点晚饭来提提精神。他和大维勒先生坐在一边，那位绅士呢，时常偷偷不让他的太太看见举起拳头在助理牧师的头上晃动，借以向儿子表示胸中的隐藏的情感，这使他儿子感到极端的快乐和满意，尤其是因为史的金斯先生毫无所觉，只管静静地继续喝他的菠萝甜酒。

谈话大部分是维勒太太和助理牧师史的金斯先生包办的。话题主要是絮絮叨叨地叙述牧师的德性，他的羊群的价值，以及此外的一切人的罪大恶极——这些议论偶尔因为大维勒先生吞吞吐吐地提到一位叫华卡的先生或者提出类乎这样的其他评注，而被打断了。

最后，史的金斯先生露出了若干不容置疑的象征，证明他真正是喝足了他所能够受用的菠萝甜酒了，于是拿起了帽子告别而去。随后，山姆立刻就被他父亲带到睡觉的地方。可敬的老绅士

热烈地绞扭着手像是有什么话要对儿子说，但是维勒太太刚一向他走来，他就放弃了这种意图，遽尔对他说了晚安。

第二天山姆一早就起身了，吃了一顿匆匆做好的早餐，就预备回伦敦去。他刚跨出大门，他的父亲就站到了他面前。

“走啦，山姆？”维勒先生问。

“现在就走，”山姆回答。

“我但愿你能够把那史的金斯包扎起来，带了去，”维勒先生说。

“我替你难为情！”山姆责备地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让他把他的红鼻子伸到格兰培侯爵酒店里来？”

大维勒先生对儿子热烈地盯了一眼，回答说，“因为我是结了婚的人呵，塞缪尔，因为我是结了婚的人。等你结了婚的时候，塞缪尔，你就懂得许多你现在不懂的事情了；但是，就像教养院的孩子学完了字母的时候说的，是不是值得吃那么大的苦头学那么少的乖，这是要看各人的志趣了。我呢，倒觉得不值得。”

“唔，”山姆说，“再会啦。”

“呔，呔，山姆，”父亲回答。

“我只想说一句，”山姆突然站住脚说，“假使我是格兰培侯爵酒店的老板，而那个史的金斯跑到我的店里来烤面包的话，我就——”

“就怎么样？”维勒先生非常焦急地插嘴说。“就怎么样？”

“在他的甜酒里下毒，”山姆说。

“不行！”维勒先生说，热烈地握着他儿子的手摇晃着，“但是你真会吗，山姆，真会吗？”

“会的，”山姆说。“开头的时候我不会对他太狠。我会把他

丢进水桶里，盖上盖子；假使我发现他不懂人家的好心好意，我就要试试别的劝导的办法。”

大维勒先生用说不尽的深深的赞叹的眼光对儿子看看，又紧紧握了他的手一次，于是慢腾腾地走了，脑子里盘旋着由于他的话而引起的无数的念头。

山姆目送他走去，直到他转了弯，随后他自己就开始步行着上伦敦去。在开头的时候他尽在思量着自己刚才的一番话可能产生的影响，他的父亲会不会采纳他的劝告。但是后来他把这问题排除出了脑海，因为他有了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就是到了时候自会分晓；而这个想法也正是我们所要奉献于读者的。

第二十八章

兴高采烈的圣诞节的一章，其中记述了一场婚礼和其他一些玩乐；这些玩乐本身虽然都是些甚至像结婚一样好的风俗，但是在这种堕落的时代，却不能那么虔诚地完全保存下来了

在我主基督圣朝的某年，也就是他们那些忠实记述下来的奇遇被实行和完成的那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四个匹克威克派，虽说不像小神仙那样轻快、至少是像蜜蜂那样活泼地集合了。圣诞节近在眼前，基督的荣光普照天下；这是款待、欢乐和开怀的季节；旧年像一位古代的哲人，正预备召集他的朋友们围绕在他旁边，让他在欢宴声中和平而安静地逝去。时间就是欢乐；无数的心由于它的来临而感到高兴。而在这无数的心之中，至少有四颗是真正欢乐的。

圣诞节的确给无数的心带来短期的幸福和享乐。多少个家庭里的成员为了生活在作不间断的斗争，东离西散，天各一方，

而这时候却又团圆了，在亲密和友善的快乐心情之下又欢聚一堂，这是那么纯洁那么完美的欢愉的源泉，这种纯洁的幸福，和世俗的忧虑风马牛不相及，无论按照最开化的民族的宗教信仰或者最粗卤的野蛮人的低劣传统，都应该算做为上帝所保佑的幸运儿而预备的天国里头等的乐事！多少往日的回忆，多少潜伏着的感情，被圣诞节的时间唤起来了！

现在我们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地方，离开我们从前年复一年在这个日子欢聚的地点很远了。那时候曾经那样欢畅地跳动着的心，有许多已经停止了跳跃；曾经容光那么焕发面貌，有许多已经失去了光辉；我们握过的手，有的已经冰冷了，我们所寻觅的眼光，有的已经把它的光辉长埋于坟墓里；然而，那古旧的房屋，那个房间，那些愉快的话声和笑脸，那些诙谐，那些哄笑，还有和那些愉快的聚会有关的许多细枝末节，每逢这个季节就会涌到我们脑海里来，好像最后的相聚不过是昨天的事！快乐的、快乐的圣诞节呵，它能够把我们拉到童年的幻想中；能够给老年人召回青年时代的欢乐，能够把千万哩外的水手和旅人送到他的安静的家园和炉火旁边！

但是，我们太沉湎于圣诞节的赞美，以致怠慢了刚刚到达玛格尔顿的马车的外座上、裹着大衣围巾等御寒物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害得他们在寒冷的露天里久候。旅行皮箱和毛毯包着的行李都已经放好，维勒先生和车掌正在努力把一条庞大的鳕鱼塞进车子前部的行李柜——这条鱼整整齐齐地包扎在一只褐色的长篓子里，顶上铺了一层草，不过要放进那个行李柜，未免太大了一点，而且它是被留到最后才放的，为了使它不致于被压坏，先把六桶真正土产的牡蛎安放在柜子底；这些牡蛎和鱼一

样，都是匹克威克先生的财产。匹克威克先生脸上流露着盎然的兴味，看山姆和车掌努力把鳕鱼塞进柜子，他们先是把它头朝下，然后尾巴朝下，然后竖起来塞，然后倒过来塞，然后侧着塞，然后放平了塞，但是这一切手法都被那难说话的鳕鱼断然拒绝，直到车掌偶然在篓子的正中揪了一下，它却突然隐没在柜子里，并且把车掌本人的头和肩膀都带了进去，他因为没有想到鳕鱼消极抵抗会这样突然停止，所以体验到那么出乎意外的震骇，使所有的脚夫和旁观者都忍不住哄然大笑。匹克威克先生看了，津津有味地微笑一下，从背心口袋里摸出一个先令，交给从柜子里挣出来的车掌，叫他去喝一杯热的掺水白兰地来祝自己健康；听了这话，车掌也微微一笑，史拿格拉斯、文克尔和特普曼诸先生也都合伙微微一笑。接着，车掌和维勒先生去了大约五分钟，很可能是去喝掺水白兰地的，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带着很强烈的酒味。于是，车夫爬上了驭者座，维勒先生跳上了车尾，匹克威克派们把大衣裹紧两腿，把围巾围住鼻子，助手们脱掉马衣，马车夫叫出一声快乐的“好哇”，他们就动身了。

他们坐着车隆隆地穿过街道，在石子路上颠簸过一阵，终于达到了辽阔的乡村。车轮在坚实而冻结的地上滑过；马呢，在马鞭抽得很猛烈的噼啪声之下，开始轻快地小步跑起来，好像它们后面的负载——车子、乘客、鳕鱼、牡蛎桶子和一切，轻得犹如鸿毛。他们下了一道不太陡的坡子，走上一条平路，这条路又结实又干燥，像坚实的大理石一搬，有两哩路长。鞭子又是一声噼啪，他们就在马的驰骤之下疾驶前进，那几匹马时而昂起头，使马具嘎啦嘎啦地响着，好像由于运动的迅速感到很高兴。同时，车夫用一只手抓住鞭子和缰绳，腾出一只手脱下帽子，把它放在

膝头上，掏出手帕来擦擦额头，一半是因为他有这样做的习惯，一半也是因为要给乘客看看，他是多么冷静，给乘客看看，只要有他这样多的经验，驾驭四匹马是多么的容易。他很悠闲地（否则效果就要大受损失的）这样做了之后，把手帕放好，把帽子戴上，拉拉手套，张张手臂，又把鞭子抽得噼啪响了一声，于是他们比先前更轻快地前进了。

有一些小小的房屋散布在马路两边，表示他们就要开进一个镇市或者村庄了。车掌吹起有键盘的号角，响亮的号角声在清澈寒冷的空气里震颤着，唤醒了车子里面的一位老绅士，他小心地把窗子放下半截，使它成为空中的了望楼，伸出头来看看，然后又小心地拉上窗子，告诉车子里面的另外一个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换马了。那人听了这话，就振作起来，决定延迟到停车之后再打瞌睡。而当号角重新嘹亮地吹起来的时候，把茅屋主人的妻子和孩子惊醒了，他们在门口张望，看着马车驰过，直到它转了弯，才又回到熊熊的炉火旁边，向火炉里投进一些新的木块，预备父亲回家；而父亲呢，正在一哩之外，刚刚跟马车夫交换了友善的点头，回过头来对驰去的马车凝视了很久。

现在，当马车在乡下市镇的铺砌得不平的街道上辘辘通过的时候，号角的活泼的调子又响起来了。马车夫把笼住缰绳的环松开，准备一停车子就把僵绳丢掉。匹克威克先生从大衣领子里伸出头来，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察看着周围；马车夫看见了，就告诉他这镇市的名字，并且告诉他这里昨天是集日；这两个消息，匹克威克先生又转告了他的同伴们；他们呢，也就从大衣领子里伸出头来向周围察看。文克尔先生坐在尽那头，一条腿悬在半空，马车在乳店门口转个陡弯的时候，几乎把他摔到了街心；而

坐在他旁边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还在惊魂未定的时候，车子已经到了旅馆院子里，披着马衣的生力马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了。车夫丢下缰绳，跳下驭者座，外座的乘客也都下了车，只有那些自己觉得没有十分把握再爬上去的人留在原位，在车上顿着脚取暖，用渴望的眼光和通红的鼻子对着旅馆酒吧间的熊熊炉火和装饰着窗子的带红果子的冬青张望着。

车掌从用皮带挂在肩膀上的小邮袋里拿出一个褐色纸包交给了粮食铺子，看着好好地套上了马，把放在车顶上的一只从伦敦带来的鞍子搬下来丢在路边，加入车夫和马夫之间谈起了一匹在星期二伤了右前腿的灰色母马；于是他和维勒先生都上了车尾；车夫爬上了前面的驭者座；在车箱里的老绅士呢，把一直是放下了足有两吋的窗子又重新拉上来；马衣也脱掉了；他们都准备好了出发，但是却不见了“两位胖绅士”，害得车夫不耐烦地寻问。车夫、车掌、山姆·维勒、文克尔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所有的马夫，以及比他们合起来的数量都多的看闲事的人们，全都直着嗓子叫唤。从院子里远远传来了回答的声音，接着是匹克威克先生和特普曼先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原来他们是去喝一杯啤酒，而匹克威克先生的手冻得那么僵，足足化了五分钟的工夫才摸到一枚六便士钱币付了账。车夫喊了一声训诫意味的“来吧，绅士们”，车掌响应了这句话，车箱里的老绅士感觉到非常地奇怪，怎么人们竟会在明知不是时候的时候下车去；于是，匹克威克先生从一边挣扎着上了车，特普曼先生从另一边同样做了，文克尔先生大叫一声“行啦”，大家就动身了。围巾又围上了，大衣领子又翻起来，石子路走完了，房屋不见了；他们重新在旷野的大路上疾驶前进，让新鲜洁净的空气扑着脸孔，并

且吹得他们内心快乐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坐在玛格尔顿马车上丁格来谷去的途中，所经过的情形大致如此。在那天的下午三点钟，他们就高高的站在蓝狮饭店的台阶上了，全都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寒冷的天气用它那铁一般的镣铐束缚了大地，把它的美丽的霜网撒上树木和篱笆，但是匹克威克先生他们一路上喝够了啤酒和白兰地，所以毫不在乎了。正当匹克威克先生忙着点牡蛎的桶数，监视着把鳕鱼发掘出来，这时忽然觉得有人轻轻地拉他的衣裾。他回头一看，原来那位用这种方法引他注意的人正是华德尔先生的宠爱的小厮，也就是这本朴质的传记的读者很熟悉的那个出色的胖孩子。

“啊哈！”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哈！”胖孩子说。

他一边说这话，一边对鳕鱼和牡蛎桶子看看，很快乐地格格笑着。他比以前更胖了。

“我刚才睡了一觉，正对着酒吧间的火炉子，”胖孩子回答说；他在一小时的瞌睡中间把自己烘成一个新装的烟囱帽一般的颜色了。“主人叫我坐了小马车来，把你们的行李运去。他本来要备马来接，但是他想你们还是走去的好，因为天冷。”

“是呀，是呀，”匹克威克先生连忙说，因为他记起以前有一次几乎就在这同一条路上他们怎样骑过一次马的。“是呀，我们还是走去好。来，山姆！”

“先生，”维勒先生答应。

“帮助华德尔先生的用人把行李搬上小马车，然后你同他坐车子去。我们马上先走着去。”

匹克威克先生发了这个命令，并且和驿车车夫清了手续之后，就同三位朋友折入田间的小路匆匆走掉，留下维勒先生和胖孩子初次萍水相逢。山姆怀着极大的惊异对胖孩子看看，但是没有说一句话；他动手把行李迅速地放进小马车，胖孩子静静地站着袖手旁观，好像觉得看着维勒先生独自一人工作是很有趣的。

“喂，”山姆把最后的行李包丢进小马车的时候说，“都在这儿了！”

“是呀，”胖孩子说，是很满意的声调，“都在这儿了。”

“嘿，你这个宝贝，”山姆说，“你真是呱呱叫的能得锦标的孩子！”

“谢谢你，”胖孩子说。

“你的心里没有什么叫你操心的事吧，有没有？”山姆问。

“就我所知道的，没有吧，”胖孩子回答。

“看你那样子，我几乎认为你是跟什么年轻女人闹单相思哪，”山姆说。

胖孩子摇摇头。

“好，”山姆说，“这么说我很高兴。你平常喝点儿什么不？”

“我倒是更欢喜吃，”那孩子回答。

“啊，”山姆说，“我应该想到的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欢不欢喜喝点什么能叫你暖和的东西？不过我想你是永远也不冷的，你浑身有那样富有弹性的装备呵，对吗？”

“有的时候也难说，”那孩子回答；“而且我也欢喜那种喝的，只要是好的。”

“啊，是吗？”山姆说，“那末这里来！”

马上到了蓝狮的酒吧间，胖孩子吞下一杯酒，连眼都没有瞟

一霎——这种伟大行为使维勒先生对他的好感大为增加。维勒先生自己也干了类乎这样的一手之后，他们就上了小马车。

“你会赶车吗？”胖孩子说。

“我想是会的吧，”山姆回答。

“那末赶吧，”胖孩子说，把缰绳塞在他手里，指给他一条小路，“一直走就是了；不会走错的。”

胖孩子说了这话就带着爱恋的心情在鳊鱼旁边躺下，一只牡蛎桶子做了枕头，立刻睡着了。

“唔，”山姆说，“在我所见过的一切冷静的孩子中间，这个小家伙是最冷静的了。喂，醒醒吧，水肿病的小伙子！”

但是水肿病的小伙子却毫无回复活动的象征，所以山姆·维勒就在马车的前面坐下，抖动一下缰绳叫那老马出发，径自向马诺庄园慢慢地走去。

同时，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高高兴兴地前进着，已经走得血液循环很流通了。路冻得很硬；草卷缩而冻结着；空气新鲜、干燥、使人振奋地寒冷；而灰色的黄昏（在结冰的天气用石板色这个字眼更好些）迅速降临，使他们怀着愉快的期望期待着殷勤好客的主人那里等候着他们的舒适的东西。那是这样的一个下午，足以引诱两位上了年纪的绅士在没有人的田野里脱下大衣，满心愉快和轻松地玩起跳背游戏来。我们坚决相信，倘使特普曼先生这时候提议做“背”，匹克威克先生一定会求之不得地加以接受。

然而特普曼先生并没有自告奋勇提供这种方便，所以朋友们只是继续走着，愉快地谈着。当他们转上一条必须越过的小路的时候，有许多人的声音冲进了他们的耳朵；他们还没有来得及

去猜测发出这些声音的人们是谁，已经走到了盼望着他们到来的人们中间——盼望着他们这一个事实最初是以老华德尔看见匹克威克派们的时候嘴里所发出的一声响亮的“嗨拉”来表示的。

首先是华德尔，他看来比从前更欢畅了，倘使这是可能的话；其次是贝拉和她的忠诚的特伦德尔；最后是艾米丽和十个八个其他年轻的女士们，她们都是为了明天的婚礼来的，而年轻的女士们在这种重大事件里总是快乐而神气的，她们也正是如此；她们全体一致，以嬉戏和笑声震动了田野和路径，一直传到远处。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介绍的仪式很快就完成了，或者不如说，很快就介绍完了，根本没有什么仪式。两分钟以后，他们来到篱笆的阶梯跟前，年轻的女士们，有的因为他在旁边看着，不肯跨过去，有的脚长得很美，脚踝也毫无缺点，宁愿在最高一层上站那么五分钟左右，推说害怕，不敢过去，这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已经能够毫不拘束、大大方方地和她们开玩笑，仿佛她们已经和他交了一辈子朋友似的。还有值得提一提的，就是史拿格拉斯先生给艾米丽的帮助，似乎远远超过那阶梯的恐怖实际上所需要的（固然那阶梯有三呎高，并且只有两级台阶）；同时，还可以听见一位穿着一双小巧玲珑的、口子上镶毛的高统靴的黑眼睛年轻女士，在文克尔先生帮助她过去的时候尖声大叫起来。

这一切全都非常舒服和愉快。当阶梯的阻难终于被克服了，大家重新到了旷野里之后，老华德尔就告诉匹克威克先生说，他们曾经全体一道去看一处房子的布置和装饰，那是过了圣诞假期一对新人就要去租下来做新房的；听了这话，贝拉和特伦德尔都羞红了脸，红得像胖孩子在酒吧间火炉旁边打了瞌睡之后那

样；那位穿着口子上镶毛的高统靴的黑眼睛年轻女士就对爱米丽噓噓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狡猾地看看史拿格拉斯先生；对于这，爱米丽回答说她是个傻姑娘，然而自己却不觉满脸通红了；而史拿格拉斯先生呢，他是像一切伟大天才一样，通常是谦恭有礼的，觉得自己一直红到了头顶，而从内心的最深处热烈地愿望，恨不得叫上面所说的那年轻女士连同她的黑眼睛、她的狡猾和她的口子上镶毛的靴子，全都妥妥当当地被放在邻近的州里。*

假使说他们在室外已经是这样的亲睦和快乐，那末他们到了庄园之后所受的接待该是何等地热烈和恳切呵！连仆人们看见匹克威克先生都愉快地歪着嘴笑；爱玛呢，对特普曼先生丢了一个招呼的眼风，这眼风是一半儿庄重，一半儿老脸皮，然而百分之百地漂亮，足以使得过道里的拿破仑石像也要张开手臂把她抱在怀里。

老太太是按照她平常的尊严派头坐在前客堂里，不过她有点不高兴，因此耳朵也就特别聋。她自己是决不出外的，而她也像她这种性格的其他的大多数老太太一样，倘使家里人擅自做了她所不能做的事情，她就要认为是一种家庭的叛逆。所以——上帝保佑她的年老的灵魂吧——她就尽可能挺得笔直地坐在她的大椅子上，尽可能地显出凶狠的样子——虽然结果还是仁慈的。

“母亲，”华德尔说，“匹克威克先生来了。你还记得他吧？”

“没有关系，”老太太回答，威严得很的样子。“不要叫匹克

* 这句话正是英国式的幽默。因为史拿格拉斯先生是谦恭有礼的绅士，所以他不会想到什么“滚到地狱里去”之类的粗话或粗念头。

威克先生为我这样一个老不死的费心了。现在没有人来理我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嘛。”说到这里老太太昂一昂头，用颤抖的两手抚平她的淡紫色的丝质衣服。

“得啦，得啦，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不能让你这样不理睬一个老朋友。我这次来是要特别和你作一次长谈，并且再和你打一次牌；而且我们还要给这些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看看米妞爱舞是怎么跳的——在他们的年纪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前就给他们看。”

老太太很快就软下来了，但是她不欢喜突然之间就表示出来，所以她只是说，“啊！我听不见他的话呵！”

“别说废话了，母亲，”华德尔说，“得啦，得啦，不要生气了，那才是好人哪。不要忘了贝拉；你要提起她的精神啊，可怜的女孩子。”

老太太听见了这些话，因为她儿子说完的时候她的嘴唇抖着。但是年龄加强了脾气，所以她还没有十分就范。因此，她又抹抹淡紫色的衣服，对匹克威克先生说，“唉，匹克威克先生，在我是女孩子的时候，青年人跟现在可大不相同呀。”

“那是无疑的嘛，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说，“所以我对于现在的少数有世家遗风的人特别重视呵，”——说着，匹克威克先生就温和地把贝拉拉到身边，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叫她坐在她祖母脚前的小板凳上。不知是不是由于她仰视着老太太的脸孔的面部表情唤起了往昔的思想，还是由于老太太被匹克威克先生的诚恳的善意打动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吧，总之，老太太已经真正地软下心来；所以她抱住孙女的颈子，所有的小小脾气都在一阵沉默的眼泪中间散发掉了。

那天晚上他们真是快乐的一伙。匹克威克先生和老太太一道打的牌局是沉静而庄严的，圆桌上的欢笑是沸沸扬扬的。太太小姐们退席之后许久，大家还把那热腾腾的接骨木酒——用白兰地和香料掺成的——一巡一巡地喝；而接着来的睡眠是甜甜的，梦是愉快的。可注意的事实是，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梦经常与爱米丽·华德尔有关；而文克尔先生的幻想中的主要形象则是一位具有黑眼睛、狡黠的笑容、一双出色精巧的口子上镶毛的高统靴子的年轻女士。

匹克威克先生一早就被一阵谈话声和脚步声唤醒了，这些声音甚至足以把胖孩子从沉睡中惊醒。他坐在床上听。女仆们和女客们不断地跑来跑去；那么多声音喊着要热水，三番四次地叫唤拿针线来，还有那么多半抑制住的恳求，“啊，来给我系上，好人！”这些使单纯的匹克威克先生以为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当他更清醒的时候，才记起了结婚。这是个重要的大事，他就特别仔细地打扮了一番，下楼走到早餐室里。

全部女仆都穿了簇新的粉红洋布长袍制服，帽子上打了白结，她们在屋子里奔走着，兴奋得无法形容。老太太穿上一件织锦的袍子，这衣服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见过阳光——除了那些偷偷从放这件衣服的箱子缝里溜进去的懒散的光线。特伦德尔兴高采烈，却又有点儿神经过敏。那位强健的老地主极力想表现得很畅快和漠不关心，但是他的企图大大地失败。全部女孩子都穿着白洋纱布衣服，并且流着眼泪，除了特选的两三个，她们获得了在楼上跟新娘和女傧相们见面的光荣。全部匹克威克派都打扮得十分漂亮。屋子前面的草地那儿传来一阵怕人的吼声，是那些隶属于这个庄房的全部男子们、孩子们和少年们所发出的；他们每

人都在钮扣孔上弄了一个白结，全都在拚命欢呼。是山姆·维勒先生的言论和行动的模范作用把他们吸引到那里，并且还在鼓动他们，维勒先生已经在大家中间搞得深得人心了，如意自在，就像他从小就生长在这里一样。

结婚原是开玩笑的一个“合法的”对象，但是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只是指仪式而言，并且我们要求明确的谅解，我们对于结婚生活并没有暗带讥讽。跟快乐和喜悦混合在一起的，是许多离开家庭的懊恼、父母与子女分离的眼泪、离开人生最幸福阶段中间的最亲爱、最和睦的朋友去面临着还未经受过的、毫不熟悉的生活上的忧烦的这种自觉——这些自然的感情，我们不愿加以描写，免得使这一章带上忧伤的意味，而且我们更不愿意让人误解我们是在加以讥笑。

那末让我们简简单单地说吧，仪式是在丁格来谷本村的教堂里举行的，由那位老牧师主持；匹克威克先生的名字上了登记簿，到如今还保存在那里的法衣室里；那位黑眼睛的年轻女士签名的字迹非常地潦乱和颤抖；爱米丽的签名呢，像其他的新娘一样，几乎不可辨认；一切都以非常可赞美的方式办妥；年轻女士们一般上都觉得事情远不如她们想像的那样惊心动魄；还有呢，虽然黑眼睛和狡猾笑容的所有者告诉文克尔先生说，她相信她决不能够忍受任何这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有最好的理由认为她是错误的。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得说一说的就是匹克威克先生是第一个向新娘致贺的人；他一面向她祝贺，一面把一只贵重的金表和金链挂在她的颈上，这珍贵的表除了珠宝商人，没有人曾经见识过。后来那古老的教堂的钟声极其快活地响了，于是大家都回去吃早饭。

“碎肉饼放在哪里呀，小鸦片烟鬼？”维勒先生对胖孩子说，他是在帮助他把昨夜没有及时排列出来的食品陈列出来。

胖孩子指了指该放肉饼的地方。

“很好，”山姆说，“放块‘圣诞’在里面。对过的那一碟。瞧；这么着就整整齐齐、舒舒服服了，就像那父亲把他的孩子的头割下来，给他医斜眼的时候说的罗。”

维勒先生说了这个比喻，就退后一两步，使这比喻发生充分的效果，并且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端详着他们所作的布置。

“华德尔，”匹克威克差不多在大家刚就座之后就说，“干一杯来祝贺这件喜事！”

“那我是很高兴的罗，老兄，”华德尔说。“乔——该死的，他又睡觉去了。”

“不，没有，先生，”胖孩子回答说，从老远的一个角落里钻了出来，他在那里像胖孩子们的保护神——那不朽的号角神——似的吞了一块圣诞肉饼，虽然吃的时候没有带着那种作为他的特征的冷静和悠闲神情。

“给匹克威克先生的杯子倒满。”

“是，先生。”

胖孩子斟上匹克威克先生的杯子，然后就退在主人的椅子后面，带着令人极其感动的一种忧郁的愉快，监视着刀叉的运动和那些精美的食物从盘子里转移到在座的人嘴里的过程。

“上帝保佑你，老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说。

“也保佑你，老兄，”华德尔回答；他们痛痛快快地互相干杯祝贺。

“华德尔太太，”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们老年人应该一同来

干一杯，庆祝这件大喜事。”

老太太穿着织锦的袍子坐在桌子上首，神情庄严，一边是她的新婚的孙女，一边是匹克威克先生，替她切东西。匹克威克先生并没有用很高的声音说，她却马上听见了，就喝干满满的一杯葡萄酒，祝他长寿和幸福；之后，这位可敬的老年人就开始详详细细叙述自己结婚的情节，附带讨论了穿高跟鞋的风尚，还说了些已故的美丽的托林格洛娃女士的生活和奇遇；对于这一切，她自己当然是笑得很开心，而年轻女士们却也是如此，因为她们大家都在纳闷老祖母到底在说些什么。她们一笑，老太太就笑得比以前开心十倍，并且说，这些一向就是公认的绝妙的故事；这话又叫她们大笑一阵，因此使老太太的兴致再好也没有了。随后，切开了蛋糕，一分一分过来；青年女士们留了几小片预备放在枕头下面梦见未来的丈夫；因此又引起了许多的羞赧和笑乐。

“米勒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对他的旧相识那位精明的绅士说，“来一杯葡萄酒吗？”

“很高兴奉陪，匹克威克先生，”那位精明的绅士庄严地回答。

“你和我来一杯吗？”仁慈的老牧师说。

“还有我，”他的太太插进来说。

“还有我，还有我，”坐在桌子最下首的两位穷亲戚说，他们已经尽量地大吃大喝了一顿，听见什么都大笑。

匹克威克先生对于每一个追加的提议都表示了真心真意的高兴；他的眼睛发着欢乐的光。

“各位女士和各位绅士，”匹克威克先生突然站起来说。

“听，听！听，听！听，听！”维勒先生在感情激动的状态中

大喊着说。

“叫所有的用人都进来，”老华德尔说，他领先插上这句，要不然维勒先生无疑要受到匹克威克的当众呵斥了。“给他们每人一杯葡萄酒，庆祝庆祝。那末，说吧，匹克威克。”

在桌上诸位的沉默之中，在女仆们的耳语声中，在男仆们的尴尬的惶惑之中，匹克威克先生开始了——

“各位女士和各位绅士——不，我不想说女士们和绅士们，我把你们叫做我的朋友们，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倘使女士们允许我这样放肆的话——”

说到这里，匹克威克先生被女士们所发出的、由绅士们响应了的巨大的赞美声打断了；这时候，清清楚楚地听见黑眼睛的女士说她甚至要吻那位亲爱的匹克威克，因此，文克尔先生殷勤地问她是不是可以由代表来接受：对于这话呢，黑眼睛的青年女士回答说，“去你的”，而同时对他瞟了一眼，那眼风再明白不过地说，“倘使你能够的话。”

“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我提议祝贺新娘和新郎的健康——上帝保佑他们（欢呼和眼泪）。我的年轻朋友特伦德尔，我相信是一位非常出众的丈夫气概的人；而他的妻子呢，我知道是一位非常可喜可爱的女子，她二十年来在她娘家给她周围的人散布幸福，现在是充分合宜于转换到另外一个行动范围去了。（这时候，胖孩子发出了高声的哭泣，被维勒先生抓住领口拖了过来。）我但愿，”匹克威克先生接着说，“我但愿我年轻得能够做她的姊妹的丈夫（欢呼），但是，既然不能如此，我很高兴我年纪大得能够做她的父亲；因为这样的话，我说我羡慕、尊重和爱她们两人的时候就不会有人疑心我有任何隐秘的意

图了（欢呼和呜咽）。新娘的父亲，我们那位好朋友，是一位高贵的人，我觉得和他相识是很骄傲的（大呼啸）。他是一位和气的、优秀的、有独立精神的、心地高尚的、好客的、宽宏大量的人（穷亲戚们听见每一个形容辞都发出热烈的呼喊，尤其是听见最后两个）。他的女儿能够享受她所能够要求的一切幸福；他呢，能够从她的喜事的美满前途获得他应该获得的满足的心情和宁静的心境，这，我深信，是我们一致的愿望。所以，让我们为他们的健康来干一杯，祝他们长寿，万事如意！”

匹克威克先生在一阵旋风一样的赞美声中结束了祝辞；在维勒先生的指挥之下，使那些临时演员的肺部又作了一次兴奋而见效的活动。华德尔先生向匹克威克先生提议干杯；匹克威克先生向老太太提议。史拿格拉斯先生向华德尔先生提议，华德尔先生向史拿格拉斯先生提议。穷亲戚之一向特普曼先生提议，另外一位向文克尔先生提议；无穷的快乐和祝贺，直到两位穷亲戚都神秘地消失到桌子下面去了，这才提醒了大家是应该休会的时候了。

午饭的时候大家又重新相聚，这之前，根据华德尔的劝告，男子们曾经散了二十五哩的步，为了解除早餐时所喝的酒的影响。两位穷亲戚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他们上床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同样无上的幸福，但是没有达到，所以就留在那里了。维勒先生使仆人们保持着永续的欢乐状态；胖孩子呢，把他的时间分成短促的片段，轮流用来吃和睡。

午饭是像早餐一样地丰盛，也是一样地热闹，就是没有眼泪。随后是点心并且又是些祝饮。随后是茶和咖啡；再后，是跳舞会。

马诺庄园里最好的起坐间是一个长方形的、镶着暗色嵌板的房子，有一座很高的火炉架和一只巨大的烟囱，上面可以行驶一辆新式小马车，连轮子带机件。在房间的里面一端，有两位最好的提琴手，和全玛格尔顿唯一的一张竖琴，就在冬青和常绿植物所搭成的一个隐蔽的处所。在所有的墙壁凹处和灯架上都装了插四支蜡烛的沉重的旧式的银烛台。地毯揭掉了，烛光明亮地照耀着，炉火在火炉里闪耀着和爆裂着；愉快的话声和开心的笑声在全房间里回荡。假使有哪个旧时代的英格兰乡下大老倌死后成了仙，这里正是他们宴会的好地方。

在这种可爱的情景之外假使还有什么需要说一说的，那就是匹克威克先生出现的时候竟没有打绑腿这种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在他的最老的朋友们的记忆中也还是第一次。

“你打算跳舞吗？”华德尔说。

“当然是呵，”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你看不出我这副打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匹克威克先生叫人注意他的带斑点的丝袜和结得紧紧的跳舞鞋。

“你穿丝袜！”特普曼先生打趣地喊。

“为什么不能，先生——为什么不能？”匹克威克先生很动感情地对他说。

“呵，当然没有理由说你不能穿呵，”特普曼先生说。

“我想是没有的。先生——我想是没有，”匹克威克先生用断然的声调说。

特普曼想笑，但是他发现那是个严肃的事情；所以他就显出庄重的神情，说那双袜子式样很好。

“我希望是这样，”匹克威克先生说，眼睛盯着他的朋友。

“这袜子，就袜子而论，你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吧，我相信。是不是呵，先生？”

“当然没有罗。啊，当然没有罗，”特普曼先生回答说。他走开了；匹克威克先生的脸上恢复了平常的那种仁慈的表情。

“我看我们都预备好了吧，”匹克威克先生说；他和老太太站在跳舞的领队的地位上，而他因为太急于开始，已经作了四次错误的起步。

“马上开始了，”华德尔说。“喏！”

两把四弦提琴和一把竖琴开始奏乐，匹克威克先生开始起步，采取了交叉着手的姿势。这时忽然起了一阵掌声和“停止，停止！”的叫声。

“怎么回事？”匹克威克先生说，除了提琴和竖琴，没有任何人间的力量足以使他停止下来，哪怕屋子失了火，他也不会停。

“爱拉白拉·爱伦哪儿去了？”十来个人喊。

“还有文克尔呢？”特普曼先生补充说。

“我们在这里！”那位绅士喊，和他的漂亮的伴侣从一个角落里出现了；这时候，到底是他的脸还是那位黑眼睛的年轻女士的脸更红些，那真难说。

“多奇怪的事呀，文克尔。”匹克威克先生说，有点发脾气了，“你竟没有早些站好。”

“一点也不奇怪呵，”文克尔先生说。

“唔，”匹克威克先生说，非常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因为他的眼光落到爱拉白拉身上了，“唔，我真不知道那究竟算不算奇怪了。”

然而，没有时间来更多地想这问题了，因为提琴和竖琴真正

热烈地演奏起来。匹克威克先生起步了——交叉着手——打正中走到房间的尽头，走到离火炉一半的地方，重新回到门口——搀着老太太到处舞——在地上重重地顿脚——第二对准备出场——重新开步——又是各处走了一转——又是顿脚——又是一对，又是一对——从来没有这么起劲！最后，跳舞要结束了，也就是，老太太精疲力竭地退出去，由牧师太太代替了她的地位又跳足了十四对之后，这位绅士虽然已经毫无努力之必要，却还是不断地在跳，合着音乐的节拍，并且一直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殷勤态度向他的舞伴微笑着。

远在匹克威克先生舞倦之前，新婚的一对早已退出了舞会。然而在楼下的晚餐却很热烈，餐后大家又坐了好久好久；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夹七夹八地记得曾经个别而且亲密地邀请了大约四十五个人同他在乔治和兀鹰饭店吃饭，当他们一到伦敦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认为这是相当明确的象征，表示他昨天夜里除了运动之外还做了些别的事。

“那末今天晚上你们厨房里有野味了，我的亲爱的，是吗？”山姆问爱玛说。

“是呀，维勒先生，”爱玛回答；“圣诞前夜我们总是有的。主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这一点。”

“你的主人真妙，什么都不会忘记，”维勒先生说。“我的亲爱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种知情达理的人，或者像他这样道地的绅士。”

“啊，他真是呀！”胖孩子参加他们的谈话说；“他养的猪多好！”胖青年对维勒先生投过一种几乎像吃人生番的贪馋的睨视，因为他想到红烧的猪腿和肉汁了。

“呵，你到底醒过来了，是吗？”山姆说。

胖孩子点点头。

“我对你说吧，小蟒蛇，”维勒先生动人地说；“你要是不少睡些，多动些，等你长大了的时候，你就得像那个梳了辫子的绅士一样的受罪了。”

“他怎么样啦？”胖孩子问，声调是踌躇的。

“我就要告诉你呀，”维勒先生答；“世上能有怎么样的大块头，他就得算是一个——真正是个胖子，他四十五年没有看到一眼自己的鞋子。”

“天呀！”爱玛喊。

“是嘛，他是没有呵。我的亲爱的，”维勒先生说；“假使你照他自己的腿做个模型放在他的餐桌上，他自己也不会认识的。唔，他常常走到他的办公室去，身上挂了一根漂亮的金表链，大约有一呎又四分之一长，一只金表放在表袋里。那表是很值钱的——我不敢说值多少，不过总是一只要多贵有多贵的表——又大又重，圆的，难得有那么大的表，就像难得有他那么胖的人。表面按着比例也很大。‘你最好不要带这表，’那位老绅士的朋友们说，‘你会遭到抢劫的，’他们说。‘我吗？’他说。‘是呀，要抢你，’他们说。‘好吧，’他说，‘我倒要看看有哪个贼能把这表拿出来，连我也拿不出呀，它装得太紧了，’他说，‘每次我要知道时间，总是只好看面包店里的钟。’于是他笑得快活死了，像是要裂成碎片，并且又伸着扑了粉的头拖着辫子出去了，沿着河滨大道踉跄地走着，带了拖得比平常更长的表链，那只大圆表在他的灰色的粗绒布短裤口袋里，几乎要裂出来似的。全伦敦没有一个扒手没有拉过那链子，但是那链子从来也不会断，表从来也

不会出来，所以他们不久就厌倦了在人行道上拖着脚步跟着这一位绅士走了。他呢，回家就笑得不可开交，辫子抖动得像只荷兰钟的摆。最后，有一天那老绅士正在摇摇摆摆着，看见一个他一眼就猜出来的扒手走过来，跟一个头很大的小孩子手搀着手。‘出花样了，’老绅士自言自语说，‘他们要再尝试一次，可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他开始格格地笑得很开心，但是忽然，那小孩子放开扒手的手，头向前笔直撞上了老绅士的肚子，叫他痛得弯了好半天的腰。‘杀人了！’老绅士喊。‘行啦，先生，’扒手凑着他的耳朵低声说。等他伸直了腰的时候，表和链子都没有了，还有更糟的呢，从此从后老绅士的消化就坏了，一直到死都没有好；所以你当心你自己吧，小家伙，当心不要太胖了。”

维勒先生说完了这个似乎使胖孩子很感动的富有教训意味的故事之后，他们三人就走到那大厨房里；按照老华德尔的祖宗从太古就立下来的一个规矩，每年圣诞前夜都遵守的惯例，全家的人这时候都集合到这大厨房里来。

在这厨房的天花板的中央，老华德尔刚刚亲手挂了一大根槲寄生树枝，这一根树枝立刻就引起了一场普遍的和极其愉快的挣扎和骚乱*；在正中间是匹克威克先生，他用那种足以使美人托林格洛娃的后裔感到荣幸的殷勤，拉住老太太的手，把她领到那神秘的树枝下面，礼貌周全地吻吻她表示致敬。老太太就用适合于如此重大而严肃的事情的全部尊严接受了这实惠的礼貌；而那些年轻的女士呢，对于这个风俗没有抱着那样全心全意的迷信

* 英国旧时风俗，圣诞前夜或圣诞早晨，凡是在这槲寄生树枝下面的女子，任何男子都可以和她接吻，现仍残存。

式的尊敬，或者也许是认为假使这样的“接吻致敬”费点儿事才得到的话是足以大大地增加它的价值吧，所以就又叫唤又挣扎，向角落里逃避，说狠话，说软话，总之用尽一切方法来拒绝，但是并不离开这房间；直到有些比较缺少冒险性的绅士正要断了这种念头的时候，她们却突然觉得继续抵抗是没有用的，就爽爽快快地让人吻了。艾克尔先生吻了那黑眼睛的年轻女士，史拿格拉斯吻了爱米丽。维勒先生——倒不单单是因为在槲寄生树枝下面的缘故——吻了爱玛和其他的女仆们，只要是他捉得到的他都吻。至于两位穷亲戚，他们吻了每一个人，连年轻的女客中间那些比较丑的也在所不免；这些比较丑的女客呢，在过度惶惑的心情之下，在槲寄生树枝刚刚挂上的时候就恰恰跑到它的下面，自己也不知道！华德尔背向火炉，站在那里观看着这个场面，非常满意；胖孩子却利用这机会，迅速地擅自吞了一块特别好的碎肉饼，那是特地给什么人留着的。

现在，叫唤声消沉了，脸孔都是红的，发髻都是乱的，匹克威克先生呢，如上面所说的吻了老太太之后，正站在槲寄生树枝下面很高兴地看着他周围进行的一切，这时候，那位黑眼睛的年轻女士跟其他年轻女士们噓噓地谈了几句，忽然就冲了过来，用手臂搂着匹克威克先生的颈子，热烈地吻他的左颊；匹克威克先生还不十分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已经被她们全体包围了，被她们每人都吻过了。

看看真有趣哪，匹克威克先生被包围在核心，一会儿被拉到这边，一会儿被拉到那边，最初被人吻了下巴，后来被人吻了鼻子，后来被人吻在眼镜上，引得四处都发出哄然大笑；然而看起来更有趣的是匹克威克先生，他不久就被人用丝手绢扎住眼睛，

捉起迷藏来，撞上了墙，跌进角落里，妙趣无穷，演尽了盲人的种种怪剧，到最后捉住了穷亲戚之一；于是轮到他自己来逃避盲人了，而他逃避得又是如此的矫捷和轻快，博得旁观者的无限的赞叹。穷亲戚们恰恰捉住他们认为是乐于干这一手的人；到游戏失了趣味的时候他们自己却被人捉住了。大家都厌倦了捉迷藏之后，又玩抢葡萄干的游戏*，等到不少的手指被烧痛了、所有的葡萄干都没有了，他们就在那烧着大块木柴的大火炉旁边坐了，吃丰盛的晚餐和喝香酒**，酒是用一只大缸盛着，那缸只比洗衣作的铜锅小些，里面有些滚热的苹果在嘶嘶地响着，又好看，又好听，魔力无穷。

“这，”匹克威克先生说，看着周围，“这真是舒服呵。”

“我们的老规矩，”华德尔先生回答说。“圣诞前夜，全家都一块儿在这里坐着，你看见的罗——仆人们也都在内；我们在这里一直等着敲十二点钟，迎接圣诞，行行酒令，说说故事来消磨时间。特伦德尔，我的孩子，把火拨大些。”

木柴被拨动的时候，无数明亮的火星飞进，深红的火焰发出强烈的光辉，一直射到最远的角落里，并且把它的鲜艳的色彩投上了每一张脸孔。

“来，”华德尔说，“唱一支歌——一支圣诞歌！我不妨来一

* 抢葡萄干的游戏 (Snap—dragon，也作 flap—dragon)：圣诞节的一种游戏，把葡萄干放在盛着酒的盘子中，用火燃着，赤手取而食之。古时武士往往以此向妇女献媚。

** 香酒 (Wassail)：用麦酒或葡萄酒加香料和炙热的苹果做成的一种酒，是过节的特制饮料。

个，假使没有更好的。”

“妙！”匹克威克先生说。

“倒满杯子，”华德尔喊。“要透过香酒浓浓的颜色看见酒缸的底，那总还得足足的两个钟头；全体都倒满杯子，听我唱吧。”

说了这话，这位愉快的老绅士就用圆润而洪亮的声音毫不费力地唱了起来：

圣诞讴歌

我不爱春天；他在他反复无常的翼上
载了花朵和蓓蕾，
用他的欺诈的雨水向她们猛然挑逗，
而在黎明之前就把她们委弃。
一个朝三暮四的刻薄鬼呵，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思马上又要变成怎样，
他刚刚对你微笑，却又作出一副鬼脸，
摧残了你的最年轻的鲜花。

让夏季的太阳奔向他的光明的家庭，
我却决不会去把他追寻；
就是乌云遮蔽了他，我也要高声大笑，
不管他是怎样地生气和伤心！
因为他的宝贝儿子正是那野性的疯狂，
用可怕的狂热作儿戏的勾当；
许多人都有过痛心的经验，
爱假使过于强烈，就不会地久天长。

当和平的收获之夜，借着温柔的
月亮所散播的宁静清光，
我觉得比在昊昊白日的正午，
还要更加甜蜜而辉煌。
但是躺在树下的落叶，
每一片都唤起我的忧伤；
我但愿秋日的天气不必如此地晴朗，
因为它与我绝不谐和。

但是我要歌唱，为了健康的圣诞，
歌唱真诚、实在和勇敢；
我要喝干满满的一大杯，
尽力三呼庆祝这古老的圣诞！
我们用愉快的喧阗迎接他来临，
那喧阗恰恰会叫他更加开心；
我们要使他通宵不睡，趁着还有点儿酒菜，
大家融融洽洽，然后再分开。

为了他的诚实的自傲，不屑于隐讳
他的一点儿坏天气的伤疤；
那并不是污点，因为我们最勇敢的水手们
脸上有许多这样的伤痕。
那末我要重新歌唱，唱得屋顶震响，
歌声从这堵墙传到那堵墙，到处回荡——
欢迎这强健的老家伙，在今儿晚上，
因为他是一切季节之王！

这歌受到了喧腾的赞美——因为朋友们和从属者们是顶好的听众呵——尤其是穷亲戚们欢喜得如醉如狂。火炉里重新添了柴，大家又都斟上了香酒。

“雪下得多大呵！”人们中的一个低声说。

“下雪了，是吗？”华德尔说。

“是大风大雪，冷得很的夜晚哪，先生，”那人回答；“还有风，风刮着雪，像浓厚的白云遮在地上。”

“杰姆说什么？”老太太问。“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不，不，母亲，”华德尔回答说；“他说外面起了大风雪，风冷得刺骨。根据风在烟囱里轰隆轰隆直响的样子看，我想是不错的。”

“啊！”老太太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记得，恰恰是你的可怜的父亲去世之前五年，也是这样的风，也是这样下着雪，那天也是圣诞前夜；我记得就是在那天晚上他把妖怪们带走老加布利尔·格勒伯的故事讲给我们听的。”

“什么故事啊？”匹克威克先生说。

“呵，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华德尔回答，“是关于一个年老的教堂杂役，我们这里的人都猜想他是被妖怪们带走了。”

“猜想！”老太太脱口而出地说。“有什么人竟顽固得不相信这件事吗？猜想！你不是从很小就听说他是被妖怪带走的吗，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被妖怪带走的吗？”

“很好，母亲，他是的，随你说吧，”华德尔笑着说。“他是被妖怪带走的，匹克威克；那末这就算完了。”

“不，不，”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能算完，我告诉你；因为我一定要听一听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及有关的一切。”

华德尔看见每人的头都伸出来谛听。就微微一笑；于是毫无节制地倒了香酒，对匹克威克先生点头致意，开始讲了如下的故事——

但是，上帝保佑我们做编辑的心吧，我们已经把这一章拖得好长了呵！我们郑重地承认，我们完全把所谓章回的规矩忘得干干净净了。所以现在，让妖怪另起一章，从头说起吧。用意是为了醒目，却不是偏袒妖魔，各位女士，各位绅士，请了！